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八月庚寅

按是月戊子朔

上諭輔臣曰今巨盜悉平年穀豐稔

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策將安出呂頤浩曰若盡遣

諸將向前廣為備禦寇豈能便渡江但當先為定計以待之上曰

未聞千里而畏人者也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

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

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庶得

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

彼尚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關如前日詔以付都督府及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七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八月庚寅

按是月戊子朔

上諭輔臣曰今巨盜悉平年穀豐稔

天意可知假如寇或南來避與不避策將安出呂頤浩曰若盡遣

諸將向前廣為備禦寇豈能便渡江但當先為定計以待之上曰

未聞千里而畏人者也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

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賊撫

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本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庶得

其誠心盡其死力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

彼尚安得出吾不意以輕犯吾行關如前日詔以付都督府及沿



文以

江諸帥 右宣議郎通判興化軍劉子翬主管建州武夷山冲右

觀子翬給少子有學行以毀瘠不堪吏責臺官去讀書武夷山中

左從政郎魏良臣為勅令所刑定官

良臣初除密編
避諱改刑定

壬辰參知政事福建等路宣撫使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

軍事觀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還欲

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目為黨可也然黨

魁在鎖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

諸軍事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

附會馴致渡江至今人心遺恨未泯南狩倉黃國執度度凡下詔

令當本至公以收潰散之情冀安天步乃專用張邦昌結好金國

許其子孫皆得叙錄淪滅三綱天下憤鬱若有謂事由潛善已不與

知此大事也亦可從乎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倉生苟容辱遠君

父以此三事觀之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方今敵偽交窺不忘

東向沿江都督極天下之選用人得失係國家之安危深恐勝非

上誤大計上親剴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謂昨逆傳作亂而勝非卒

調護於內使勤王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必

能為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侍御史江躋亦奏勝非

不知兵是日安國入對因論京都圍城中人乞再行遣仍薦李綱

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安國曰綱為小官宣政間敢言水災事

上曰綱固以此得時望然嘗用為宰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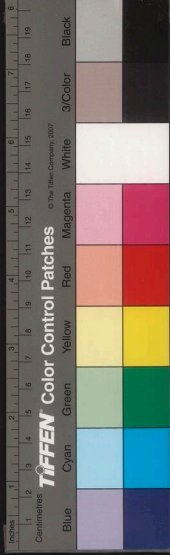


圍與官屬只在懷州相去千餘里綱多掠世俗虛美協比成朋朕
今身以方面於網任亦不輕翌日上以語輔臣願浩曰明比之風
自蔡京始靖康伏聞薦綱亦本其黨鼓昌乃至殺戮近侍莫可止
過此風不可再也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權就度錢二州併工
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錢建四郡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郝江
二十四萬池州三十四萬餘饒州四十六萬
餘建州二十五萬餘共役兵三千八百餘人其後皆不登此數至
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萬緡 順昌
盜余勝作亂左承議郎通判南劍州王元鼎督兵將捕殺之詔遷

一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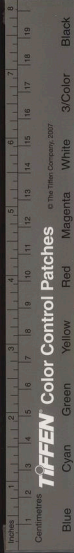
甲午詔韓世忠蕩平諸寇連奏大捷已加優擢其告內外諸軍統
制官各務立功報國共濟中興以光史冊時言者以為今日理財
治兵最為急務如鎮江建康江湖皆以大帥總重兵又命宰執都
督諸路措置規模已暫可觀望陛下乘此機會更遣侍從官提振
江上與大將周旋於金鼓矢石之間同力捍禦詔侍從官願行者
聽於是給事中胡安國言提振者提領振舉之稱必有事權乃可
今長江表裏悉命宰臣都督執政權領次則有宣撫劉光世在鎮
江韓世忠在建康侍從官往詣軍前若只遵約束即為虛行若別
授事權又非特命宰執專制閫外之意况人主近臣入則陪侍出
則扈從今遠去親聞誠非所宜以臣所見其說不可用也 給事



中程瑀論事不合以親老求去罷為龍圖待制知信州給事中胡安國言今國執未安朝廷微弱所賴以振頹綱消隱患者衆君子耳如瑀志節持議論剛正有補於時蓋知臣莫若君不待臣言而後論也陛下方將多士圖回萬務共濟艱難憐瑀之私慶以便即使養其親為瑀計則厚矣其為陛下計無乃失乎况瑀兄弟教人家居侍奉鄉邦非遠安間易通移孝為忠於義無聞詔瑀今日下依舊供職 詔江東面福建路帥憲臣同共措置石陂軍賊限一月須管剿盡先是石陂卒饒青姚達等作亂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掩殺達統領官徐慶射殺青其徒李寶奇走梅州境上既又聚衆千餘復作亂推埋建昌汀邵間守臣朱芾以聞時

神武前軍統領官申世景也邵武孝恭屯建昌猶不能制左司諫吳表臣奏西路憲臣互相推避不肯專一措置故命帥憲六人督捕樞密院又請降旗榜招安 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貧配故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諸州從之 詔通進司令檢正官檢察用黃龜年請也

乙未皇伯寧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語堯贈開府儀同三司輟一日朝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著寇識其伎能往往保社相聯束間逸擊賊不敢犯今數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兵民之毋既



成即黜刺之法可以漸變詎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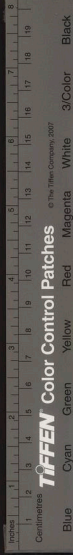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藝祖漢宣帝唐太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上曰郡守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詔釐務官並免轉對踈來年三月取旨宣撫處置使張浚奏知興元府王庶與陝西都統制吳玠金均房州鎮撫使王彥昏以職事不相協和深恐有誤國事臣以便宜將庶與知成都府王似尚易其任庶幾將帥一心相為犄角併力合謀以定興復從之時庶已得罪而似既還成都朝廷蓋未知也

戊戌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朱勝非提舉醴泉觀萬侍讀是日呂頤浩進呈勝非還任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首作亂當時調護有功朕豈不知近因罷歸都督士人疏論勝非功甚多惟一二瑩諫不與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勝非故有是命頤浩忘胡安國特錄黃不下特命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愚陋致朝廷道舉使秦官制壞紀綱蓋予自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髮長無補既失其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處劉首之時能



調護聖躬卽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異昔公羊氏以蔡仲廢君
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
謹於此自建夫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既
成大非君父之使臣蒙辱勞方俾以春秋入侍而與勝非為列有
建經訓儉貪祿位不顧瞻官縱臣無恥公論謂何不報逐卧家不
出詔選人充樞密院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
人五考並與改京官 初命汾海州軍籍定民間海舟每縣分為
三番各當一年周而復始其當番年分而輒往吃路者抵罪拘其
船官論者以海道頻年籍各舟把隘失業者多故有是旨 顯
謨閔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董正封卒正封耘叔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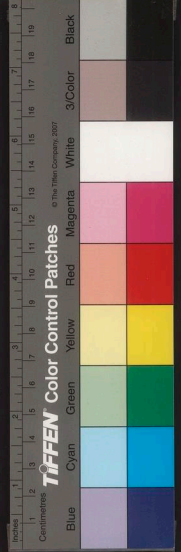
己亥呂頤浩奏謀報敵中造舟發軍若半侵犯其山東江北人豈
有戰心如使劉先世張榮故伏兵於承楚要害地邀擊可以大破
賊衆上曰可招可擊秦檜曰不戰何以休兵上曰朕觀自古中興
之主何嘗坐致成功 給事中燕侍讀胡安國言自古盛王雖用
文德必有親兵專守宿衛成王接周公指虎賁與常伯同成王
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位太保俾齊侯
呂伋以虎賁百人逆於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
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勳德世臣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衛王
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本朝鑒親前代命三衛分掌親軍雖崇寧
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侉得用軍政廢弛遂以夷陵陛下嗣承寶位



謀國者不思復古親兵弱宿衛單少宜尊君疆本消患預防之計也伏望太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孔彥舟之叛也尚書考功員外郎宣撫處置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傅雱坐久在考舟軍中責監興化軍商稅至是傳其官英州羈管 詔大理正斷刑治獄丞七員並堂除以吏部員外郎劉岑言遂開資望甚高其時郎曹理卿之選元豐年雖係部聞見今久無應格之人故也

廣子給事中程瑀言孟庾同都督之命物論良以為允然已迫防秋乞不俟其奏事趣令開府庶合事宜詔庾同韓世忠總大兵至建康迂赴行在奏事尋詔庾更辟官屬事後便宜自世忠以下並節制 入內東頭供奉官鄭誥遷所寄資為武功大夫吳州刺史帶御器械誥頗能書上命書藍庚元遠詩之車攻篇孝經孝治章列於左右嘗以諭輔臣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其要隘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公安石首岳之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朱石下流最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州是也惟此七渡當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畧為之防足矣又十郡之間地不過三千餘里有一州占江面五百里者有占百餘里者遠近多寡勞逸大不均如七處渡口外宜每縣分定百里



專令巡尉守之則力均而易守詔以付松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

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趨

辦為功至有五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

催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

先旨二月二十三日
再日罷不書

中書言東南州縣鄉兵多因私置紙甲而喧聚作道廕寧編勅

令有若私造紙甲五領者絞乞看為令從之

癸卯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初置軍執已不待漏院於行宮

南門之外 淮東宣撫使劉先世言通問使朝奉郎王倫還自金

國始朝廷遣人使敵自守文虛中之後卒暮小臣或布衣借官以

行如倫及朱弁魏行可崔縱洪皓張邵孫愷輩皆為所拘既而金

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遣都監穆高陵思謀至館中具言息兵議和

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宗維始上書略云既欲不絕祭祀豈肯過

於悽愛使不成國

書詔以玉繪甲於是皓弁皆得以家問附倫
言謀和錄摺入

而歸倫至東京與劉豫相見豫遣僞閩門宣贊舍人馬某伴押至

境上先世以聞詔倫赴行在

甲辰詔武臣遙郡已上非統兵戰守者並依靖康指揮減本俸之

半

靖康元年二月癸亥減三分之一
一七月辛未又減四分之一

內管軍及宗室卽度使月廩權

依六曹尚書承宣使依侍郎觀察使依給舍防團依郎官例文破

戶部申明諸路總管鈐轄已下雖號兵官坐請俸給即不應全支
從之初命浙西大帥劉先世屯銳兵五千于維陽先世以之糧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為詞不奉詔言者屢奏起之給事中程瑀亦言三國東晉雖各保
長江寔宿重兵於淮南今先世未移兵渡江誠恐真揚楚泗見屯
不多賊眾或渡淮則淮南為所蹂踐江浙必震時先世方遣人按
行宜興湖洲之間以脩退保議者恐搖人心請令先世扼險抗賊
詔以章示先世先世卒不為之遣也論不當退保在此
丙午年今聯書之

乙巳德安圍解李橫自夏末圍德安未嘗攻城會戰惟於城之西
北隅造天橋成填濠皆畢乃鼓衆臨城鎮撫使陳規率軍民棄城
禦之規生城樓為砲折其足指容邑不變圍益急規餉不繼諸將
請殺牛以代軍食規曰殺牛代食事窮矣因出家財以勞軍士氣
益振孝感令韓通未嘗曰縣有粟百斛路梗不能通會大風雨規

命乘勢叩殿而來賊軍疑其有神卒不敢擊規以書求援於朝未
報橫遣人求顧得府之妓女而罷軍規不可諸將曰圍城七十日
矣以一婦人活一城之眾不亦可乎規曰仗橫即退是我以婦人
求和况得之而未必退乎卒不予時橫填壕不定而天橋陷規以
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其天橋城上以火牛助之倏忽皆盡
橫拔寨遁去先一日詔以橫及隋州李道鄧州桑立不受偽檄各
盡二官後六日朝廷得規奏命江西大帥李回遣兵援之而圍已
解矣規奏以此月庚戌至行在日歷李回申德安府八月十九日
解圍而趙姓之遺史在乙巳寔差一日蓋橫夜引兵還丙午
乃覺之也

丙午秘書丞李霽試監察御史

卷五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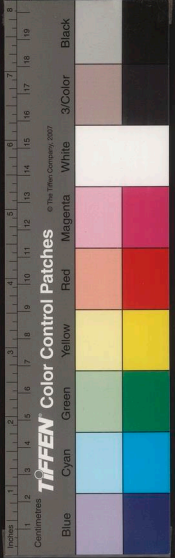
戊戌給事中龔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勝
非皇恩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愆於人言而奚
恤君臣無間於大体以何傷章十數上卒不許呂頤浩言於是
日詔安國屢詔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初言勝非不可任
以同都督改命經筵又以為非豈不以時方艱難不肯致身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出其自為謀則善矣百官相之又如國計何可落
職提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報遂家
居不出

乙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
右司員外郎劉棻行右司諫願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

庚戌侍御史江躋入對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上不聽左
司諫吳表臣上疏言安國疾疾見君亦欲行其所學今無故罪去
非所以示天下也奏皆寢是日給事中龔侍講程瑀亦罷為龍圖
閣待制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
病之罷日雁不書按此月辛
亥方閣權給事中必以瑀補
外故也
今附此 詔萬壽觀併歸景雲宮提舉官係靜軍承宣使高世則令
任便居住
此以為秦
檜當考 汀州童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上召

見于內殿頃記誦如流自言能詩上指金唾壺為題筆閣不下上
猶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
中興聖政庚戌大理少卿張宗

兵器版畫給畫作院司工之法僅成虛文簿計關之不復給物料
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關少府使數百廢卒東于復數此必
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軍器物料速給其直工匠不許後
監司察其減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許給



其餘治從之臣面正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于今日之邦國也邦國之守兵所以為民人社稷之術今乃與免諱難處轉移故事之所蔽有名無實而虛存者盡折新爛尤可傳矣應以甲仗名庫者苟欲備儀注而已耶則誠不恤閭閻曰民人社稷之術在焉不可以無一旦不虞之俗則安得置而弗憂宜太上皇帝以是而力責州郡也近者聖上克遵成訓益勵戎昭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閭閻凡器械之利盡不備者皆有程督將繕治而一新之器止於吳人度蓋國家開服之時而能不忘舉此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石承奉郎簽書桂陽監判官廳公事范富秩以降詔諸盜李

冬至二等秩五月初見詔進二官通判全州冬至二者起於宜

章建犯湖廣數郡踰年乃平富秩致虛子也南雄盜鄧慶初見

元年六月初見元年聚眾千餘州兵不能制守臣奏江西統

制官傅樞在南安軍去本州絕九十里願得其兵奪賊詔樞總兵

累年糜費錢糧未嘗立功富躬率所部兵討賊如敢逗遛重賞典

憲既而樞捕忠之黨劉軍一其餘皆平之傳樞檢劉軍一以紹興四年五月二十五日田

五年至是食盡遂與其徒二千六百餘人泛海未歸朝論嘉其中

詔溫以舟師屯青龍鎮此青龍鎮在九月戊寅降旨是日侍御史江濟左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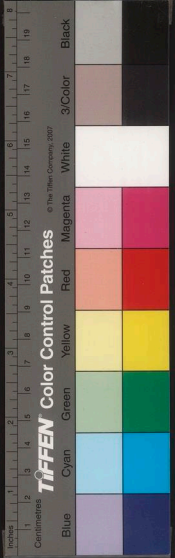
諫美表臣並罷中書舍人陳與義兼權起居郎尚書都官郎中

方曾權檢正諸房公事兼權給事中

壬子龍圖閣待制新知信州程瑀中書舍人胡世將起居郎劉一

止起居舍人張燾尚書左司員外郎林待聘右司員外郎樓焘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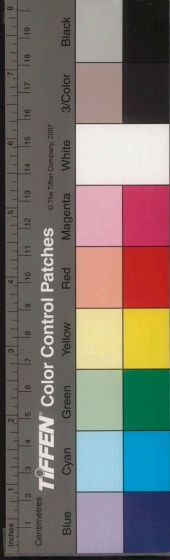
落職與官觀皆坐奉檜堂為呂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此



荆當議其父安國行狀多修但宣云呂頤浩出瑞等二十餘人以
應天變除舊布新之意恐誤蓋昔出在甲寅夜此時豈未出也朱
勝非家傳云言路論公以不知兵胡安國亦以其非所宜上一怒與封
取者但逐凡十三人以口雁考之胡安國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焜
林待聘接始張燾潘特疎鄭朴陳淵與秦檜凡十二人此外更
有楊愈王俠王暎王炳王守道五人而愈守道為計議官或通指
此二人為十三而檜又武功大夫崇春知楚州用劉世光奏也
不在其數也當考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右通直郎新江南東路提
舉常平茶鹽公事王鈇罷坐秦檜親黨也直秘閣知禹州程昌
寓復直龍圖閣賜銀合茶藥詔以昌寓對禹崇年屢以孤軍禦寇
忠方顯者可復舊職仍遣內侍撫問昌寓為秦檜所黜故呂頤浩
荐之謀報金人欲犯川陝輔臣言關外已有大兵惟歸峽係川
路後門宜屯重兵為備詔張浚措置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
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皆頤浩既
引朱勝非還朝復自內批今日赴都堂議事位知樞密院事上欲
以逼秦檜會邊王倫未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
正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檜即上章辭位上未許
前一日頤浩與參知政事權邦彥苗身上前復言檜之短上乃
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當禮入對出檜所獻三策大略欲以河
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當禮曰檜言南人歸南
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簞動天下今
無聞當禮請御筆付院上即索紙書付當禮當禮退未至院而麻



定分... 卷之...

制已成翌日制責檄曰自說得權而舉事當奮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章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乘素期合方委聽之專

更責富恭之效而乃憑恃其黨排擯所憎豈定汝心殆為眾誤顧竊弄於威柄慮或長於姦朋檄既免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

朝堂檄入相凡一年秦檜罷相事迹史極不詳其罷相制今洪遵所編中與王堂制亦無之王明清以為皆

檄專以時英威當有此理也從克小應但云上名學士示以檄疏而不云有御札及榜朝堂今從趙銜之遺史按史學士所受御札

後復取索則銜之所云不誣矣檄自趙銜之遺史按史學士所受御札又奏遣北人拾討都監門客通書好求未幾邊報王倫來歸闕浩

欲復以歸自辨全章見二朝此所云又與黃龜年劾疏全不同不知何故檄自撰朱勝非末朝三月七月又與黃龜年劾疏全不同不知

秦檜何人哉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順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可奪四方及上二策專為金計自南北自此何語也而斷然

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檄自請者相出驚動天下今故施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故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統有何以局

為之訛也既而順浩視師還朝以傾檄御史王龜年之壽奏一行檄于下章拜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不張而復沮敗首既懼

而復肆者秦檜禍國之胎已萌于此也 詔珍禽花木入臨安諸門降徽猷閣待

制新知台州王昂為秘閣修撰主管江州太平觀亦以秦檜所引

故也 主管大内公事知尚書内省提舉十閣分嘉國夫人朱氏

堯未氏開封人治平間自襁褓入宮建炎末從衛往江西數遭寇

盜及是年六十餘而薨 夜四更誓出於胃上憂之命火官進救

膾中興聖政宰執言所次分感也 天心之仁愛人君

五出災異以譴告驚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

失蓋在此而臣下乃操占步之術或推之於隣國或驗之於將來

惟以姑息愛其君者兩室文變異太上皇帝不問齊魯趙之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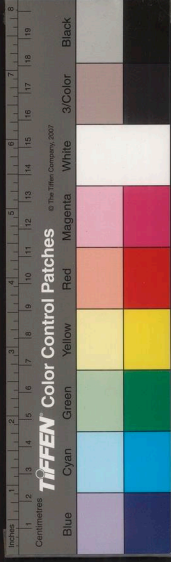
也 滿 也 惟以姑息愛其君者兩室文變異太上皇帝不問齊魯趙之分也



乙卯詔防秋屆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丙辰上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 徽猷閣待制賈安宅落至在試
給事中徽猷閣待制新知宣州胡松年試中書舍人直祕閣主管
江州太平觀趙思誠守起居郎尚書吏部員外郎王洋守起居舍
人思誠明誠兄也 樞密院計議官楊愿罷先已召愿試館職及
是守之既而右司諫劉棻論愿初係右職出身乃令換武言者又
論愿則嘗臣母喪從林待聘求為給事中詔剛落職待聘自左奉
議郎主管江州太平觀黃監彬州高祝久之愿自陳本上舍登第
監祭御史明崇亦論剛未嘗臣報求遽乃復令改正剛以五年正
改正同日待聘依敕與本共差遣
急以五年七月至申得旨改正

終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

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
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捭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
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政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為務事
減削逼為抑人心大搖怨讟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與
既植同門者互相借譽異己者力肆排擠檜為宰相兼此二罪尚
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是命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秦檜之補職
吉詞云筆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
明二策之謀尔材可見謝仁伯之文也秦大愷之按此時
謝克家以前執政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益誤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甯金部員外郎潘特疎兵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八

紹興二年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落職
時言者論陛下憤中國之未捭付檜以內修之事而檜不知治
信任非人不以寬大之政輔陛下仁厚之德乃以苛刻為務事
減削逼為抑人心大搖怨讟在路又引用程瑀等布列要路黨與
既植同門者互相借譽異己者力肆排擠檜為宰相兼此二罪尚
何俟而不譴之乎故有是命王明清揮塵後錄云秦檜之補職
吉詞云筆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
明二策之謀尔材可見謝仁伯之文也秦大臆之按此時
謝克家以前執政領京祠不知制詞何人所作明清益誤也
尚書左司員外郎兼修政局檢討官張甯金部員外郎潘特疎兵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負外郎鄭朴樞計議官陳淵並罷以右司諫劉棻言舉嘗遊蔡氏之門輕脫干進故也朴西安人與特疎皆秦檜所引故棻並斥之仍降淵三資與留皆黜監遠郡市征

大理少卿張宗臣為

尚書右司負外郎右承奉郎監諸軍審計司張汝舟屬吏以汝舟妻李氏訟其妄增舉數入官也其後有司當汝舟私罪從詔除名柳州編管

十月已舊行遣

李氏格非女能為歌詞自號易安居士

已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龍圖閣侍制知溫州洪擬試尚書兵部侍郎徽鬻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鄭滋試尚書兵部侍郎詔零祀上帝復以太宗配用太常寺卿王居正請也舊以神宗配居正建議而禮部侍郎

趙子畫奏行之新除右司諫劉棻言監察御史李靄係親姑之

子同處言地豈得無嫌詔勿避初保靜軍承宣使提舉江州太

平觀邢煥自忠州來朝復以為樞密副都承旨煥在遠方盡得其

山川險易比入對首陳川陝形勢利害請幸荆南訓兵以圖興復

上甚嘉之煥引疾不拜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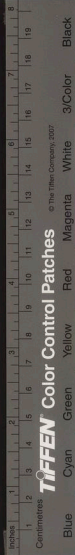
煥初除日不見今因得祠逆書之

庚申直秋閣提點江淮等路鑄錢王煥右朝奉大夫提舉榷貨務

都茶場王兩樞密院計議官王守道並罷坐奏檜親黨為御史

黃龜年所劾也

辛酉以彗星出赦天下應盜官物入已罪抵死者不赦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行在和糴軍糧司今並用一色見錢銀緡充糴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本免民間牛稅一年應盜賊嘯聚去處限十日出首免罪補官川
陝豪戶輩運軍儲數多者與補承信郎至進義府尉陝西諸叛將
許令自新前罪一切不問 朝奉郎充河東大金軍前通問使王

倫至行在上嘉其勞詔去國五年奉使有稱特遣右朝奉大夫充
右文殿修撰主管萬壽觀倫言宇文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時
虛中子右朝奉郎師瑗奉其母居閩中乃添差師瑗福建路轉運
判官於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議當再遣使人以驕敵意

士成以左迪功郎潘致堯為左承議郎假吏部侍郎為大金奉表
使兼軍前通問秉義郎高公繪為武經郎假武功大夫忠州刺史
副之命倫作書與其近臣耶律紹文紹文九年七月為翰林侍副
不知此時居何官故但云近

臣且附香葉募名練帛金銀進西宮二后又減半又遣左副元帥

宗維金二百兩銀千兩遣右監軍希尹及賜宇文虛中半之遺耶

律紹文銀三百兩縑幣百匹而通副使朱弁以下亦皆賜金三

省勘問路由東京乃令願浩作書以葉若幣遣劉麟能克小 歷
書與劉豫蓋從己歷所書也按此時豫已借職不應作書日歷紹
興三年九月乙丑丑潘致堯狀元隆信物內有退回物色劉大搃
與天淨鈔等有旨並赴左藏致堯繪各官其家二人賜金帛甚

厚 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席益諱尚書吏部侍郎尋兼侍講並
侍講並 丙寅

癸亥報政進呈胡安國益衛兵上白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
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是卿寺可修鞍馬備器械乃



資政殿大學士

為先格熊克小歷於此下書遂命稱沂中兼提舉宿衛觀兵按史

沂中今年三月已酉除中軍統制已兼帶矣非在安國建

請之後克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王三綯知紹興府

蓋誤矣 初置六部監門一員以右朝散郎新通判平江府董將為之秩

比寺監承即官有缺得兼

甲子直徽猷閣郭偉為淮西招撫使初江東大帥李光開偽王

彥先於壽春鳩兵聚糧奏言廬州王亨濠州寇宏六安謝通兵力

單寡恐透漏過淮則大江之外盡入賊境乞兵五六千人并近上

文臣一負任廬州屯駐未及行光又言本司叅議官宗穎乃宗澤

之子以其父故為諸將所愛又其人亦慨然有忠憤之氣望假以

制置或招撫使副之名詔九別選文臣一負充招撫使光之未奏

也都督府以知江州劉紹先為浚淮防遏使未行尋罷紹先復以

為都督三府統制光初奏以六月庚辰乞除宗穎以八月甲午紹

見附 詔太師局令丁師仁等造渾天儀後不果成宣撫處置使張

浚遣其兄右承務浚與工部員外郎本司主管机宜文字張宗元

迪功郎孫道夫等四人來奏事因與偽徐王偕去是日至行在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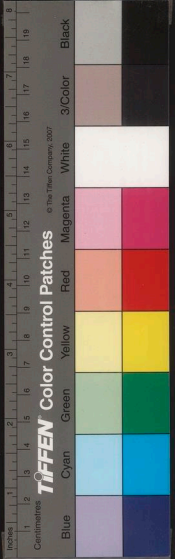
令王府故吏驗視具言非真詔大理劾治宗元方城人為浚僻客

道夫丹陵人宣和未入太學為上舍生浚使川陝命以官上皆召

對尋詔宗元進秩浚除直徽猷閣道夫改左承奉郎遣還 詔自今

應賜帛者自禁中及二府中丞比使并軍功捕盜收茶鹽錢及數

外每匹令戶部折支錢三千



乙丑觀文殿三大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觀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勝非再相不進官當諸學士恭
密禮失之 初命松江岸置烽火臺以為斥候自當途之褐山東采
石慈湖繁昌三山至建康之馬家渡火城烟池州之鵲頭山凡八
所且舉烟暮舉火各一以為信有警即望之用李光請也

丙寅呂頤浩言得張浚申今歲措置川蜀有條諸將之兵分道守
險敵來難犯聞憂國屢遣人來吳玠聞師古軍中金人與夏國頗
睦可令浚常通問夏國上曰此與今來欲講和事相妨否上又曰
浚孜孜為國人多稱譽但聞蜀中士民流怨人情不喜蓋軍興累
年賦調征役不無騷動緩急浚失助宜遣人副其事頤浩當如

聖訓 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沈與求兼侍讀 馬友之死也

其潰卒逼均州境上守臣林積仁聞之棄城去詔罷仁積 軍賊

李通受都督府招安 通初見正月癸丑 傅崧卿以通為修武郎本府親兵

前軍統領戊辰以聞

己巳國子監丞李愿為尚書駕部員外郎馴使蜀之勞也 集英

殿修撰李擢復徽猷閣待制

辛未監察御史林叔寶為湖南轉運通判陳橐為江西轉運通判

二人之出史不云所以恐是呂頤浩在外時奏檄所除故補
外明年十二月叔約劾章言為御史以明朋比遂即言此也 降

授右宣教郎監台州酒務王以寧既貶其母陳氏于張浚乞自便
浚以聞會朱勝非為呂頤浩言以寧向在荆湖妄用便宜專授楮



文獻通考卷之...

欽官及兩路願浩白言言上曰以寧罪大責輕今又干宣司從之

則兩朝廷也乃責永州別駕潮州安置時廣東轉運副使汪召嗣

奉其父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伯彥在官所願浩因奏

左朝奉大夫親知廣州向子諲輕肆妄作請罷去伯彥長於治郡

欲以代之上曰恐外議以朕藩邸之舊云未協勝非曰漢用蕭曹

故人唐用房杜薦僚今使伯彥任一方面未為過吝上乃許之翌

日批旨下行按日歷向子諲罷帥乃願浩奏不云有言章而士中行違乃有臣僚上言幾八十許字不知何也

武功大夫貴州團練使新知橫州陳晟除名雷州編管晟客

居婺州詐稱戰功冒請真俸為守臣所劾故有是命 宣撫處置

使司言見依倣朝廷体制造絞紙度牒為贍軍修城壘戎器之用

或不如則乞給降度牒萬道付張混以歸俟至即罷詔以五十道

賜之 詔自今應批降處分係親筆付出身者並依舊作御筆行

下用三省請也 宣和二年正月九日立御筆日限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照依祖宗法並作聖旨行下 是

日御筆醫官樊端彥湯藥有勞特除郡刺史免執奏言者以為陞

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有不由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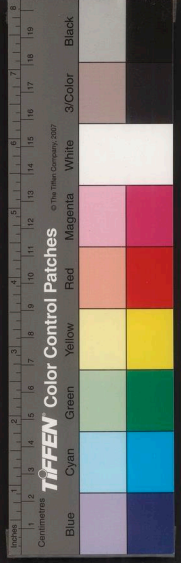
小之求今奉御筆思斜封墨赦復此始願下三省評議乃寢前命

然用御筆行下如故益呂頤浩意也 日歷九月十五日奉筆樊端彥已降指揮更不

施行此月兩子呂 頤浩云云可考

壬申詔諸州武臣非教閱軍陣出師討賊者見長吏如文官禮論

者以天下艱危不可失武臣之心故有是命 御史臺主簿唐輝



守監察御史輝吳縣人也 御筆從官事得出者並替見任人成

資開故事太中大夫已上補郡者見任人即衝罷言者論前此州

郡唐而從臣之負少今也州郡狹而從臣之負多士人失職公帑

匱乏皆由此之故也乃有是旨

癸酉右朝請大夫呂源為浙東福建沿海制置使置司定海縣以

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為本司都統制尋命御前忠銳第

八將趙琦以所部從行 賜江東安撫大使司統制官武功大夫

威州防禦使張浚名守忠仍命以所部一軍赴行在遂以為御前

忠銳第二將守忠赴行在以此月丁丑降占其除忠銳將在此十月乙巳孟代趙廷壽也今并附見

甲戌端明殿學士顏岐李昉並復資政殿學士賁授存中奉大夫

薛昂復左太中大夫賁授寧遠軍節度副使王安中賁授寧國軍

節度副使蔡懋並復左中大夫賁授秘書少監滕康落分司提舉

亳州明道宮皆以赦叙也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昂謫京汴以懷學

術安中附王黼以開邊釁懋厚誣宣仁結怨建禍罪不可貸乞追

寢近思從之備奏在十月甲辰日歷不書安中及懋叙官今以備章疏增入 是夜彗星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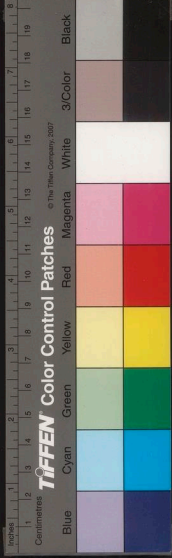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黃直學士院恭宗禮為翰林學士自靖

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襄鄆鎮撫使司統領官候進言

見以所部在漢陽軍詔聽湖北帥臣節制進桑仲部曲也用為鄆

州都巡檢使仲為霍明所殺進與其徒亡去後受江西安撫大使

李回招安回十一月乙卯奏至 尚書吏部員外郎江端友主管台州崇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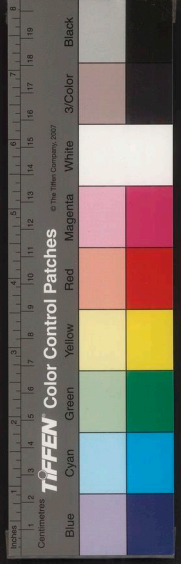
觀從所請也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卹及軍期等事與前事此指揮事
体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合繳駁臺
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聖旨科罪是日進呈上謂輔臣曰今
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已前不同未勝非
曰不經鳳閣鸞臺蓋不謂之詔令呂頤浩曰所以別於聖旨者欲
上下不曉然知陛下德意所嚮也遂批旨行下降授同州管察使主
管殿前司公事鄭仲荀復武泰軍節度使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上諭輔臣方軍輿有遺三乏豈可以朕
服御之物為先且省七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能克小歷初鎮江

羅數千匹其輿羅至是內藏庫舉行守臣胡世將奏民力凋弊
無所從出有旨劾世將違旨府僚皆罷世將曰某以任任諸公無
憂戊寅詔罷日歷紹興二年九月五日鎮江府狀未明經兵注
以前歲貢花平羅六千二百餘匹建炎三年知府葉煥申明經注
省罷近於今年六月八日承省札據內藏庫申羅聖旨織造起發
本府殘破之後賦入不多約用本錢又萬餘貫乞展限來年起發
得旨令依限起發二十一日進呈上謂輔臣曰鎮江府織造御服
花羅可罷當軍興之際有司量之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
三萬緡以助劉光世軍也按此時光世以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
江府明年四月光世移淮南宣撫始以世將代守鎮江其寔紹興
三年再舉行而世將有請坐是刑 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授
官事見四年三月已未克寬誤也 御筆靖康建炎以來上書授
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為近歲因上書
直言而得官者乃與宣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正
之士咸以為恥未敢盡言故有是命

已卯降授孟州觀察司使觀主侍管衛馬軍司公事蘭整降授海州團



練使權主管步軍司公事邊順並復舊官

庚辰端明殿學士許翰馮澥字文粹中並復資政殿學士以叙叙也起居舍人王洋草粹中詞極其稱美洋坐免官而粹中之命亦

格事在十 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官兼領仍移司泉

州移司在十 務要招徠蕃商課額增羨 臨江軍編管人范仲熊

許自便仲熊附苗劉謫嶺外至是始釋之 是日呂頤浩奏論

防秩事宣欲以避世忠為宣撫使揔大兵屯建康諸路帥臣兼帶

宣撫使名者並罷上因論湖南事頤浩言李綱縱暴恐治潭無善

狀上曰朕選任賢才惟恐有遺如綱朕固任用不知有三何功可

紀若謂在宣和間論水灾事以此得時望可也權邦彥曰綱元無

章疏第掠虛美頤浩曰綱之朋黨與蔡京一体靖康伏闕荐綱者

皆其黨陳公輔張燾俞應求程瑀鼓太學生殺戮內侍幾作大變

上曰伏闕事黨丹有朕當用五軍收捕盡誅之

辛巳太尉神武左軍都制福建江西荆湖等路宣撫副使韓世忠

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世季回李光

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

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南安撫使湖北廣東並還所部自分鎮以

乘前熱政為帥者例充安撫大使至是右司諫劉棻有言綱跋扈

呂頤浩將罷綱故帥銜比江東西減大字日歷載出奏稟及指揮

專為李綱設是以沿江三大帥雖去使名而依舊統轄 元管州運獨李綱正領一路耳今詳載庶見本旨



提舉官董政招馬友曹成之衆得八萬人詔戶部侍郎姚舜明往
衡邵辰沅等揀其軍仍應副沿路糧食世忠還建康乃置背鬼
親隨軍皆鷲勇絕倫者

壬午遣使宣諭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川陝向有宣撫使西淮京西分鎮地故不遣時盜

賊稍息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請分命御史循行郡國
前一日手詔選強明廉謹不欺之人觀風問俗平反獄卒宣布德
意三省以監察御史明崇尚書左司員外郎曾統度支員外郎胡
蒙御史臺主簿施鉅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五人為請上皆召見
賜以宣諭吏尺詔書御寶手歷招収盜賊旂榜而遣之其居之官
者乃攝御史 權尚書禮部侍郎趙子畫友徽猷閣侍制樞密都

承旨自改官制後都承旨除文官自子畫始 召責授海州團練

副使合州安置劉錫赴行在承事即權陝西轉運判官董洗直秘

閣說已是去年二月甲申先是張浚錄說功進三官除職名故申命之已而

言者以為大古遂罷遷秩之命說罷遷秩在十月己丑殿中侍御史黃龜

年言近旨令臨安諸門差官平兵搜檢往來舟船以察私益之盜
乞速賜覆罷以安人心詔三省戒飭毋得接便搔擾

癸未新作行宮南門成詔大理寺置監門使臣一員用本寺請

也仍用舊制令內侍一員在門監察 宣撫處置張浚承制以中
大夫夔州路轉軍副使劉鑑知遂寧府 詔御前忠銳第七副將

宋穩所部並付沿海制置使仇愈



甲申直樞閣范甯敦知岳州自袁植為李允文所執岳州遂寧守
將甯敦有由岳之平平參知政事孟庾出使付一郡事至是疾
而命之詔淮浙鹽每袋令高人貼納通代錢三千已笑清而未
售者亦如之十日不自陳論如私鹽律應販私茶鹽雖過非汝赦
恩特不原免時呂願浩用提轄權貨務張純議更鹽法至是盡
一行下監鈔書一曰歷全不載會要亦無之十月十八日乙巳在
錄議大夫徐術劄子比
文省云云十一月十五日申有旨廣南鹽鈔並依今年九月二
十日淮浙鹽鈔已降書一指揮施行三年正月十五日刑部狀
檢會九月二十六日聖旨德興私茶鹽雖過非汝赦恩特不原免
今考附書八以補史闕但呂願浩鹽鈔書一與張汝提置指揮乃
同日而下亦可怪也徐術劄子廣

是日直龍圖閣宣撫處置司
隨軍轉軍使一稅領四川財賦趙開初變鹽法盡權之啟大觀法

置合同場收引稅錢與茶法大抵相類而嚴密過之初成都川
利州路十七州鹽井戶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十八十
萬緡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至是開始令每斤輸引錢二十
有五土產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
有半應折錢引者每引別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
錢蜀中鹽課最盛者莫如簡州舊為課利錢纔千三百緡絹
千九百匹銀百兩引法初行歲課至四十八萬餘緡他州倣
三此自是歲益增加合三路所輸至四百餘萬緡而夔路十
三州及隆慶邛崃諸州官煎者不與焉
乙酉都督府請增辟參謀官已下文臣十七員以孟三庾政府故也



右僕射朱勝非嘗曰辭同都督之命上章極言利害至教十言勝非為宰相權任已重若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久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建立功業託名濟世將何以處之佗日因進呈上奏此官當罷呂頤浩權邦彥皆言方防秋木可勝非又唐庾姑待存之頤浩所領可罷庾奏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廬知原為叅謀官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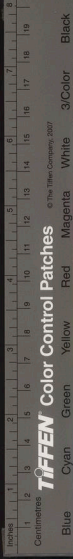
成十月子

丙戌顯謨閣直學士知興元府王似為端明殿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與張浚相見同治事始浚出使第以宣撫處置為名至是始帶川陝及等路字浚在開陝凡事雖以便宜行之然於鄉黨親舊之見少所假借於是士大夫有求於宣司而不得者始起諍議於東南大略謂浚殺曲端趙哲為無辜而任三劉子羽趙開為非是朝廷疑之召歸先為置副時似已還復成都而行在未知

也朱熹撰浚行狀云諱者謂浚任劉子羽吳玠趙開為非是按浚用玠時人皆以為宜所以諱子羽及開者指子羽驍鬪聞聚歛耳於玠無所與今刪潤修入

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

府李廣落職提舉台州崇道觀以言者論光頊為御史不言蔡京之罪及秦檜罷相而光含憤與訟故也先是光嘗遣呂頤浩書稱李綱凜凜有大節四裔畏服頤浩以白上上曰如此等人非司馬光富弼誰能當之頤浩因言光與其僭類結成黨與牢不可破上以為然頤浩白上都督府叅謀官傅崧語在辛巳兼權知建康府集英殿修撰程邁充徽猷閣待制知温州以孟庾言邁在福建唐保護



文少レリ
元
金

下四川有勞也 集英殿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趙子道鄭望之

右文殿修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季陵並復徽猷閣待制以教叙

也子道令鑠子宣和未嘗以雜學士為陝西都轉運使坐累免至

是始復之令鑠 錫王世雄子 右朝請大夫浙東福建沿海制置

使呂原復右朝議大夫直龍圖閣 婺州編管人施達移瓊州編

管以孟庾言范汝為殘破閩中達寃禍根罪首乞竄海外以謝福

建荼毒之民故有是命達中道逸去後改名宜生奔偽齊

丁亥保靜軍承宣使邢煥為慶遠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 皇伯

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防禦使權知行在大宗正司事今明為洪

州觀定使安定郡王 是月錄故直龍圖閣尹洙四世孫錫為將

仕郎此據明年三月戊戌 錫乞岳廟狀修入 初劉忠既為韓世忠所破復三聚眾走

淮西駐千 蘄陽口世忠前軍統制解元以舟師奄襲忠大破之

忠與其徒數十人遁走北去遂附于劉豫以忠為登萊沂密等州

都巡檢使忠之將文廣率所部詣江西安撫大使李田降田即以

廣為武翼郎閩門宣贊舍人充本司統領軍馬 資政殿大學士

宇文虛中在雲中聞敵將寇蜀遣使臣相備間行以告宣撫處置

使張浚且賞上所賜御封親筆押字為信兩傍細子作道家符錄

隱語云善持正教有進無退魔力已衰堅忍可對虛受忠言寧殞
無悔虛受忠言者蓋隱虛中之名也又遺其家人書言中遭迫脅
幸全素守惟期一節不負社稷一行百人今存者十二三人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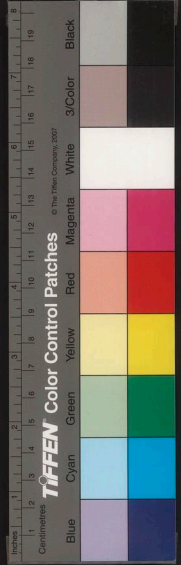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使行可附敵千婚物表以救寤死昨有人自東北來太上亦須若
樂之屬無以應命甚恨甚負於是其夫人黎氏奏以練帛若華附
通問使潘致堯而致堯已行矣虛中遺相稱事以紹興四年十二
月甲戌奏至今并附此偽齊長星見偽大后翟氏死謚曰慈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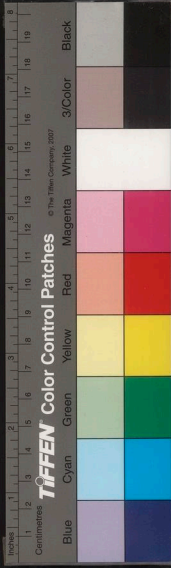
是秋金主晟如燕山左副元帥宗維右副元帥宗輔右監軍希尹
左都監宗弼皆會留右都監逆律餘觀守大同府左監軍昌守忻州
餘觀久不遷頗怨望遂與燕山統軍稿里謀為變盡約燕雲之郡
付契丹漢兒令悉誅女真之在官在軍者天德知軍偽許之遣其
妻來告時希尹微聞其事而未信偶獵居庸關上遇馳書者覓兒而
獲之宗維族稿里命希尹誅餘觀于大同餘觀微覺父子以遊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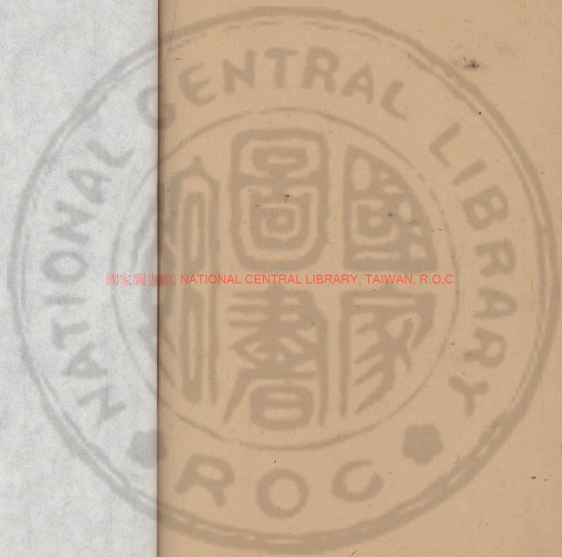
為名乃奔遼靺先受希尹之命其首領詐出迎具食帳中潛以兵
圍之遼靺善射無不中餘觀出敵不勝父子皆死西京副留守李
處能坐累誅南京留守郭葉師河東南路步軍都總管蕭慶皆下
獄既而獲免處能燕人遼寧相儼之子宣和末自平州未歸拜延
康殿學士賜姓名趙敏修金人交燕復取以去宗維以葉師家富
於財謂其可以動衆悉奪而囚之宗維次室蕭氏奉天祚之元妃
希尹殺之謂宗維曰彼與兄寔為仇讎然忍死事兄者蓋有待也
今事既不成他日維聞寸刃不測可以害兄矣希尹以愛兄故擅
殺之宗維泣謝于是宗維令諸路盡殺契丹金主晟聞餘觀叛未
至燕而歸大赦彰德軍節度副使高景山告相州杜充陰通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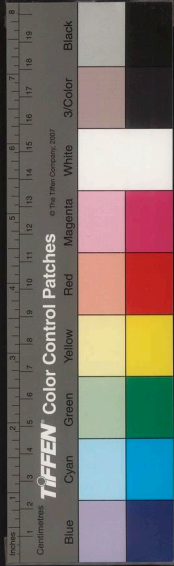
南先是充之孫自南方逃歸充不告官而擅納之遂下元帥府掠
治宗維問之曰汝欲歸江南耶充曰元帥敢歸江南監軍敢歸江
南惟充不敢歸也諸酋相顧而笑踰年乃釋西京即雲中大同
府南京即平州

內樞密使楊樸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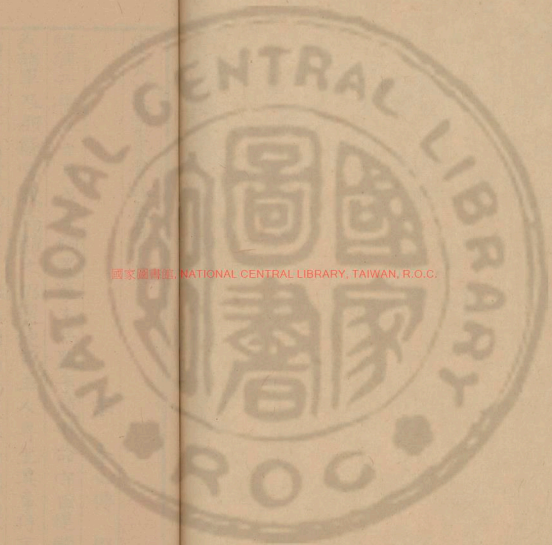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892.670-24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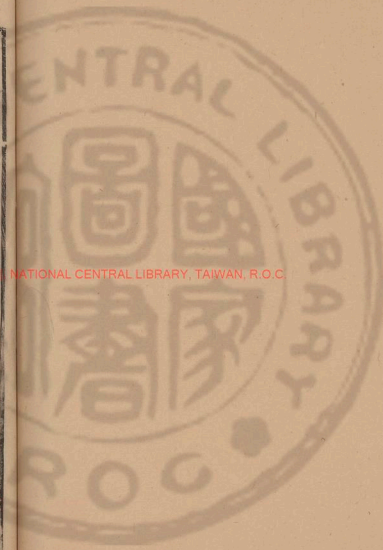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十九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冬十月戊子朔置孳生馬監于饒州命守臣提領括神
武諸軍及郡縣官牧馬隸之仍選使臣五人專主其事時言者以
為軍旅之事馬政為急多事以未國馬為戎狄所侵盜賊所有其
在諸軍者無幾乞講求孳生之利於江東而擇水草善地置監以
牧之故有是命 集英殿修撰何志同宋伯友並復徽猷閣待制
右文殿修撰李璆左朝議大夫趙子崧並復集英殿修撰朝請大
夫衛仲達復秘閣修撰璆開封人宣和末自中書舍人坐朋附蔡
條斥去衛仲達華亭人靖康初為禮部尚書寇至而遁坐除名均



州居住至是並以赦復之而子崧已卒于潯州矣

庚寅斬富順監男子李勃于都市勃偽稱徐王下大理至是獄成
詔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趙子畫皇兄右
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審問法寺言勃受奉券饋遺金
銀共計贓緡四千餘匹當杖脊流二千里居役一年詔勃依軍法
命神武前軍統制王瑛大理少鄉元袞莅其刑保義郎杜遠坐資
給勃傳內侍武翼郎趙民彥坐驗視故不以寔湖北安撫司將官
敦武郎秦濤坐護送勃擅苗禁兵並除名彥氏英州濤永州編管
初勃之出蜀也道過衢州吏白守臣左朝奉大夫汪思溫避正堂
以待思溫曰即乘輿至何以待之治其如大賓客之儀既就館思

入謁出謂又曰帝王之曹自與常人殊而舉措不類何也勃之未
決也左從事郎田如鼈言恐奸雄假尺布斗粟之謠以為嘯聚之
釁乞以其獄布天下奏可遂以如鼈為樞密院編修官如鼈已見
元年六月
其定結在九月辛未除官
在十月巳亥今耿書之
沒于五月巴足顯仁后南歸之
後去此已足顯明其詳也 思溫鄆縣人也臣謹按靖
康二致皇
族教云徐王見在押王
詔陝西都統制吳玠金房鎮撫使

王彥統制熙秦路軍馬關師古並賜金帶仍降詔獎諭 言者請
諸州守臣移罷者並先次離任令漕臣擇本路廉幹官主管師臣
則令監司暫權從之 詔諸路常平司歲舉京官自教令憲漕二
司分舉憲司一分漕司二分嘉佑舊制郡倅舉京官如守臣之半
熙寧初歸常平司至是省提舉官故有此命 徽猷閣直學王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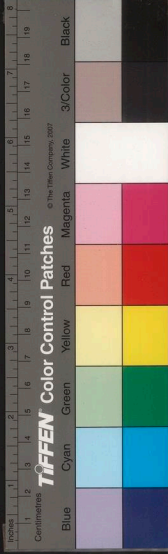


東野為江南東路安撫使兼知建康府言者奏其貪刻罷之

辛卯正侍大夫華州觀察使夔州路兵馬鈐轄田祐恭知郴州做務州成例以省經費用張浚請也政和中初置琮思承湊播立郡宣和末已廢其四至是浚欲省琮州故以祐恭主其地也後不果廢 朝議以坑治所得不償所廢忠罷監官以賒令領其事至是江東轉運副使馬承 奏存饒州信 二州銅場許之二場皆產贍水浸鏡成銅元祐中始置饒州興利場歲額五萬餘斤紹聖三年又置信州鈛山場歲額三十八萬斤其法以片鐵排贍水槽中教日而出三煉成銅率用鐵二斤四兩而得銅一斤云

癸巳詔湖北安撫司後軍統制官顏孝恭以所部還鄂州孝恭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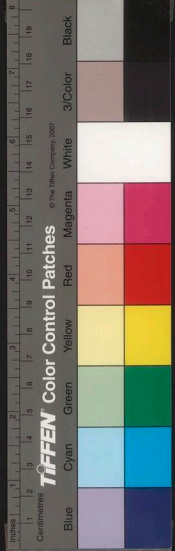
奉詔討石陂軍賊余照照為軍官所殺其次李寶等百餘人皆就招以寶為樞密院准備將 左宣議郎直龍閣胡寅應詔上書論脩政事倫邊陲治軍旅用人未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寔屏佞諛去奸慝十事大略謂今政事之大莫甚於裔強盛而兵甲不振以爵祿與人而人莫肯用命抑又有甚焉者今年以來大政幾變矣內則立脩政之司外則開都督之府今日講議而明日併廢今日出師而明日召還廟謨成筭其果安在今國步雖日蹙譬人之身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江左雖微尚跨有江淮之地自古未有欲守長江而不保淮向者國之唇江南者國之齒唇亡齒寒其理明甚金人適三年矣邊備宜日有可恃乃反不如前日淮甸數



十州地方二千里孫權以來所恃以為陣塞者今不過置一二鎮撫使以處盜賊一旦有急安知不併力助敵為彼先驅藩籬何賴也軍旅之事大要有三一曰選將二曰蒐練三曰教閱今王室危甚緊諸將是賴得宜慷慨知兵之士付之重權庶幾能翼戴天子而加以恭今也至有不知兵法不習戰鬪內不能與士卒同甘苦而得群下之死志外不能警服戍盜而書尺寸之功平居越趨以邀其上一旦有急首唱奔潰豈不痛哉今國內空虛養衆非得已也而偷墮兄食十常三四為將帥者以動搖軍情為畏專務姑息故常敗事為今之計宜無郵紛紛之論而性寔效是圖兵不可用者悉薨去之猝有搶攘之變馳以赴敵何患不致死今養雖衆

獨不聞暇時以教閱為事者而貴遊近歲大臣權要拘占役使動以數百軍政一壞緩急之際何可復理戰而不捷彼之由其足食乎臣願脩此十事以承天意惟陛下留神天下幸甚

西于御筆起居合人汪洋面奏不急之務可降一官初詔群臣條大而洋面奏請官五代九國子孫上諭輔臣曰朕虛已求言務濟時病如敵國外患及朝廷闕夫可言非一洋姑應詔旨豈朕所望諸國在五季時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獎賊也洋言無取與降一官若沒求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進士司倅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極召見餘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上曰唐太宗固嘗如此本朝久亦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



其以諭之上詔在已

詔在已

乙未詔起復徽猷閣直學士王庶語言輕率用意傾險落職提舉
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始用張浚奏也 右文殿脩撰劉觀復徽

猷閣待制責授中大夫秘書少監黃潛厚落分司提舉江州太平
觀使居左朝散郎提舉建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左朝奉大夫提舉
建州武夷山冲祐觀胡世將並更竢一赦取旨皆以刑部簽舉也
既而右司諫劉棐奏潛厚聚飲苛細賞官鬻爵等四事命遂格棐

在十月
丙午

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廣福建路都轉運使以大理鄉張公濟充集
英殿脩撰為之自罷發運使司頗失上供錢物呂頤浩以為

請 詔統領軍馬官經由屯駐所在以請受之類為名陵犯知
通縣令者流三千里將校依階級法時統兵官在外肆為克慕韓
世忠後軍統制官巨振逼安仁縣皆邑尉數十幾死論者以為言
故立法可歷載所立條不甚明了
今以慶元隨敕申明脩明 河南府助教杜謬嘗集春秋
傳右司諫劉棐請付之學官從之諤眉山人以春秋教授詣王元
祐中舉進士不第而卒

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百欲於鎮江上下積粟三十萬
斛以助軍用上曰若精選兵三十萬分為三軍何事不啟祖宗取
天下兵數不過如此 省兩浙添差漕臣負

已亥左朝散大夫直徽猷閣知夔州韓迪降三官落職責監資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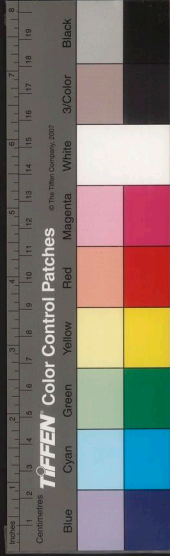
在城稅務坐秦偽徐王不寔也

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佾志氣剛方平閭于世其子文學真其餘事可賜進士出身故事任子不為臺諫官故有是命 都省言江西吉筠州臨江軍上供糧斛累年不至今歲豐稔乞命倉部員外郎孫逸同轉運副使韓球催理三十萬斛赴鎮江府交 從之 詔自今非監司及松邊守臣毋得再任達者今御史察之時言者為士大夫貪冒苟得巧圖因任非國舊制故有此命 宣撫處置司主管机置文字張宗元張浚入辟並賜五品服 是日朝議大夫直徽猷閣唐佐為偽齊所殺初唐佐既降事見建炎三年九月壬子劉豫因以唐佐知歸德府有尚書郎李旦者乾封人建炎未避地

不及豫使守大名時通問副使宋如為亦以豫命同知曹州事見建炎

四年冬末三人素相厚汝為知豫無改憶意與唐佐等密疏其虛實遣

人持蠟書告于朝唐佐巨募得車劉全宋萬僧惠欽汝為募民王現邵邦光皆十餘疋反尚書左僕射呂頤浩之過常州也得唐佐從孫憲授保義郎閤祇候裨持帛書遺之憲至睢陽唐佐妻田氏使與館客張約同食憲疑不出田氏曰無傷也既而為約所告豫遣人捕唐仿并其家至京帥憲走得免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唐佐于境上下令曰唐佐結連江南謀反斬首號令其家屬皆從坐皆死送穎昌府拘管時全萬惠欽為邏者所得事泄巨亦生誅先是武顯大夫孫安道為應天府兵馬鈐轄城陷不得歸後謀



挺身遂朝為人所告而死事聞贈安道忠州刺史為立祠名愍

忠約江南人也此以唐佐附傳趙壯之遺史宋汝為忠義集葉夢

得避暑錄語龔頤正忠義五錄及紹興三年三月

十六日唐佐妻田氏自新狀參修但諸書各有所差五十年以後

為正李氏所錄李凌李遣凌李俱誤滅此與姓之遺書夢得錄語

僧與率為邏兵所得事遺凌李俱誤滅此與姓之遺書夢得錄語

俱不同田氏自新狀云去年六月蒙相公差到姓孫凌凌將到

蠟彈即時踰嶺後事已將回文去說不期于八月中有南中秀

才詣劉稹陳首蠟彈文字于九月十五日追取夫凌嶽嶽前去劫

其狀詞皆與姓之所書合所謂南中秀才即張約也按此則李巨

之死當是借與率被殺而唐佐又自有告者特宋氏傳文不詳耳

姓之又云唐佐家屬各決春秋二十由是田氏暨婢妾五人各遣

重決唐佐二子長子巴幸次子方九歲兩杖而斃梅田氏并男定

國安國新婦周氏女子六娘小兒所使人五人尋並各如

項送福昌府拘會則姓之所云非也遺史又載劉稹所出犯由云

五歌文閣注唐佐按此時未有歌文閣姓之亦小誤夢得錄語云

李巨漆州人為劉稹守南京道大名留守後謀歸本朝為錄族謀

據會要載巨立廟事亦云偽齊知府事與葉書同然應天自陷敵

後即以唐佐守之或者巨先守大名而後代唐佐守應天已而被

殺亦未可知今不得其詳且李璣附見願正書唐佐死狀差五已

辨之見寔變三年九月唐佐紹興三年三月贈官詳具本日巨十

為應天鈞轄故回唐佐道紹興五年贈官不得其被殺年月以其

辛丑秘書少監方閻為起居舍人左朝奉大夫張綱為尚書左司

負外郎綱金壇人尋命綱權監察御史細權察官日歷不見起居

舍人汪洋坐草詞益美罷為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事祖在

壬寅詔江南西路兵馬副鈐轄張中彥以所部充都督府統制官

仍遣右通直郎都督府幹辦公事楊揆往吉州濟其軍食初中彥

以討捕駐軍廣州魯制州縣供億以萬計一路為之擾朝廷撥隸

卷五十九

五十九



楊惟忠李田岳飛孟庾韓世忠李綱皆不稟命綱察中彥意樂為郡檄令權知岳州中彥果至即械送獄遂并其軍中彥初見建炎小令飛李綱節制在今年十月壬辰被誅在十二月庚子而熊克小歷于九月乙酉李綱止帶湖南安撫使已前書之寔甚誤也移附本日綱行狀

作張忠彥亦誤
左中大夫洪炎為秘書少監建炎初除是官
久不至及是又申命之詔待闕官用右宣教郎知無為軍王彥恢請也

甲辰詔宣諭官所至有使相及前執政官知判州府者許出謁是日金國通問使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州事劉晏與諸將謀夜劫致堯于舟中奪禮幣而去巡檢馬貴知其謀以告守臣武功大夫柴春率衆拒戰晏敗走俄而晏兵自子城出春聞死劉事秦軍劉

最亦為所害晏遂以所掠國信奔偽齊致堯還承州復召行而後

出境此月辛亥劉光世奏至詔留承州聽者癸丑詔光世遣赴行在十二月庚辰贈劉晟宣教師一資恩澤

乙巳武功大夫忠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都督府統制軍馬劉紹

先從福州兵馬鈴轄朱勝非之謫九江也紹先為守臣不知禮勝非憾焉紹先有部曲九千餘人至是棟其壯者隸神武中軍而有

此命右諫議大夫徐俯言比降益鈔指揮應敗販淮浙益之未售者每納錢三千十日不自陳論如益律臣謂律法太峻于

人情有未仍恐天下之人謂陛下為利而不郵乞轉由海道之益埃到州縣日為始寄頓印肆之益埃益主到日為始自是之

後錢未有足者許質益于稅務而寬其期詔各展十日錢未有



足聽商人於官司質當取息三分 武翼大夫江東按撫大使司
水軍統制狄進以所部屯建康當撫使韓世忠節制進聞世忠來
謂其徒曰若分據此軍當相從下海還鄉耳准備使喚李明詣世
忠告進結謀順蕃世忠命水軍統制張崇代將其軍執進屬吏事
聞是日有詔械進赴行在已而權主管都督府公事傅崧卿奏進
自言無反謀乃下大理更以其象隸都督府統制官姚端

以建軍
謀姚端

在三年正月辛酉今併書
之進三年二月甲子行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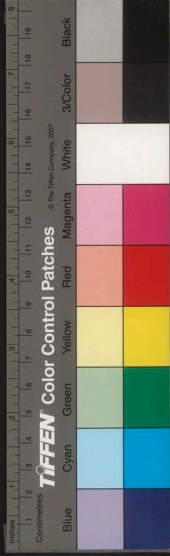
丙午徽猷閣待制都督府叅謀官權主都督府事權知建康府
傅崧卿降二官落職提舉洪州王隆官左奉議郎御史堂主簿克
湖南宣諭施鉅降一官放罷初朝廷以軍興糧乏出官告度牒以

糴於民而有司定直太高無願受者會崧卿出使奏崇德嘉興二
縣能損度牒之直無私價略相當提點浙西刑獄公事施炯保明
如所奏既而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言二縣有朱糴者上以詰崧
卿崧卿言前所奏事蓋以二縣暗增米直使興度牒官價略相當故
民下以為病非謂其及額也工又遣監察御史李霽按問霽遂言
二縣未嘗損直工以崧卿為欺乃有是命 鉅先知嘉興縣坐不
自言故絀而炯以觀望亦降兩官責監遠州市征

崧卿初奏在今
年癸丑

問發卿在八月辛巳命霽作完在十月庚辰今併書之中興聖政
臣由正寺曰御命而使庸皇華之選分外臺之寄使之否減事之
罷行皆得以身達于上寔天子耳目之司也宜激濁揚清彰善癉
惡如鑑之明如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誣慢失職
之誅庸可逭乎太上皇帝獨運剛斷
錮職秩則居是者誰不所戒焉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權



監察御史瓦湖南宣諭代施鉅也 罷三省吏行遣文書牒設明
年四月朔臨慈神御禮房吏以下百二十十有二人增給食錢萬
餘五次犒設銀續二十四百餘 匹兩議者復以為言乃止

丁未以孟夏荐饗太廟于温州是月也光祿祭祠部負外郎神主
神御提點面宗厚言祭不欲數乞用故事權罷時亨禮官援政和
五禮新儀不從於是裕祭孟饗荐新朔祭兼行於一月之間非故
事也 是日盜張成入醴陵縣右從事即知縣事程愿率土兵射
士擊之巡尉曹脩郭建皆為所殺愿中心不死賊赤去後贈修建
各兩官錄其子久之原自愬其事於是亦進二資

戊申端明殿學士新知平江府趙鼎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

康府許過關

詔臧落糴本關子價直之人賞錢五百千許人告慶

隨敘
申明

已酉詔帥臣統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先是李綱為湖廣
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權
酤今日所仰養兵若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
財用拾此可出朱勝非曰權酤自漢李武時因兵興而有上曰行
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旨 詔湖北安撫使
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捕湖寇楊太時太據洞庭有眾數
萬太主誅殺其黨黃誠主謀畫成之下又有周倫楊欽夏誠劉衡
之徒大造車船及海緞船多至數百車舡者置人於前後踏車進



退每舟載兵千餘人又設拍竿長十餘丈上置巨石下作轆轤遇官軍舡近即倒拍竿擊碎之官軍以此輒敗大率軍船如陸戰之陣兵海戰如陸戰之輕兵又倫欽雖各有寨而專倚舟以為強誡衝雖各有舟而專倚寨以為固此其所恃也韓世忠之在湖南也僅便臣朱寔狂招之太平聽命至是昌富以奏乃命趣捕之

庚戌武節大夫果州刺史霍明為江西兵馬副都監

辛亥徽猷閣待制安復鎮撫使陳規陞徽猷閣直學士詔規俟來春赴行在 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上召見特改左承事

郎尋以端朝為秘書省正字

端朝除正字五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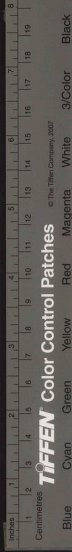
壬子都督有統制官王冠盡追所有官降為承信郎赴神武右軍

自效時諸將之起於郡盜者朝廷盡揀其軍寇兵皆老弱又虛張軍教冒請糧食累年故有是命 尚書吏部郎中晏敦復嘗以事忤呂頤浩者論復治吏而不自白其長又信朝廷批狀而自審於都堂詔送吏部

丙辰權尚書刑部侍郎王侂罷為集英館撰提舉江州太平觀以右司諫劉棻論其于刑名屢有出入又嘗舉汝舟每懷憤恨也

尚書金部員外郎呂廷閔請令文思院造斗秤升尺出賣以助金費私造者抵罪

是月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國家屯軍二十萬月費二百萬緡倘無變通必致坐困進豫方行什一稅法聚以



資敵若王師不出豫計得行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寔圍淮南
 既寔民力自寬二謂逆豫招到淮北上塞及知名賊二十六項所
 以然者彼謂官軍不敢出逆賊能驟來耳宜分為三軍教言取徐
 邳而寔取淮揚聲言趣京師而寔取陳蔡聲言入濱海而寔取青密
 使逆豫聞之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出盧壽直搗宋寔豫必成擒
 矣三慮賊併力南寇今敵帥既行未有要約不若先破豫兵去其
 一助四大軍出所得金帛當明諭將師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
 豪助順者就以為守將俾自為備則兵勢益張如此則不三二年
 中原可定上納之 偽齊劉豫以知東平府李鄴為尚書兵部侍郎
 郎兼權尚書右丞豫傳云是月以鄴權右丞范恭守左丞按偽齊
 錄有什心稅法進北云阜昌四年五月權左丞

范恭阜昌四年癸丑乃紹興三年
 則恭此年未落權字傳蓋誤也
 富可采遷監察御史侏弟也

陽穀令李侏言什一稅法利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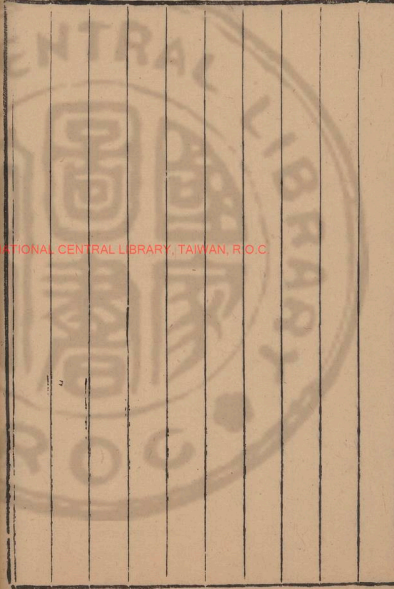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十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
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欺以
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知特未知宮闈潛曰將相則國安豈

可人情不通自願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于朝堂論者謂
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未勝非問居錄云

宰相弼表責之官動遷典禮不容去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
無燕聚之私建炎以來車駕巡行典禮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
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俊同為
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攜勞褊置酒高會必至
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
將會集不已酒酣箕倨以至朝譁喧闐拓擊無復禮儀嗚呼諸將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卷六十一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十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
立威宜與諸將論事又言杜充一向威嚴諸將不敢議事其欺以
此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知特未知呂頤浩曰將相則國安豈

可人情不通自願浩張浚執政始與諸大將共食于朝堂論者謂
諸將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階級之法廢矣未勝非問居錄云

宰相弼表責之官動遷典禮不容去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
無燕聚之私建炎以來車駕巡行典禮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
渡江至臨安有苗劉二賊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為
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攜勞褊置酒高會必至
夜分款狎無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
將會集不已酒酣箕倨以至朝譁喧闐拓擊無復禮儀至呼諸將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第行以凡事之云幾哥
故事志廢識者深惡之

已未尚書工部侍郎韓尚胄移吏部侍郎仍兼工部權吏部侍郎

尚胄兼工部在丁卯
詔兼兵部在庚午

御革新除尚

書比部負外郎蔣璨直秘閣知台州璨之奇從子也時台州守臣

屢以不才罷會璨召對獻議請帥府望郡皆增置通判一員而易

其名為長史少尹論者以為不可行詔以璨在臨川有聲故有是

命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再疏論交結梁師成師成所善古今

書畫最為富有常至璨於門下為辦其真偽遂命格臣僚駁璨兩
議在十一月

庚申執政進呈堂朝所愛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上曰宰

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為務願呂頤浩曰卿可論臨

安守臣宋輝令畫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篇至開講日如

舊右承事郎陳正田試尚書屯田員外郎以其父權任諫官言

京下誤國特錄之也詔湖廣縣令闕官處分提刑司限半月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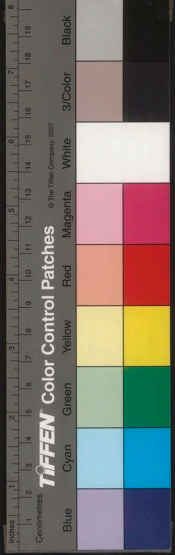
名申吏部差注限日之任自喪亂以來湖廣縣令皆罪廢或有職

攝之論者以為言故有是旨直徽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

霖以營田有緒遷一官為左中奉大夫是日盜陳顛破武平縣

壬戌尚書駕部員外郎李愿請望祭陳嬰公孫杵白于昭安從之

乙丑詔江湖閩浙廣南諸縣官吏曰朕以中原否隔狄難歲茲延



省治兵久淹江表惟是六師供億調度之繁加以盜賊干戈謀乘
之苦擾吾郡邑害及生靈終夜以思當食而嘆雖詔書寬恤赦令
蠲除以時而下尚慮奉行之吏便文自營徒掛牆壁使吾惻怛哀
矜之意不能下究而元元之民靡獲沾其寔惠朕其怒之肆簡忠
信之使分路循行遠諸郡縣檢察詔令平反刑獄觀風問俗宣布
德意付之以親扎之歷使舉按必書以稽其殿最丁寧告戒躬臨
遣之惟爾在官小大之臣斯亦知朕志矣其相率屬各公乃心勤乃
職毋荒失朕命務安吾民凡使者之所上聞朕將即其功罪示以
勤懲隨其情修加以誅賞爾乃狃于習俗行或不良時冒吾禁其
洗心易慮務自悔革勿蹈大刑朕言必行惟明聽之勿忽 左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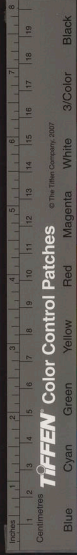
郎秦虞漫為秘書省校書郎先是漫與沈長卿石公揆同召試上
諭輔臣以長卿策三尚懷明附呂頤浩曰惟漫答所問長卿乃于
題外別叙四事皆是自外准脩公揆文詞荒畧不可與選乃詔長
卿已為李綱所辟令赴任公揆別與差遣漫奕子奕錢塘人工部侍郎公揆
會稽人也長卿見中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言臣竊見陛下憂勤

庶政日昃不食臣嘗深思致治之要不過擇人欲無遺才不若素
察陛下垂意黎庶不為不切而近郡之守或一歲之間乃至數易
選擇在廷之臣按察諸路猶或失之至于改命皆以見在人材寡少
故也若稍脩堂者寺監之缺悉召天下之材聚之朝廷詳試以考其
能遂觀以究其蘊緩急任使豈憂之人或謂大農之費不可增則



今州縣添差之官豈不食于民力而于此顧惜之乎自古急于人材之代必有搜訪之術今之士大夫雖更數年吏狄盜賊之禍而流落埋晦散在諸路尚多有之其不願後仕者少而困于無津不能自達者多若使諸郡每一季或半年以里居不仕及流寓之人並列姓名爵里以聞則拔籍一覽可以盡知矣詔諸路州軍知所陳開具尚書省度支員外郎胡蒙言方今時尚艱危兵未可戰則理財之政必以經常所入為先若諸路年額上供常平應千租課與夫摘山煮海之利三者畢集費用自足倘用其一而緩其二至于闕乏不得已乃橫斂暴取以盡民必矣朝廷比未措置權貨鹽鈔公私雖已盡利然官兵贍給鑼買犒賞賜予之數悉取于此

其諸路歲財賦至行在者寔數甚微臣愚願詔諸監司官九管下租賦利入拘催趨辦未足頗不許截撥上供其一路一州一縣物料錢帛應輸行在之數有違者限滿委都省刻刷以聞嚴行懲或詔以付諸路漕臣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鹵田三十七頃民史起等四百六十餘家割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姑拘充停戶盡摧其鹽歲為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于上於是守臣直秘閣陸長民言此乃失業細民旋採薪煉土往來無常明州自兵火之後民未復業今又集舟調夫水陸防拒勞苦已甚豈宜更置鹽場重其騷擾都省勘會提舉官建明有利無害令憲司具的確利害中尚書



省母得少有觀望既而提點刑獄公事孫近言象山一縣可以置

場如然請然之未權也知定海縣蓋文淵嘗以為言張守時為要

撫使言小人不曉朝廷之意務在苛刻恐非今日所宜事遂寢至

是卒推行之用孫近言置象山場在三年四月九日文淵建日

日偽齊劉豫召武功郎河南鎮撫司都統制董先至汴京以為大

管府先鋒將此以紹興四年五月七日聞大鈞待罪狀修入先是金房鎮撫使王彥在金

州威散頗著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彥節制商統陝華州彥遣屬官

高士瑰卒諸將以圖商統至紫嶺與先遇官軍敗統制官劉琦戰

死然先以困迫遂棄商州彥以統制官邵隆知州事彥明年二月

先復商州除軍机未知的在何時不知彥因董先為偽齊召去遂乘虛以取商州或先為彥所因而棄城依彥是皆未可知林泉野

記稱彥忌其統制劉琦然先亦困迫乃降志設先歸正在明年正月彥已失商州久矣

丙寅顯謨閣待制江常為給事中詔以常宣和間為侍御史言事

無所畏避故用之後五日諫官徐俯論其賣柔爾輔貪貪墨者聞不可

汚論駁之任命遂寢和安大夫崇州防禦使王繼先主管翰林

醫官局填新初開繼先辭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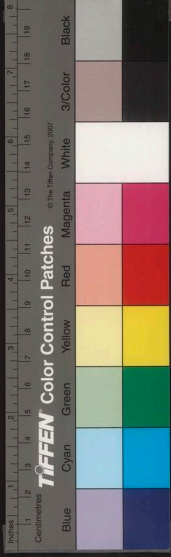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谷瑞卒谷瑞壽昌人嘗為尚書吏部郎中

建炎間請老卒年五十三谷瑞為郎時初得任子恩先官其弟朝

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

戊辰中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點檢魏孝純除名彬州編管先是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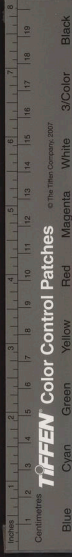
中侍御史黃年幼孝純凶險悖逆御筆送大理治罪孝純其服



必分...
冒請俸賜法寺當追一官勒停呂頤浩進呈特有是命

已已詔太尉韓世忠應得恩數如兩府例上謂輔臣曰世忠有功
宜厚賜予朕非遣中使賜帶笏猴生以籠之矣 尚書左僕射呂
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謂人事天時今皆可為
何者昨自維揚之變兵械十七八九未幾敵分三路入寇江浙兵
散而為盜自陛下專意軍政揀汰其冗修飭器甲今張浚軍三萬
有全裝甲萬副刀鎗弓箭皆備韓世忠軍四萬岳飛軍二萬三千
王瓌軍一萬三千雖不如浚之軍亦皆精銳劉世光軍四萬老弱
頗衆然選之亦可得其半又神武中軍揚沂中後軍巨師古皆不
下萬人而御前忠銳如崔增杲端張守忠等軍亦二萬臣上考太

祖之取天下正兵不過十萬况今有兵十六七萬何憚不為且向
者邵清擾通秦張其叔徽饒李成破江筠范儒為據建劍孔彥舟
馬友曹成等為亂于江湖朝廷枝梧不暇今恙已定又自敵之南
牧莫敢嬰其鋒者近歲張浚獲捷于四明韓世忠挽于鎮江陳心
恭擊於長橋而張榮又大捷于淮甸良田敵貪殘太甚天意殆將
悔禍又敵以中原付之劉豫而豫煩碎不知國体三尺童子知其
不能立回事回可料觀字文虛中密奏雖未可盡信然敵騎連年
不至淮甸必有牽制則天意蓋可見矣今韓世忠已到行在臣願
睿斷早定命世忠張浚與臣等共議決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劉
光世由徐漕以入又於明州苗海舡三百隻令范溫闍臯乘四月



欽定四庫全書

南風北去徑取東萊此數路皆有糧可因不必調民饋運大兵既

集豫必北走所得諸郡就擇土豪為守敵本兵來爭其地則彼出

我入彼入我出擾之數年中原可復況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

原之人忍久而銷磨異時勢必難舉此可為深惜者也闕浩此說

不得其月熊克小歷繫之二月未聞恐誤疏稱歸世忠已到行在

曾是此時二月則世忠尚在湖南不慮云爾也疏又稱後軍陳思恭題傳寫之誤思恭去年九月已死矣

今改作巨師古庶不抵牾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祖宗朝

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

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依祖宗法作

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者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

然後名正言順人但見宣和御筆謂不當然不知祖宗御筆不少

王廣淵在仁宗朝嘗編類成書以為後法乞依故事施行上從之

右宣教郎韓亮特進秩三等以叅知政事孟庾言亮從其父勦除

賊寇備見勤勞故也 礼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强官弱官不足

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以刑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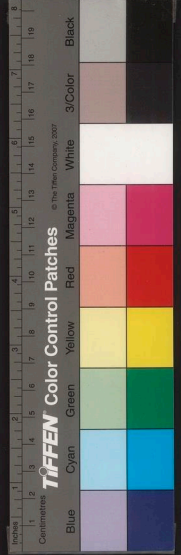
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

罪官按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也故任職者官以為按吏為得

計宜其所在奸吏高權擅勢大作威福臣竊慎之願詔有司立法

應官除名者吏勤傳官衝替者吏放罷官能自按吏則許免矣

察之坐如此則吏强官弱之風寢衰矣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



欽定四庫全書

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舞文為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

以欺上然之其後刑部言吏犯贓私罪已有正法擬所請難行事

遂止刑部議下在明 戶部尚書黃叔款請做在京法應見錄出

臨安諸門者五千以上收其稅匿不自言半沒官半給告者後二

日詔見緣出門毋得過十其收稅勿行

辛未廣東經畧使汪伯彥始受命時度寇謝寶以衆數千攻博羅

縣伯彥遣官兵募土豪與戰各有勝負寶乞就招士民言遠人不

請戰守願從賊請以安人指伯彥以便宣授寶承信郎三賊遂散

小歷云詔伯彥考知廣州未拜會盜數萬使廣東圍城邑即人相率

請伯彥討賊伯彥乃出領師事既而賊亦散去此蓋汪彥撰伯彥

墓碑之詞非其定也今此伯彥自奏治安事修入狀在日歷明年

四月二十八日中興聖政上曰朕嘗思創業中興事殊祖宗創業

之初矣

於國服

壬申上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將來朕撫

師江上朕親周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其車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

世祖起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

雖不足道能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

用兵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如朝廷細事姑待有司知等

當熟講利害朕前日與世忠論至晚膳過時夜思至四更不寢朕

卷六十一



與卿等固有定議昨日批出可更召侍從日輪至都堂給札條對
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呂頌浩等曰謹奉駐訓 吏部侍郎韓尚
胄言今日之勢終當用兵如北錯論之七國以為削亦反不削亦
反金人猶是也維因賜對面奏賊豫盜據中原人心不附宜出不
意遣兵將設行進討教言翠華再幸金陵督賜使過江願賜睿斷
克成大勳時闕浩亦召世忠至都堂論以焚毀劉豫糧料事世忠
曰此乃清野之法不可不行禮部尚書洪拯獨言國勢強則戰將
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
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定如唐肅宗之在闕中光武之在河內也
又逆者諸將雖有邀擊小勝未見雷合電發以取大捷又江浙農

耕未盡復淮甸鹽筴未盡通平日廩給尚艱緩急將何以濟又千
里餽糧士有飢色今使千里出戰則彼逸我勞凡此皆可以言守
未可以言戰也擬歸語家人曰吾知迎合可取高位然豈以一身
之故誤國事耶 中興聖政臣直等曰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
危事也有時而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大康
能以中興於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矣武非兵不
能以中興於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因家艱難之初敵擊
而奪敵師之氣敵肯為前日之和哉暨金亮渝盟諸將挫其銳得
我淮上非諸將角敵戰之勝太上決親征之策致彼寇徒自相殘
治無有不承兵者 治無有不承兵者
斯誠不易之論 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宋輝言本府酒稅課利

乞依揚州例權免分撥諸司應副本府支使竣移蹕日如舊從之
詔吉州權貨務見責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淮浙例



癸酉尚書右司員外郎曾統為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唐輝守左
司諫 尚書戶部郎中王衍充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

甲戌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守太常少卿 右司諫劉棻充集英殿

修撰知台州 江浙荆湖廣南福建都轉運使張公濟言諸州

軍財賦出入並許取索點檢如上供錢不足乞以轉運使移用錢

依條限補解如漕司別作名目支用者許行按劾從之 詔淮浙

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

年九月甲申以後文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

黃叔傲請也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輸貼納錢至

是後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 命潭岳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

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將自邵入

衡以趨江西而韓世忠所苗提舉官董政親兵才數百人勢不足

以彈壓即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保率

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掠衡山泊茱萸

市綱自統制官韓京屯茶陵以扼賊而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

諒不虞其至遂出降至是以聞詔綱精如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

軍此並據綱行狀不得其日按史綱以十 郎知醴陵賧張覲屬吏權攝官以漸易置賧吏稍戢綱延見長老

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湏為言乃撤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

以軍法從事應日前科湏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曠



降漬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于邵陽自是湖南境內清矣為
盜者悉平惟湖寇楊太據洞庭文榜指斥言詞不遜綱命統領官
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湖南無水軍綱乃拘
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彈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
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萬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
綱節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時統以故事任子不除
臺職又與隸官徐俯連姻為言詔統元祐石刻名臣之手特賜進
士出身統乃受命 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
民如陝西弓箭手法 故正議大夫唐恪贈觀文殿學士以其子

璟言恪在圍城中不獲伸迎奉二聖之謀乃飲藥而死故也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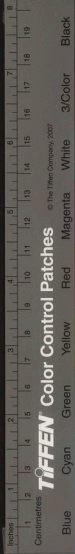
舍人胡松年奏恪輔政無狀陛下謂其累經赦宥特與復職臣不
敢輕議若曰嘉其死節願詔有司詳考寔狀命遂寢

王明清揮犀錄
謂以松年
所奏為張激已辦之見
建炎元年二月癸未注

丙子尚書考功員外郎朱異兼權監察御史充浙西宣諭代曾統
行異相廬人也 右承務郎任申先守尚書考功員外郎

戊寅聞盜范忠掠龍泉縣中范汝為餘黨也與其徒千餘為盜犯
建州之松溪尉吳某及竇文閣侍制知泉州陳職之妻皆為所殺
至是去而之慶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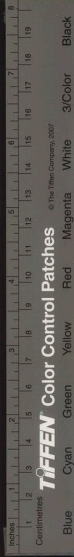
已卯起居舍人方闐充右文殿修撰知衢州從所請也於是脩注



官全闕乃命太常少卿黃 年秘書少監洪炎兼權右諫議大夫
徐俯奏監察御史李霽素無行檢詔霽主管台州崇道觀 右通
直郎新通判温州陳稱直秘閣稱机弟也為韓世忠官屬用世忠
請而命之中書舍人胡松年中秘圖書之府祖宗以來非儒學名況
不在此選稱雖久在軍中管刀恐于職名非所當得乞于等第推
賞外更與董行轉官從之 是日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
臺薛徽言同班入見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牆壁皆為虛
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寔惠守令民之師帥縣令尤親子民奸賍
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
具名以聞平反獄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于歷朕一一行之此非

尋常遣使比也乃詔異改浙東福建蒙浙西大中江東面徽言湖
南而索使廣東西如故其分鎮地分令鎮撫使選清廉疆明官備
歷所部徽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建炎改元已前者並行焚毀
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大過而職事不辦者如漢薛宣守馮翊故事
聽臣兩易其任不理遺闕翌日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面諭丁
寧非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寔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不疑如
有合對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初五使將行上命各賜內帑帛二
百大中等辭上謂大臣曰朕欲出使撫優一切不受饋遺若不賜
予何以養廉耶

辛巳上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衮面對朕戒諭以持法明知



如宣和間開封戶盛章王草可謂條刻呂頤浩曰惟明克允用刑
所先也

壬午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汪藻言自太上皇帝淵聖皇帝及陞
下建炎改元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歷奉朝宰相皆兼史館故書
撮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聞見之寔錄所以脩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
之謂之日歷條而成之謂之寔錄所以脩記言垂一代之典也苟
曠三十年之久無一字之傳何以示末世望許臣編集元符庚辰
至建炎已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脩修日歷官采擇許之
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嘗于經筵面奏乞命史官纂述三
朝日歷會朝廷多事未克行比出守湖而湖州不被寇元符後所

受御筆手詔賞功罰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夔又訪諸故家士

大夫以足之凡六年乃成熊克小歷紹興元年九月初翰林學士

大事類編駐心上納之既而宰執請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音是
除藻知湖州詔領日歷如故按宋所書止藻藻墓誌與日歷不同
蕪藻奏疏亦稱昨于經筵面奏未見施

行則知藻在翰林未嘗得旨也今不取

詔浙江福建諸州造甲

五千副每度牒一為錢百二十予以償三副之直是日皇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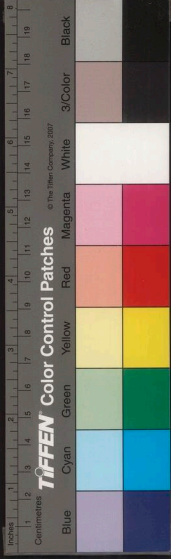
監門衛大將軍忠州防禦使安時因朝奏失其長女詔立賞告捕

癸未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張守言被旨令本州葺修城池按圖記

福州城築於晋太康三年偽閩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

今為民田已久閩土砂磔用石砌甃約費錢七十萬緡未六萬緡

今公私困弊請俟宅年先是右司員外郎張宗臣乞今泉福築築



城以備寇守以為難事遂止宗臣建此議時為大理少卿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薨視朝二日贈觀文

殿學嚴希儒林即叙宣和末棄官為僧至是敏祖母韓氏言於朝

乃復令出任叙出仕在明年六月已亥今併書之時流民在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

輝請常平米賑給從之

是月度賊陳鬪等犯梅州圍其城守臣右承務郎劉安雅命取人

刳草研取其汴投之酒醋歌於民居賊遣人賣牒索金銀鞍馬安

雅遽磔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數百餘多昏迷不省賦疑懼遁去

圍遂解安雅四年六月丙戌歲三年磨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聞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

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所部二千逮捕之母致

滋長如不即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敵捕盜官並重寔典憲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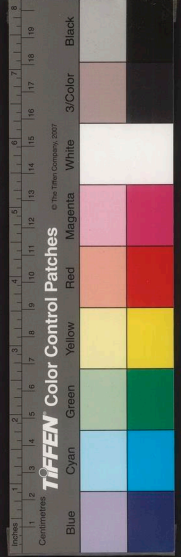
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輒守

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忠初見十

一月戊寅世景除通判在明年正月甲戌初婦人易氏為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

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

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荆南時朝請郎荀敦夫通判府事



城以備寇守以為難事遂止宗臣建此議時為大理少卿

甲申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吳敏薨視朝二日贈觀文

殿學嚴籟儒林即叙宣和末棄官為僧至是敏祖母韓氏言於朝

乃復令出任叙出仕在明年六月已亥今併書之時流民在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

輝請常平米賑給從之

是月度賊陳鬪等犯梅州圍其城守臣右承務郎劉安雅命取人

刳草研取其汴投之酒醋歌於民居賊遣人賣牒索金銀鞍馬安

雅遽磔之盜入民居縱飲死者以數百餘多昏迷不省賦疑懼遁去

圍遂解安雅四年六月丙戌歲三年磨勘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一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二年十有二月丁亥朔詔聞盜范忠竊發令神武前軍左部

統領申世景御前忠銳第六將軍德忠以所部二千逮捕之母致

滋長如不即撲滅其帥守監司及應敵捕盜官並重寔典憲既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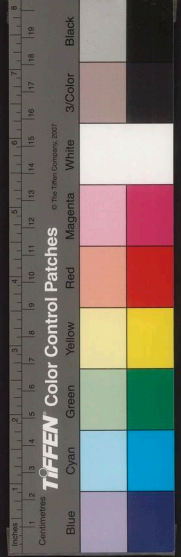
處州復告急乃命忠銳第一將張守忠以精兵二千會之權輒守

臣宋伯友節制賊遂平世景以勞自武功大夫加榮州刺史忠初見十

一月戊寅世景除通判在明年正月甲戌初婦人易氏為亂兵所掠後在劉超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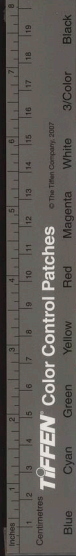
久之從商人張德易嘗見同掠內人頗能言宮禁事遂自稱榮德

帝姬宗室成忠郎士倫送之至荆南時朝請郎荀敦夫通判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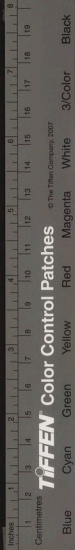
鎮撫使解潛以敦夫女常在宮掖俾驗視之苟氏以為然潛遂遣
官部送至行在過衢州其從者怙貴執辱官吏一郡駭然守臣汪
思溫曰是亦一徐王也上命崇因夫人王氏等驗認果詐遂與赴
大理易呼曰我與主上親同氣何無子足情耶至是大理奏獄成
詔易杖死德黥瓊州士倫敦夫並除名敦夫彭州苟氏千里外
編管臣謹按崇德帝姬道君皇帝長女在東都降曹晟靖康臨金
皇族數云晟元共燕宋公主嫁錫庫國王已死見在大金皇
后後住居住是明易
之妾也今併附此黃州布衣吳仲上書曰臣竊觀陛下有孝
悌之大德而二帝之間不通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風日削國用
之富不饒盜賊之鋒未戢此五者其故何哉臣竊謂今兩國之難
未解崑峙之形已分使者雖數十輩金帛雖數十萬能免偽虜

盜乎此遣使之無益明矣陛下忍小恥太過示小敵太怯視疆場
太輕任藩屏太易寄託非人而土地之產多曠姑息太厚而殺戮
之威不張此五者雖國之急務然有未足為陛下之輕重臣復見
國勢如累卵之危生靈有塗炭之厄臣晚夕為之寒心不識陛下
欲復祖宗之故業乎止欲為東晉之南據乎臣竊謂復祖宗故業
則陛下有萬世垂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
世祚然尚忍土地日削社稷日危亦未必安于百年也說者必曰
朝廷賴偽齊以為藩籬以得金人臣竊為不然外敵之患患在存
足中國之患患在腹心不識偽齊今不為盜能保其子不為盜手
能保其孫不為盜手不識偽齊俟金人既定之後去僭偽之大號



還土地之故疆乎為復割據中原久假而不歸乎若曰臣無代君則武王何為而并天下若曰國可並立則隋高何為而滅叔寶縱便劉豫止欲割據豈不為奸雄開基又况自古南北雌雄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并北者也臣竊開立國之所以重三大學士籠絡天下之英雄今志罷去而劉豫乃為學校以延多士今諸軍士卒皆河北山東人迨來如劉世光軍中一月之糧或聞其半各懷去心而豫大張形勢廣示富饒者刑薄欽彼思卿之人聞此豈不動心南北往來商賈如織厚增其利售我物貨闕市無征車馬無禁朝廷事無巨細往往皆期而知此無它從商賈之便者然也誘陛下之英賢則謀謀可得而策誘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

知矣凡此三者患有離心則陛下國勢日以危孤臣又聞金會兵志趨陝西志在吞蜀萬一不幸蜀有變動彼將順流而下求陸並進則陛下豈可復有乘桴之行乎偽孽有實無聲若即代之如權枯拉朽爾不亟平之非特為子孫患臣恐為陛下憂也臣觀東南之地本非常王之都歷考古今未有卜世之久者况吳越之地形勢尤薄萬一未復神京而建康古都亦可暫鑿與無久居于海隅也臣觀古帝王之興兵權未嘗重假於人今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多臣竊憂之願陛下簡治甲兵躬行天罰若猶豫不斷令人得蜀必復立借偽割據成國陛下土地止有東南因循苟安遂成大禍願陛下以歸命侯長城公之言為戒也臣又見近日沿邊



州軍多用武臣為守或起於卒伍或招於賊徒毒心不改謀逆猶存近置安撫大使正如唐之節鎮文臣為之則不知兵者有為謀臣為之則貪污寡謀者有為諂有寇至皆是提重兵以自衛臣嘗觀周以同姓之親而昌唐任異姓之權而亡為陛下計若莫以邊之郡十州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且耕且戰足為屏翰金枝王葉布在四方足以伐敵國之謀絕亂臣之望臣前嘗願陛下伐齊者策之上也不得已而建諸侯者策之次也捨此二者復有秘策當俟對天願而後面陳非紙筆得以盡也臣竊見陛下食其與唐儉為死間事與今日頗相契合陛下以臣言可采臣竊為食其唐儉出使偽齊謀說將定陛下興師從而伐之臣雖建昌

鑊之烹猶生之年也臣竊自料臣死有三陛下怒臣狂愚之言而殺之通衢臣亦死陛下用臣狂愚之言而遣之死間臣亦死陛下不聽臣言它日或如王蠋自經於木枝臣亦死有此三者必死之道臣願為罪宋之鬼不忍為異國羈縻之民也伸書凡六十餘言其大指如此疏入詔赴都堂審察遂以伸為將仕郎仲補官在十月已卯戊子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平觀辛炳為侍御史趙赴闕

已丑百姓張本杖春送千里外州軍編管坐念詩訛諷及談說本朝國事為戲也

庚寅廣東經畧使言海賊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充經畧司上捉捕盜賊聰為娖有舟數十徒黨數百人往來廣福雷瓊欽高



南恩諸州境上至是愈熾帥臣汪伯彥言已遣官說諭歸業故有

是命尋又官其徒七人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之乃定

明年四月巳酉

其徒七人並補官四年二月戊戌廣東經畧使李履

申自汪觀文招諭柳聰了當日今無餘黨今并附見

李卯尚書祠部員外郎鄭作肅為監察御史直徽獨閣淮西巡

撫使郭偉權知廬壽春鎮撫司公事偉將至廬州上奏言權鎮撫

使王享嘗受偽命欲閉門拒之上命神武後統制巨師古將兵與

偉會而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以忠銳二千潛舟由巢湖以入遂

執亨奏至乃有是命左從事郎王之道特改左宣議郎以和州

鎮撫使趙霖言其保全項濡之功也之道初見建炎三年十月左朝散郎

知江陰軍趙詳之言陛下甄別庶污以示天下然縣之吏猶聞

冒以千典憲今犯贓之人搢紳所不齒赦令所不宥計贓綱緝不

滿十五匹絞其法禁非不重告戒非不明也然未聞立安察官之

法臣乞為法制著於令甲諸監司按察官計部內州縣之教視舉

官法於部內有犯入已贓不因按發因事冒置每一人降一官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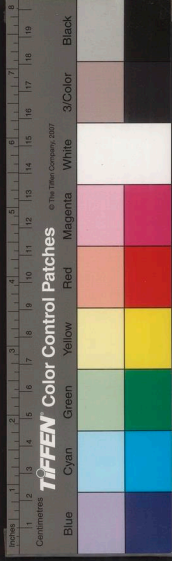
展磨勘三人如等至于貪贓狼籍所犯數多取旨竄黜將見持節

按察之官仰承風旨加意督責必不容貪污之吏叨在部屬而意

慎之風馴可致矣事下刑部詳之又奏乞令經筵官魚講諸上

論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又載一時押閹曲說遂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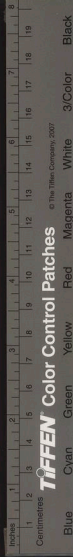
癸巳禮部尚書洪擬請依元祐法魚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



曾統以為未須魚經可止用詞賦上曰古今治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太祖皇帝與趙善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以取天下所勅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諛笑間如國初十節度非普謀六熟能制輔佐太祖可謂社稷功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上因覽韓琦家傳論咸里多依銷金事且聞鄙人以為服飾者甚衆故禁之 親文殿學士知潭州先湖南安撫使李綱罷綱為宣撫使請擇人攝所部守貳理為省考綱是後之又乞所差權官到任其吏部先差下人雖到更不敢上內有

材能之人別行辟置劉棐為右司諫言此乃藩鎮跋扈之漸若久任之將使軍民獨知有綱不知有陛下知有宣司不知有朝廷非國之利非綱之福疏入不報棐又言綱靖康中力主邢侗結餘伊都之議又令姚平仲夜劫敵柙遷炮之禍皆自綱發之不報棐又言綱與吳敏誣上皇欺淵聖謂宣和傳授出于己意寄居福州招納賄賂移文江西增益制書事見七月庚午方命矯制不恤國事章望右諫議大夫徐夫亦奏劾綱至是檢會棐奏以綱提舉京西當福宮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為龍圖閣學士湖南安撫使魚知潭州仍詔綱俟與求至乃罷綱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南制御西北當于鼎澧荆鄂皆竊重兵使與四川羣



又少レ
万更
三金

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裴疏稱耀汝文執政日

州招納賄賂受統制官辛企宗米三百石陞面奏李綱與臣同當福

下嘗論法文畏綱黨終不肯遵奉聖訓當降言論通州歲支鹽

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蔽官

袋而用舊引貨于池州人不取問今歲緣此支鹽僅三萬袋有實

鈔法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祖宗以來它司不敢侵茶

今養兵大費多仰鹽課若將左容縱侵紊非獨妨客販即養兵

費必闕乃詔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

竄夜行在昭安府火燔吏上刑部御史唐及公私室廬甚象

未旦乃減賜神武中右軍忠銳弟將五馬步軍修內司救火差

千人錢各一千令戶部出米二千斛賜民之不能自存者

丙申呂頤浩等上疏待罪上曰朕一夜宮中恐懼不寒而慄應

寬恤賑濟等事卿等可速條具施行乃降親札曰惟天降灾彰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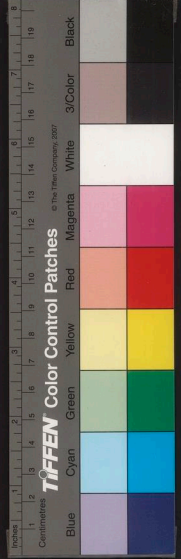
失德當與卿等共思所以謝天譴其勿有請時吏部案牘為火

所焚乃詔應陳乞遷官任子者但有官私印押文字一件可以照

驗即許召保陳乞用侍郎權尚書席益請也以月辛丑大常惺

士趙霈言國家以宋建號用火紀德今駐蹕以來未舉大火之祭

望詔有司舉行從之 詔省浙東沿海制置司時言者以為浙西
沿海制置使仇愈置許浦鎮別無措置但責巡尉分三地而守州
縣官皆可任此事然控扼山東海道尚為不可廢者呂源在浙東
尤為端閑乃詔源俟來春結罷其海舟令明州守臣魚領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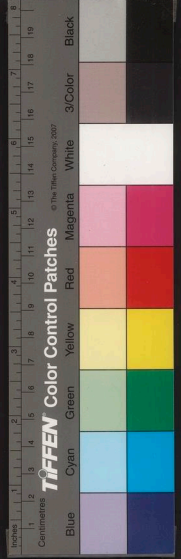
移司定海縣并浙東領之此日丁未降旨

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上面奏俯有合奏稟事不拘早晚及假並許入俯嘗勸上執讀漢元武紀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意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卿之言耳

戊戌詔貽安民皆改造席屋毋得以茅覆蓋行宮皇城周四各徑直苗壘三犬毋得居左宣教即洪興祖為秘書省正字興祖擬兄子也嘗為太常博士以內艱去及是與左承事郎孔端朝左文林郎張炳左從事郎周林四人俱召試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

論謹直切中時病當為第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秘閣修撰提舉亳州明道宮衛仲達卒是日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趙禹始至建康視事時叅知政事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太尉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盜禹為二府素有剛正之風庾世忠皆加礼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通行焉

己亥淮西巡撫使郭偉罷集英殿修撰知江州胡舜陟復徵獻閣待制廬州壽春府鎮撫使兼知廬州朝諭以偉擅執王亨懼共生事故命舜陟守之仍令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暫權廬州舜陟明年三月右朝請郎知徽州孫佑直秘閣知江州兼沿海安徽佑北海



卷之六十一
李綱傳

人也 龍圖閣學士新知潭州沈與求力辭湖南之命且言不習

軍旅必致敗事乃以與求知常州時龍圖閣直學士折彥三質在廣

西即以彥質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仍令李綱俟彥質至乃罷

與求猶稱疾不已遂以本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免謝銜十一月已

已沈與求除知潭州與求乞祠改提舉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與

太平觀按此時李綱未罷克監謀也

若不簡練忍未能以臨大敵望用古今上中下駟之法立為三等

壯勇武藝精熟者為上壯勇可教藝者為中僅能披戴者為下賜

賚請給各視其等如此則上兵得逞不混於不能之間中兵欣羨

亦復勤于訓習下兵執役不增招其額非獨省費亦激勸之道詔

神武諸軍相度後不果行 詔八路轉運使除攝官及應辟人外

其闕並權歸吏部候邊事寧息取旨以本部言員多闕少故也

庚子秘閣修撰知臨安府宋輝罷以殿中侍御史曾統再疏論其

敕火無術罪戾至多又受人內東頭供奉官符輔之請求縱釋私

酷故也仍以輔之送大理寺先是宗子不同寓居餘杭縣輝遣兵

掩捕得其私醞旋又釋之及究治輝自言與輔之不相識益右修職

郎新監管縣令刁離與不同親厚以書為簽言寧海軍節度割

廳公事李勤責出之於是追之二官降勳二官離一官衛衝替仍

扎輝照會輔之三年正月乙亥行遣今并書之輝四詔斬見

兵馬副鈐轄張仲彥于潭州用帥臣李綱奏中彥事已見

十月壬寅



父少レ牙重三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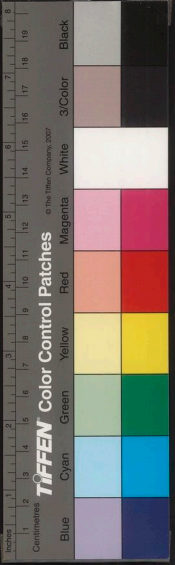
與叅替公事劉子羽主管机宜文字馮康國俱還仍以親兵千人
護送時法原秦祠居蜀浚承制以法原代韓迪言于朝閱四日遂
有是命尋詔浚于國有功夫勞于外令學士院降詔召赴樞筵仍
命學士撰蠟書十通付宣撫副使王似書填賜諸叛將書畧曰昨
宣司叅議劉子羽弄權用事不通人情今已召張浚還朝更命王
似無復嫌隙其早自歸浚聞乞祠不許賜致將括語楊氏編年有
在丁未令學士撰蠟
書在戊申令併書之詔孝綱未罷宣撫司以前刷下二廣錢物
令湖南安撫司取撥應副支用先是綱遣官剗刷廣西平常司
帑藏得錢七十八萬餘緡未十七萬餘斛金銀八千餘兩朝廷以
湖南殘破之後慮乏軍儲故令取撥為月歷有此指揮今以明年
三月四日省都馬會提撥

增入其所刷錢數以明年十二
月廣西提刑董斧共到數附見高書省言諸路寺觀常住田多
荒閒詔僧道能指置種時及稅租無拖欠者並差撥住持是日

上謂大臣曰近引對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時遷謫道
路失教元祐人才皆自仁宗朝涵養燕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
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逸督上供米于江西聞已起三綱則
三十萬之數可集矣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
失職為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若常賦不入

反務橫歛非朕恤民之意也 觀文殿學士知廣州汪伯彥罷右
諫議大夫徐俯言伯彥公議不與衆惡所歸軍民不悅付之方面



必致悞事故伯彥遂罷 右金吾衛上將軍提舉西京崇福宮朱
孝孫卒訃聞增開府儀同三司孝孫淵聖后兄也請康中自節鉞
換授

已酉尚書吏部郎中周隨等元川陝撫諭官與李愿偕行冬進一
官賜白金五百兩仍命願等宣押王氏盧法原赴撫司治事

庚戌孟庾自建康來朝 樞密院計議官李誼與遠小醫當坐漏

泄朝廷机事故也先是誼奏詔往青龍鎮未還有旨召從官至都

臺集議會常州進士李觀國上書及其事輔臣召問謂從誼得之

故有是命此以紹興五年三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春秋以十

議十八日誼方回誼曰時觀國已上書矣集議 詔福建轉運司

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以言者論漕計在以鹽課應副諸郡福州

瀕海之地置司為宜故也時轉運判官徐字以建州殘破不欲居

乃以私書遺呂頤浩言其事頤浩進呈遂兩易恩漕之地焉元降

已見七月辛巳按日歷此日行遣止作臣 徽猷閣待制提舉監

安府洞霄宮季陵知廣州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名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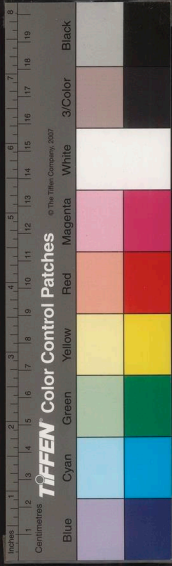
作亂朝廷責帥司收捕陵入境客誘叛人魯衮令以功贖罪不旬

月擒之屬吏請奏功陵曰討賊帥職也惟補衮承信郎充歸善

檢而已

辛亥司封員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

時禁軍教法甚嚴兄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兒占以將迎為急務教



又文上牙聖聖以金

習為虛文望詔中有司中嚴故事每州選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以付諸路帥司右文殿修撰江淮荆浙都督府

叅謀官盧知原充徽猷閣持制知臨安府泗州得偽齊宿州燁

有犯廟諱御名者邊吏審于朝者奏若行退回恐往復稽滯乃命

以黃紙覆之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先

是偽河南尹孟邦雄發永安陵此據熊克小歷鎮撫使翟琮憤不能平思

出奇以擒之知魏州董震亦與偽將先容謀以所部應琮時襄陽

糧之橫不能軍乃引兵而北敵自入中國少熊抗之不意其猛至

橫至汝州城下守將武德大夫彭玘以城降熊克小歷李橫登

不知其進兵月日也日歷載橫提奏云十二月二十五日敗偽齊

于楊石店故繫此日然歷又云橫軍中乏食綱廷所給皆州鐵鹽

梅之數按此當是明年還軍後事此時襄陽乃分鎮地分朝廷未嘗有所給也今不取

初左副元帥宗維在雲中使陝西經畧使薩理千裏五路叛兵與

偽齊四川招撫使劉夔入寇辛炳劾張浚既稱王萬年叛去此特在軍中益誤萬年即王嘉也此時為

拱衛大夫威州刺史宣撫使統領軍馬時秦鳳路副統管吳璘以兵駐和尚原敵懼

不得進欲以奇取蜀乃令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窺仙人關以要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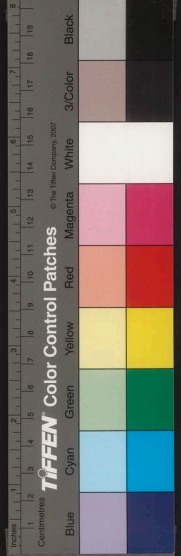
玘別將以遊騎出熙河綴關師古而大軍由商于入寇師古與別

將遇擊薩理千至高州斥堠將望風退走守將邵隆度不能守即

退屯上津日歷三年三月十九日宣撫司奏金人以十二月二十

是月十三日已亥賊金于熙秦今附見此更不別出

壬子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請命郡邑月其禁囚存亡之數給罪



申提刑司歲終較其多寡量行賞罰從之

癸丑左朝奉大夫張鑄追二官勒傳永不與知州差遣鑄守太平州坐軍變故有是命

甲寅叅知政事孟度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落權字言者論淮南多閑田而耕者尚少今安復鎮撫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望做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詔都轉運使移司常州

進士汪大圭張致平伏闕上書論時事三省言靖康初曾因奸臣鼓唱大學諸生伏闕致京城紛擾殺害劫掠甚衆理當懲戒乙卯詔近來未嘗因言責人惟伏闕事不可不戒可令昭安府押歸不貫大圭徽州人致平成都人也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耿延禧復龍圖閣直學士延禧上疏自訟為蔡京徒黨王賓鄧甯所攻故有是命

丙辰慶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邢煥薨于行在上將臨其喪言者以為駐蹕吳越以來持重戒謹所有不出至於肺腑思澤之候豈足以勤乘輿况方春不宜臨弔加賜銀帛二千匹兩以其第閤門

宣贊舍人蓋臣添差浙西兵馬鈐轄令湖州量給葬事後證蔡簡

炳三年十一月追封是日知昂州程昌寓令兵馬副總管杜湛率將吉昌

雪入沅江縣境盡焚賊寨奪舟取糧熊克小巫鼎冠楊么衆至數萬是月詔昂州鎮撫使程昌



富遣兵討之按此時陽州已罷分鎮免所云誤也

是冬度賊謝達犯惠州圍其城守臣左朝奉郎范滌聞賊且至募鄉豪入保子城城外居民悉委以啗賊達縱其徒焚掠獨葺蕪蕪

白鶴故居奠之而去滌遂畫取賊所殺居民首以效級州人怨之此以洪邁夷堅志及明崇初范崇章既修入但邁以為遠陷州城與滌所奏不同恐誤蕪城白鶴故居亦在城外邁不細考耳

初偽齊進士薛第嘗詣金國上書言事金人執之以歸偽齊第至汴京復以醜言許豫欲令繫頸以組與大臣同詣闕下臣子之

雖死猶生或得以全其宗族若夫緩一時之誅忘終身之患他日受擒與妻子磔身東市悔無所及豫大怒欲斬之偽相張孝純救

解得免此據偽齊殊張孝純上本朝書增入不得其年孝純書在五年之秋而又云召第至門不者二年故參酌附此年未

是歲宗室賜名命官者十有八人 大理寺言斷大辟三百二十

四 戶部奏兩浙路主戶一百八十萬三千六百二十四口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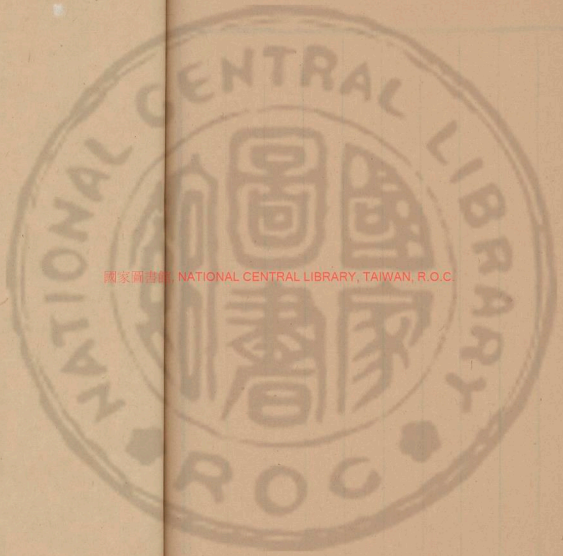
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九客戶三十一萬八千四百四十八口五十

三萬三千六成都府路主戶八十萬八千八百六十一口二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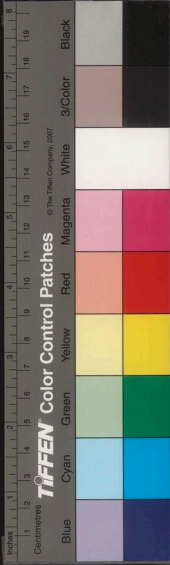
十四萬七千四百一十七客戶三十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八口

十二萬一千六百一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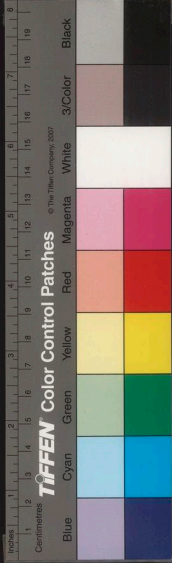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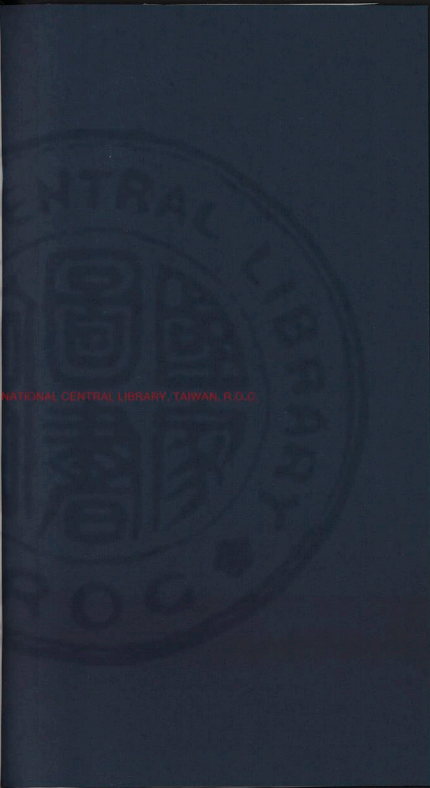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之二

宋李心傳撰

紹興三年歲次癸丑冬十一月十日在臨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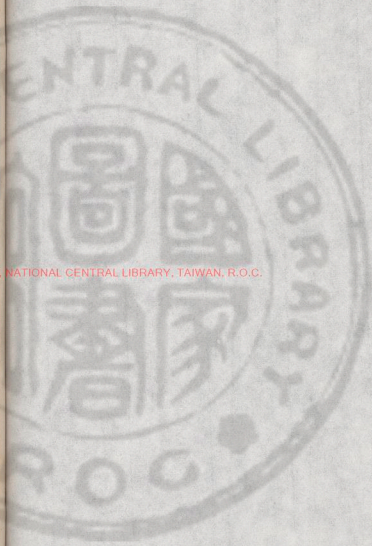
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諫請募新兵以叛進犯紹統

鎮官趙進擊却之宗諫奔潭州是日權河兩鎮撫使翟璠及權

知饒州董振以山寨餘衆入潭州後二日琮入西京偽齊軍至

邦雄方醉卧遂俘其族以歸衆凡小者稱瑄以丁巳朔八日

已未命諸路憲臣魚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毅等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二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

歲次癸丑金太宗夏天會十一年偽齊劉豫阜昌四年

春正月丁巳朔上在臨安

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誘奉新戍兵以叛進犯筠統

鎮官趙進擊却之宗諒奔潭州 是日權河南鎮撫使翟璋及權

知虢州董振以山寨餘衆入潭關後二日琮入西京偽齊帝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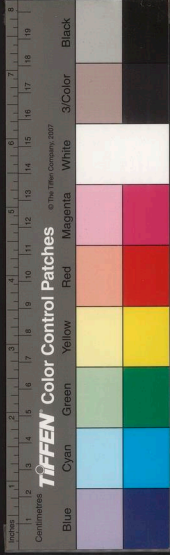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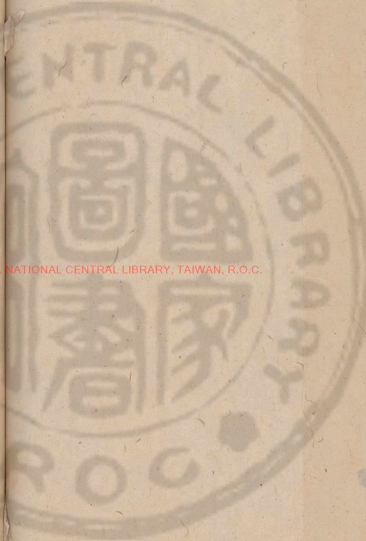
邦雄方醉卧遂俘其族以歸

熊克小盾稱琮以丁巳朔入西京據琮奏乃在初三日今從之

已未命諸路憲臣魚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敖請也

時論者以為自罷提舉官以來諸色田宅所收租課錢物詭冒失

陷虧損國計不知其幾乞姜提刑司根括事下叔敖叔敖請諸路



提刑各給勅兼提舉常平等事許辟差幹辦官一員諸州令主營

官管幹故有是命 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時宣諭官

朱異至婺州而州人言每歲輸羅兩數太重異請損其半戶部曰

令折錢自建炎中詔減婺羅為三萬匹至是計臣乞復崇寧舊

守臣王居正三上章且遣其屬諸都堂白宰執仍手疏五不可以

聞乃詔依已減定之數

王居正事錄免小歷附去平未而日曆無之同朱英奏請附見然戶部所申乃三年

庚申浙西安撫大使司徒制官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孫琦特追

三官坐不察官兵冒請錢糧為安撫大使劉光世所劾也

孫琦恐即建德 應衛兵去為 大理評事山陰石邦哲言近偽徐王李勣偽帝姬

阿易之來遣使送之絳絳于道有以見陛下之親睦既察其詐遂

正典刑又有以見陛下之明斷臣聞漢光武之誅王郎雖或者疑

其為成帝之遺體而猶誅之蓋惡人之惑眾而偽者莫辨也唐代

宗之訪母后嘗曰寧受百欺莫得真蓋懼人之避罪而直者莫至

也李勣阿易之事既已鏐板播告四方尚恐呈族有自金國脫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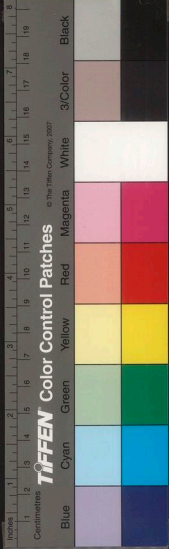
南歸宜令州縣驗定許以推賞不得隱匿庶茂本支詔札部編牒

諸州如其請 是日襄陽鎮撫使李橫破頡順軍降偽齊知軍事

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蘭和後二日敗偽齊兵於長葛縣

辛酉開封府免舉進士張松壽特補池州文學以江東西營撫司

選鋒右軍統制童政言其嘗至辰州招降曹成有勞也



壬戌右諫議大夫徐俯兼侍讀 詔宰執侍從官自二月朔日依

令繫金帶宣和後寇難作持聚金幣以遺敵約和有宰執侍從
許以花犀帶入朝二府正適從官倒適為別蓋權宜之制也至是
以高麗貢使將至乃詔許服帶如舊仍以左藏庫所有假之

癸亥左承直郎大理評事趙公燿為左奉議郎公燿轉對請令諸
處監場具見遞年祖額增虧申嚴賞罰故有是命 度監陳翥圍

潮州不能下是夜拔柵遁去復還江西尋命神武前軍左都統領
申景景以所部二千自闕中往擊之

甲子命尚書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軍錢糧用同督都
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請也時諸軍屯建康者歲用錢穀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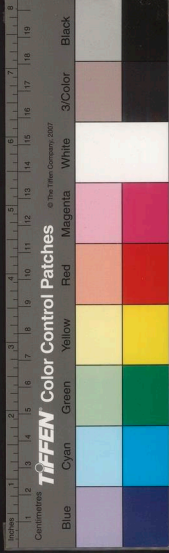
餘萬皆戶部財計故命舜明領之總領名官自此始庾又言應統

大小將帥並聽節制自今軍期及錢糧事並先申督撫毋得妄有
申明庶幾號令齊一庾又言降受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曠通
曉軍務請以為參議官從之翌日庾發行在 右承務郎孟憲誠

特進一官思誠庾子也為督府書寫机宜文字上召對庾又詳而
有是命 詔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以所部屯定海聽聽沿海制

置司節制 尚書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試大理卿 左朝奉大夫
知封州熊大啟為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大啟應詔上書言利害故

就用之既而右諫議大夫徐俯言其不村老謬命遂寢 是日李
橫復昌頤府先一日橫引兵至城下偽齊京西北路安撫使趙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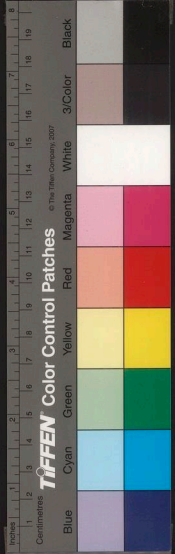


固守橫率將士急攻之至日城陷弼巷戰不勝遂遁去劉豫聞橫
兵至急遣先鋒將董先使拒敵先出京城殺擄數百人奪騎數百
走翟璋軍璋以先為鎮撫司都統制董先事以五月戊
十翟璋所奏修入

乙丑手詔曰廷尉天下之手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
情為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
多務仁平濟以哀矜天高地卑福善禍淫莫逐爾情罰及爾身置
此座右永以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具所平反刑獄以聞三

省歲終鈎考當議殿最中安聖政臣曰正等曰人主有好生惡殺
以小事而陷深文者猶吉內入于机牢也太上皇帝之中興之功出
于仁慈盜賊雖流毒于天下而不能快人心解憤而去蓋不忍人
之政素有以結之也時方艱難既以救吾民于水火而矣幸休息
又忍其墮性命于酷吏之手程心未已勞矣為吏者安忍高下三

尺而傷中和之政乎紹興初宰相欲以大理婦高誼知蘇州太上
皇帝曰大理人命所繫欲官多慘刑少恩誼儒者秦歇平起勿令
補外劉大中宣諭江西兩層擢為諫官已而曰大中西興欲願
多若置之諫官恐州即觀望逆改除秘書少監理唐深遠效如此
集英殿修撰歐陽懋充江淮荆浙都督府秦議官一兩浙轉運副
使梁汝嘉言得劉光世牒鎮江府所撥贍軍苗未近已兩次應副
奉使一行及韓世忠軍兵往還食用令別行科撥三省勘會鎮江
府一郡財賦雖有旨聽取撥助軍緣上謂酒科之類况日收不下
數百千魚本月錢糧既有定數即未審此錢何用有無赤曆已扎
下提刑司取會其苗未係上供之數不合占苗方今行在贍養六
外官兵常恐糧儲不足若不体認急關但巧以名色占破如此難
竭一路糧斛亦無由應副足備乃詔世忠往還所給糧令漕司償



其數餘不行如奉行有違合干官吏並當重行賞責 左宣教郎

趙子偁添差通判湖州 徽猷閣待制何志同卒 是日金人陷

金州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召本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州吳玠

金均房州鎮撫使魚本司同都統制王彥利州路經累使魚知興

元府劉子羽會于興元約金人若以大兵取蜀即三帥相為應援

子羽聞敵至諭彥俾以強弩據險邀之彥習用短兵屢平小盜不

以子羽言介意金州之西有姜子闥乃承平時南枝由子午谷入

金洋之路金鼓言取姜子闥路入漢陰縣故彥頗分兵守之既而

薩里干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境上召漢陰統制官郭進以

三千人乘流夜發遇于沙隈敵捨騎求攻戰數十合敵見官軍少

晡時步騎並進塵埃蔽日進力戰敗死彥曰敵所以疾馳者敵因

吾糧食以入蜀耳即盡焚儲積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川彥退趨

西鄉會浚遣幹办官甄援持子書督彥清野未會彥遂囑西鄉

劉豫以其臣周光為京西安撫使

祕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在江州軍中糧乏江西安撫大使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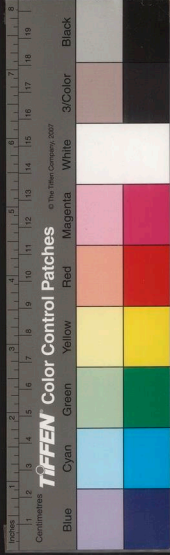
回分其軍之半萬二千屯于河筠州臨江興國軍而命飛以餘軍

即吉州屯駐言于朝丁卯詔飛即以兵赴行在

已巳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講屠益試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中

書舍人兼侍講陳與義試吏部侍郎

庚午詔太宗正司自廣州還行在以嗣濮王仲湜兼判太宗正事



奉漢安懿王神主及諸宗室俱行 言者請宣諭王使所至母得

受理匿名文書從之

辛未入內東頭供奉御器械 進士李康仲特補將往即康仲之母黃氏

康州防禦使帶御器械 堅女也始上名庭堅子相赴行在至荆渚而死黃氏請以其夫已

命未調之官祿康仲上特許之仍三詔餘人毋得援例 朱勝非開

堅豫章人善詩律書法藏韋入館仍無史院又荐修起居注而

蘇轍方秉政以為處堅無行不可建中時國中除吏部郎中亦不

及赴絲其初今上偶喜其字畫相順浩曰荐舉族弟叔敢往登

簡闈終于取書其賜洪炎以贈疾久廢亦降世也當位者即附內

書舍人行詞奉學政授待制有徐待者亦黃世也當位者即附內

巨鄭出入拜大諫又拜四相又拜簽書樞密院事黃氏親族以發

外姻或還官或白身令守治 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

無道餘皆云以庭堅之故也

寧國軍旌節自是以為例 尚書工部員外郎表正功獻渾儀未

式是月壬戌進呈太史局令丁師仁等請折半製造許之初京東渾儀凡

四座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儀在翰林天文院熙寧儀在大史局

元祐儀在合臺每座約重二萬斤此據太史局所申云爾沈括筆

筆謂符所造依倣刻曜時孔挺冕崇斛蘭之法失於簡累天文院

渾儀皇祐中冬官正舒易簡所造乃用店梁令僧一行之法院

皆詳論而失于難用熙寧中予更造渾儀并祔為王壺為銅表

置天文院別設官領之天文院渾儀送朝物法物庫以備講求

括所記與此差城破皆為所索揚州之陷也呂頤浩收得渾儀法

不同今附見 物二事獻諸朝金康渾儀據欽宗史錄云爾而頤浩又奏到至是

折半計用銅八千斤有奇既而卒不就三月十一日詔私數蓋

再遇大札欽亦不合原免先是浙西提舉官夏之文言蓋像一

卷六十二



司專法處不應引用海行條大理知張宗臣權判部侍郎章誼皆
言委得允當於是行下 修武郎都督府親兵前軍統領李通既

受招事見去年九月戊辰數月不解甲至是督府命通以所部屯和州行六

廬江之王象市通為徒中王金所併其下劉德率衆圍舒州都督府申

通以正月十五日被殺故附于此是日雨雹而雷

壬申詔左文林郎方慙許參選慈相廬人深明禮學政種中嘗獻
所著禮記解義遂賜上舍出身至是法當討論權吏部尚書席等

言慙所進解義今行于世與進賦頌直赴殿試者不同故有是命

癸酉初復大火之祭配以閏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南此即趙西師所請

或可移 三省奏准東久闕即臣乞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湯東野知揚州充淮東安撫使右承務郎鍾離濬寧任高

郵縣丞墊知本路利害特遷一官通判揚州仍命神武右軍殺湯

東野兵千人以行賜米六千斛黃金二百兩白金三千兩為養兵

之用武功大夫明州觀察使知揚州史康民改充浙西路馬步軍

副總管以所部屯鎮江先是劉光世不肯渡江朝廷以寇賊既平而

民未歸業田疇不耕者農改復用文臣

乙亥武功大夫袁州防禦使襄陽府郢州鎮撫使李橫為襄陽府

鄧隨郢州鎮撫使兼知襄陽府武義大夫闕門宣贊舍人斬除登

隨州鎮撫使李道依舊知隨州先是朝廷遣成忠侍郎坦持塔賜

二人而道畏橫之強終不拜在承議郎通判襄陽府趙去疾等因



言四州人馬不可分擘且勢分力弱恐誤事机故有是命熊克小
曆于去

年冬末書霍明殺桑仲及李橫投襄陽等州
鎮撫使皆無奉月日且差累錄甚今不取

丁丑中書後省言百官定謚乞惟特恩賜謚者命詞給告餘如故事出敕後之

吏部員外郎王庭秀面對言吏部四選自渡江以米棗贖散失品官到部無考驗止憑保官審是不容無弊竇見朝

廷遣使宣諭諸道欲乞令立式下所屬州縣取責管下見任及官

觀寄居待闕丁憂傳替青降安置編管官除曾任侍從外每員具

夾細脚色家狀五人為保結除名之罪知道考驗請寔籍為三本

一留州一留轉運司一候使人回日送部其在軍下令請將保明

注籍一留軍中一納樞密院一送部三省百司有官及人品吏人

令御史臺取責編類一留所屬一留本臺一納部仍令吏部傍諭

品官將來到部教說於某年某處注籍託本部據籍點磨無差誤

即與判成堂除舉辟亦從本部參照曾寔係籍方許放行差置庶

幾銓曹按文覈寔胥吏不能為奸而偽冒之徒無所容詔本部
其當後不行

武功大夫康州團練使京東山寨統領范溫自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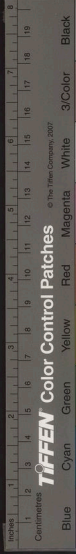
龍鎮以所部赴行在上台對賜金帶衣甲遂以溫為御前忠銳弟

四將溫除忠銳將
在以月乙酉

成寅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請以所送水軍五百人初蓋第六將

許之時中軍纔五千人也

乙卯詔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曆日其責到淨利錢權



貨物

高書工部侍郎賈安宅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先是

右司諫唐煒奏安宅在靖康未嘗欲從莫儔傳敗乃乞休致往明

事見建炎二年三月

受之際葉夢得率湖州寄居官僧往勸王安宅持不可

安宅家居與富人張子琛交結為之占田詔安宅勒往朝恭令分

析安宅自辦甚恚而理終屈呂頤浩疏之令御史臺定奪且命毋

得挾情觀望誣人功罪御史曾統等言安宅不曾與夢得偕行且

交結子琛有定故有是命煒言不已乃降安宅為集英殿修撰奉

祠 詔翰林醫官十二科通以四十三員為額 庚辰用禮官議歲以春秋一仲遣宗室環衛官于法惠寺行禮登

諸陵之禮時庶事草創位牌但以白木黃紙為之紹興未乃改作

此據三十年十一月居廣所奏

辛巳翰林學士蔡攸禮言祖宗時凡節錢臣寮得謝不以文武並納

節別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耆相始令特帶節鉞致仕

弼猶力辭不敢當者久之其後相繼者則曾公亮文彥博也他人

豈可援以為例耶近楊惟忠邢煥致仕不復納節換官恐違舊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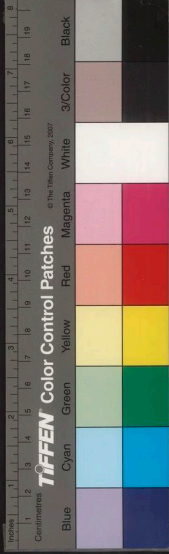
詔三省樞密院討論以聞遂命自今如祖宗典故後不果行

降旨依典

故在 三月 謚陳過庭曰忠肅

壬午起居郎趙思誠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洪炎守中書舍人直

徽猷閣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千四百匹而弱不堪用上命



又久以不取...

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即邕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

百匹為一綱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母得差响丁土丁

其沿路諸軍毋得截留自是歲得千匹雖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

非小補今年二月辛卯李預事可參考詔禁衛神武三衛諸軍御前忠銳字執親

兵並支雪寒錢

甲申命進奏院月以賞功罰罪事錄校付天下復舊典也其後不

果行 詔復郎官番宿之制

乙酉謚聶昌曰榮愍 減民間蠶益錢初祖宗時賣民間蠶益錢和

崇直觀李光敗秩二等初光在建康以軍衣不足借用上供絹至

是下本府責償且令具當職官姓名來上東江安撫大使趙鼎謂

光為大帥直移文有司取而用之誰復故議安可併及它官遂止

以光聞因奏漕司不時應副且迫於軍衣不得不爾釋柄莫若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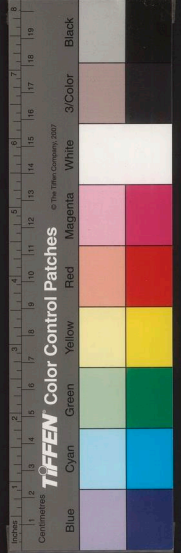
非其罪也无之罪行及臣矣時呂頤浩方怒光故卒抵其罪熊克

載比事于今年二月未且云是月下本府其當職官按旨曆去年

十二月甲寅得旨具當職官姓名今年正月本府奏到克史是故也

克又云始朝廷既怒得為秦乃薄光罪此亦據易行述所云其定

用易奏并行述差誤
今修潤令不抵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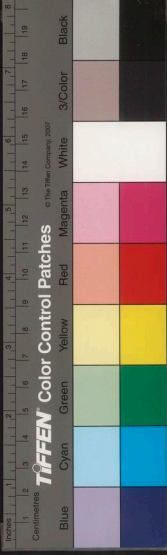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會
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在淹
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生公事負殿高公輔遷擢為監
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
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
如獎則是尚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暨改典選者一切
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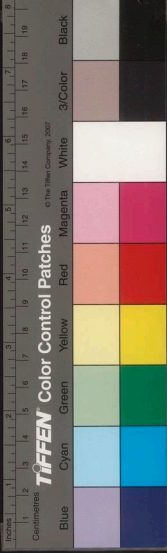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三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府以上嘗領節度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會
至唐而銓法密矣然不盡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出度外故在淹
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生公事負殿高公輔遷擢為監
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乾德四年詔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
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闕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
如獎則是尚或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暨改典選者一切
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



材行可取者許長貳具名以聞從之 龍圖閣直學士汪藻守湖

州周例教羅軍糧於民戶而土居左朝請即通判無為軍類經投

匭訟藻廢格赦令跋扈不臣事下官諭官胡蒙蒙具以聞經坐貶

二秩經言不已停其官經停官在三月已未 詔禁箭鋒往山東犯者抵死

官吏失察流三十里不以原赦

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

說父在故名上謂俯曰魯桓公築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聞乃

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賤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

己丑言者論中軍虛費四事一日冗兵二日虛券三日庸作名目

以收使臣四日招集遊手以充效用大畧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

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後望

詔統兵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員數

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 右承事郎徐端益知漢陽軍瑞

益陽翟人此乃本中之父建炎元年四月先見者自是一人 自分鎮後漢陽未嘗除守

至是始命之 是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蓋權參知政事

權邦彥薨於位上將臨其喪其家辭而止特贈七官為左政奉大

夫輟視朝一日賻銀帛十匹兩邦彥無子有女適右承事郎韓穰

乃詔所得恩賜皆以三分之一給其女邦彥秉政幾年碌碌無

所建明充位而已 庚寅詔以法惠寺為同文館初議以臨安府學館高麗使人言者



奏雖在兵間不可無學且恐為麗人所窺乃改除館以待之既而麗人言至洪州洋內風敗其舟卒不至 知鼎州程昌富遣將攻夏城寨寨據並江東西北各阻陔湖惟西南半面有平地賊設一城壕其外設陷馬坑官軍屯于寨下以守之

辛卯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徐備為翰林學士尚書考功員外郎任申先試監察御史 都督府統制官王進改充江西安撫大使統制官以所部二十自饒州移江西屯駐 初置廣西提舉買馬司於賓州俸賜視監雜司凡買馬事經畧司毋得預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歲錄合二十七萬緡欽州益二百萬斤為買馬賞先是提舉峒丁李棫與帥臣許中有隙坐停官中遣屬官任彥輝代領

其事移司賓州至是邕邑効用蒙賜授匾上書以為賓州去橫山寨十二程道遠不便又益錄價萬公私多弊故良馬不可得上納

其言遂以左朝請大夫新知建昌軍李預提舉廣西買馬仍召見遷官而後遣行預江陰人也 歲授買馬錄在此月甲午蒙賜上書言在幸及除李預在甲辰置司賓州在庚戌撥益在壬子預遷官在三月癸亥分聯書之熊克小府云撥本路上供錢七萬緡為本按日曆所撥乃上供錢七萬緡提刑司封樁錢及韶州歲額內歲庫錢各十萬緡十一月壬申預奏內歲庫封樁錢並無現在乞改撥贍學經制錢十萬計之仍詔通其餘見取粟各計三十一萬應副買馬支用按益二百萬升約計二十四萬緡又有錄十七萬緡實計四十一萬免益誤也

國子監丞蘇良治為尚書都官員外郎良治與呂抗善故願浩用之 是日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過于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



且馳檄台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直秘閣主管機宜文字陳遠猷諸曰敵舉國而未其鋒不可當宣撫既命分守各有守地何苦遠赴萬一不勝悔之無及玠下聽自河池一日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鏡風崩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數千人益以洋州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相遺薩里手撒離唱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唱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未何速耶張同撰吳玠傳誌補遺金帥撒離唱得與其妻妾難坐飯食而仙人閻尼某少畜於是僧志怒於是尼私第曰巴施利厚給已而使尼手書言忠誠所以待已意惟汝可報及容許高爵且喻以全牛喜諾吾謀之往者皆歸於方丈往來不絕撒離唱不疑也於是金人情偽凡至察之事吾樂得之

士幾蜀口用兵錄亦載此事且云至是玠知金將犯全洋云云按史金人以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趨金高而玠以今年二月五日先知今姑附此更須詳考

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新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金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荀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縱所掠婦人還山寨而自蟬溪窟逃出閨背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關鏡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閉關

壬辰起居舍人黃龜年進起居師尚書左司員外郎張綱為起居舍人尚書右司員外郎李興權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吏部員外郎王處秀守左司員外郎劉岑為右司員外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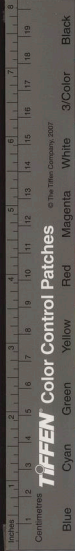


癸巳都司檢詳官奏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志以陳規條畫為主
其江北無牛之地仍用古法以二人拽一鋤凡授田五人為甲別
給萊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志
以歲課多寡為殿最 左通直郎楊揆直秘閣知楚州禁州自殘
破後久不置守樞密院言揆才可用遂除職而命之此可見王明
清所云熱
新秦檜事錮朝已見唐仍令都督府以兵千人授揆之官尋詣蕪
沿淮安撫司公事揆兼沿淮安撫
在此月十末勤傳人謝虎復右朝請大夫
知筠州以奉使之勞也左司諫唐輝奏虎庸繆不方又法當討論
後旬日遂罷其命

甲午降授武功郎樞密院聽候使喚耿進特送處州蕭管統是韓

世忠奏進有及謀下大理法寺當進對其徒有下海歸鄉語比私
罪徒追一官罰金使臣李明聽聞不審誤告世忠當死罪杖世忠
上疏言無以懲後遂遷明一官而絀進世忠奏進反事見
二年十月己巳

丙申乾化縣土兵作亂先是關門祇候劉瑾以禦寇之勞就知縣
事瑾日縱土兵剽掠人甚苦之會瑾改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安撫
大使司以右承事郎黃象先為代象先與瑾不協每截抑之是日
象先出郊飲酒土兵有盜民園蔬者象先統以屬吏其徒篋取以
去象先怒後八日家遣土豪鄧容等以兵掩土兵寨盡殺其奴等
其居而去時岳飛討虔寇朝廷命瑾以所部六百人為鄉導在虔
吉聞守臣候也虔以象先屬吏言于朝象先坐罷去



文少

丁酉饒風閣陷兵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

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王彥奔達州吳玠功績長云爾彥潰兵破通明惟劉吳源奏議及之蓋他

書無有也

戊戌詔要郡次要郡守臣帶兵馬鈐轄路都監者並罷以言者論

虛文無補也

已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為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鬻買為皆

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以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

上日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惠當先及下彼蘇法雖立法

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 是日撤離喝入興元府營司

劉子羽焚其城而遁初饒風閣陷子羽與吳玠謹守定軍山玠憚

之遂西子羽亦退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糲糲至取

草木牙藥食之遺价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時玠在興州

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

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

于三泉敵虜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耐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

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矣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

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金人所

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居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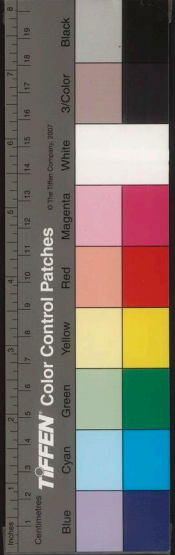
取間道則吾勢日蹙大事去矣今經畧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遠

出敵後囊斜山谷如行胤兒敵見玠造出其後謂將用奇謀伏邀



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擬險邀擊可使遁走此所謂善敗者不
 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技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凡十六
 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是軍勢復
 振張同待詔補道曰劉子羽自漢中西適謂忠烈曰今漢中失守
 公不若與子羽同至開州調兵以出破之未晚忠烈不從則又
 曰以羽書邀伏約入共兵按子羽留珍當是其守蜀口耳非欲同
 趨關中也不然子羽朝為留三衆耶緒書毀子羽大甚今不取
 唐子詒伯宗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今學士院擬二十八
 字進入自擇瓊字以名之吏部員外郎權監察御史江南東
 西路宣諭劉大中言昨岳飛提兵洪州頗有紀律人情恃以為安
 業今盜賊未息而飛既去則民不安農務失時欲望速賜選兵前
 來免致盜賊滋蔓詔以湖南安撫司統制官韓京為江西安撫大

使司統制官將所部千五百人自衛州移吉州屯駐 詔官兵所
 過州縣並具人數及所敷錢米與支用定數中尚書省尋命官軍
 軍所過毋得調失此月皆用江東西宣諭劉大中奏也 左廸功
 郎梅汝能為進武校尉汝能初以注列子授官法當審量用權州
 徒縣日嘗有捕盜功而改命 詔三省都錄事自今不許赴御史
 臺故事通直昭以上遷官皆赴臺謝惟兩省侍從官則否至是御
 史臺令省史皆謝而朝請大夫中書門下省都錄事魏彥弼等
 言舊例無之但文案散失不見故事遂有是旨蓋呂頤浩開陳
 欲以抑御史也其後頤浩去位卒改之九月丙子 衛改
 辛丑詔天章閣神御二十五位旦望節序帝后生忌辰依舊逐位



排設內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言
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呂頤浩曰陛下奉
先盡祀而仁思及于微物天下幸甚 詔廣東諸郡盜賊所過
掠之家捐其稅用中書舍人趙思誠請也

壬寅宗室瓊為貴州防禦使

此據當時
訛詞所書

癸卯樞密院言自來軍賞轉峇禁軍副都頭麻軍副指揮使以上
給降宣命禁軍十將以下三衛給帖今統兵去處既許軍前給
補轉資級欲並中朝廷改給付身方行支破請受從之

甲辰詔諸州經提錢並委通判拘收用浙東提點刑獄公事孫近
請也舊委守臣椿管而常為侵占移用至是始革之

乙巳奏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謝克家知泉州 詔諸路

漕司移用錢每季具支使科名申戶部本部察其違法之甚者按
劾以聞仍令諸州季具漕司取撥之數申戶部用議者請也 是

日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于伊陽初蓋邦雄既為鎮

撫使翟璋所執而邦雄之亮梁進者復為劉豫守襲踪所高治鳳

牛山寨璋設伏擊之盡殪吉端辰人也 梁進事不得其日 按史

邦傑於伊陽故擊此言七月庚
申捕武功即闕門宣贊舍人

丁未知成都府王似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使之命先是宣撫處

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
功于蜀不應一旦以似加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相



聞浚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意平江時常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與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日丙戌知興元王似為宣副十二月甲辰又除知夔州盧法原成都續記似二月四日自成都移興元六月遷成都十二月遷臨邛直再任今年二月始為宣副張深代似知成都五月到任蓋道阻除命不時並故似二月始聞命子羽為宣判見于常帝同幼凱而浚子羽行狀奏誌皆不書惟宣撫司業情中有之今撮取附見

庚賊周十隆率衆犯循梅汀州已固詔統制官趙祥韓京申世景王進合兵捕之

庚戌襄陽鎮撫使李橫為神武左副軍統制京西招撫使初橫既

進兵偽齊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添差鄭州兵馬鈐轄牛阜武德

大夫知汝州彭玘各以所部兵與橫會橫以便宜命率為蔡州

鎮撫使玘知汝州言於朝故有是命仍賜橫武翼郎以下告三百

遂以舉為左武大夫安州觀察使賜橫空名告在此月橫又言臣

已起兵撫定寇復神京請命重兵宿將進屯淮西按兵勿動以揚

聲援詔同都督江淮荆湖諸軍事孟使淮東宣撫使劉先世江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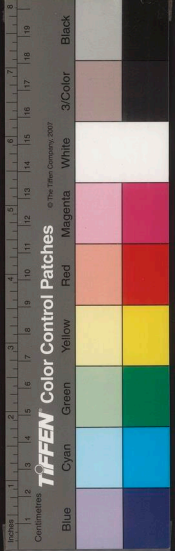
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徽猷閣待制廬壽鎮撫使兼知庸州胡舜

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時論者以為鎮撫

兵皆烏合之徒其帥守與夫僚屬率多肆貪殘之風成無子之

德故民之復業者少宜稍選沿江諸郡長民之官責以勞勩勸相

之任於是淮東已復置帥臣故改命舜陟初集英殿修撰葉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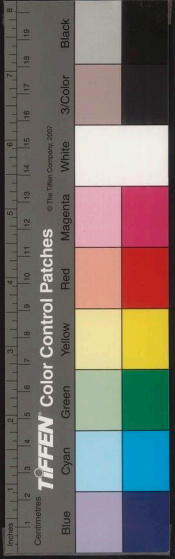
知池州募官兵得三十人號曰敢勇分為五軍然所募多烏合不
 逞之徒煥不能制是日左軍反右軍援甲將應之兵馬都監華旺
 大呼令釋甲左軍以諸軍不相應遂焚天主樓而遁撤池州統制
 官王進以所部追擊殺兵過江而潰事聞上謂大臣曰此事雖由
 小人喜亂亦守臣馭之失宜呂頤浩曰請先抽出過敢勇具分汰
 其餘曩乃議守臣之罪於是煥坐落職奉祀事聞在三月戊午煥奉職在六月甲申
 劉忠餘黨犯分寧武寧二縣江西大帥司遣統領官武經郎高適
 修武郎司全合兵討平之後各遷一官十一月戊子
 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兼侍講席益參知州事新除翰林
 學士兼侍讀徐俯為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

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壬子降授右朝散郎提舉浙東茶茝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
 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劊拘籍其
 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或特
 伏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

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表上曰
 以察其材能 翰林學士蔡宏禮兼侍讀給事中胡松年兼侍讀

集英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禮部侍郎修撰邵溥並後
 徽猷閣侍制倅建德人宣和未嘗為給事中坐王黼黨廢至是始
 復之 直秘閣提舉江州太平觀馬咸台對請申嚴鞠獄於未狀



外別求它罪之禁頌之中外上納其言遂以咸試大理卿 右中

散大夫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錢

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來吳左司諫唐焯論康國拋糶民戶米麥

踰年不償故有是命 江王明清樺慶後錄云韓橫叔夏為司諫奉使

事入謁中書康國自謂散歷已久率多傲忽既詣省候于廊廡以

待朝退一綠衣少年已先在馬天尚未辦事既詣省候于廊廡以

也貌慢之儼然坐胡床雙展兩足於火踏子上日視雲霄久之

始問曰足下前任何處綠衣曰自脫州縣時方事之湖外方以獻

利害得審察之命脫州縣者未易遷于要除堂吏過與之揮康國

之際隨扈授官乍脫州縣者未易遷于要除堂吏過與之揮康國

且詭于綠衣曰比某中奉也某在此黨非諸公調獲亦焉能久矣

耶詰未終丞相下馬道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

驚得音有所問未及接見吏引綠衣以登田首指康國始知為諫官

彈其結交堂史臣所目親而罷洪邁堅約而志約與初韓叔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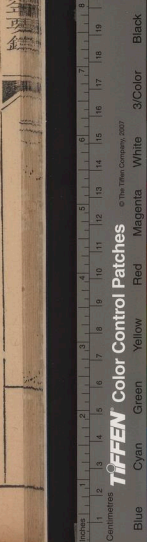
以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歸有旨令詣都堂以職事白宰相韓叔夏

草創官府儀尚範疎畧兩浙則潘徐大夫者素以簡倨稱先在客

曰自湖外來徐曰今日羞遣不願者久之乃問曰君從甚愛至此韓答

馬朝退有省吏過廡下徐見之拱而揖曰前日指揮某事已即時

奏所成吏避而丞相下馬道直省吏致意康國曰適以韓司諫奉使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卷之六十五

起庶為參謀官使詣巴州措置梁洋一帶庶至邑急散榜梁洋境上招其軍民不數日遠近來會巴之壯境即米倉山下視興元出兵之孔道始敵破金商無所得已失望散離唱至金牛鎮不見兵疑有伏自以深入恐無歸路又聞庶在巴州吳玠陽為軍書會探將欲斷敵歸路敵還得之懼會野士所掠食

少畫乃引兵還興元 詔劉光世韓世忠起行在奏事以將易鎮也

乙卯劉光世遣統制官鄭瓊等以為人在泗州為李橫聲援偽齊劉豫奏偽太后翟氏于東平是月豫開子貢舉得進士羅議以下四十八人誘海州人也

三月丙辰朔禮部尚書洪擬兼權吏部尚書

丁巳浙西提舉茶鹽公事夏之文言去歲賣鹽增鈔錢五十萬餘緡所煎鹽增八百七十餘萬斤詔之文與其屬官皆還官

戊午賜貴州防禦使印 初浙西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劉光世

言本軍月費錢二十七萬緡朝廷及漕司纔慮副十六萬七千有奇雖有取撥鎮江一郡財賦之名而兵火之後所入微細盡撥

歸漕司祇乞貼數應副都省浙西提判司具到鎮江酒稅課利日賦以紹興元年計之總為一百餘萬貫石匹兩兼未府水陸要

衝商賈輻湊若諸色稅課悉歸公上則比之前日不無僧羨乃如光世所奏財賦並令漕司拘收酒稅今兩通判揭置 遣入內東

卷之六十五

卷之六十五

十一



頭供奉官廖思殿祇候趙愿往京西勞李橫軍 詔兩浙籍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絳州戶部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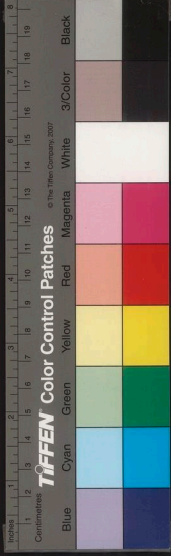
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舉一郡有三四十人貪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卹者計添外差餘並禁止若以貞多闕少自當稍清入仕之門以息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申尚書省中書舍人洪炎兼權直學士院初炎因朔日轉對言趙姓出於少昊而原廟之祀止及於黃帝黃帝子孫蕃衍盛大王天下者蓋非一姓獨少昊及太祖開基以來未有顯者望命諸儒討論一正禮典以盡尊祖之義事下禮部後不行炎章疏以辛酉降出今併附此

庚申武義大夫關門宣贊舍人知隨州李道領榮州團練使以樞密院言道能察軍情不受鎮撫之命理宜褒賞故也

初命神武後軍統制兼都督府都統制巨師古以所部萬人屯楊州壬戌孟庾奏留之不許 名湖州唐太子太師顏真卿廟曰忠烈用守臣汪藻請也 名布衣蘇庠赴行在岸丹陽人也父取元

祐中為太府卿庠少能詩不事科舉徐俯薦其賢於上令赴都堂審察固辭乃命鎮江以禮敦遣赴行在岸喪明不至 淮西安撫

使胡舜陟至廬州時潰卒王金全王全初見孫境上督府檄招之全正月辛未拒不從聞舜陟入境遂與其從束降詔以全為承信郎擇其少壯之士五百人隸淮西軍籍王金全以是月戊寅補官前郡將王亨籍官適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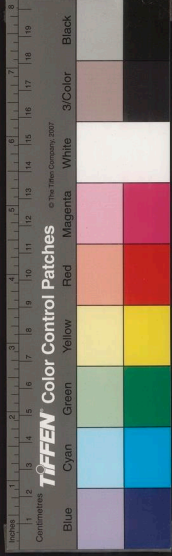
民者士慮數萬緡舜陟堯錫之享又托名瞻軍令市販輸金物物
苛歛民擾且怨行旅幾絕陟堯罷之流民稍稍自歸舜陟發蠶蠶
民俾濟農事俾秋登乃償倉歲大穰所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癸亥詔前降鎮撫司差官按察郡縣拍擇並罷以殿中侍御史曾
統言分鎮之地平時既無監司按察而一旦遽加繩削則將不可
勝誅乞俟戎馬既平定更選膺使布宣德意故有是命 詔權貨
物都茶場除提領官并左右司外其餘官司並非所謀毋得勾喚

吏人及取索文字以提轄官張統言本務係朝廷庫務依法不隸
省寺故也於是權貨事戶部不得預日曆無此職官今以今年十
月壬辰戶部勘當狀修入以

見常同論益
法事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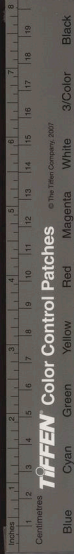
甲子家政殿學去江西安撫大使知洪州李曰落職提舉江州太
平觀回老而慢其下多縱弛帥師屯兵數萬皆招收清賊既無所
憚又軍餉不足姿其所為郡民夜不解衣惟恐生變宣諭官劉大
中至江西奏回專權廢法且縱其子右宣教郎濛預政受金及多
辟親黨攝官凡二十餘事朝廷初疑太多再下大中審實大中言
十中之一二事耳事有大于此者於是江西轉運副使吳革韓琦
並罷而濛勒停回素與呂順浩不諧由是不復而卒 靖明殿學
士知建康府趙鼎為江西安撫大使薰知洪州鼎過信州舉人汪
洋方志學之歲裁書謁鼎鼎喜遂偕行洋玉山人也 京西招
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復東京是日以其文表上畧曰偽齊僭號



自速剪平國暹中興王師已進西歷淮泗東接海沂騎駟交馳羽
書疊至我則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伏羲以行乘
時而動又曰金商之兵出其先荆湖之師繼其後若能納款則仍
舊貫執迷不悟則後悔難追朝建嘉之後五日詔橫自武功大夫
袁州防禦使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餘賜烏羅
之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為蓋繇昨嘗推息一二童
子欲求試者雲集此雖善事然可以知人好惡不可不謹也直
秘閣知江州兼至管沿江安撫司公事孫佑言本州對岸自舒州
至蕪黃數十里間盡為荒榛既非所統稍有動息別無斥堠甚非
控守之計請蕪黃二州軍期控守事務並從本司措置從之仍詔
大事聽江西帥司處置寇賊令湖北帥司應援其岳州係長江上
流緊要控扼之地守臣亦令帶沿江安撫俟盜賊寧息如舊丁知
省沿江三大師官屬員詔自今臣僚上殿毋得輒輪私事及有
餽求對單仍申閣門照會時直龍圖閣呂源自浙東使還賜對乞
改正過名為言者所劾故有是命 襄陽鎮撫使兼京西諸撫使
李橫獻金人之俘二十有二詔女真達呼拉等四人處死其渤海
漢兒分隸神武諸軍

己巳徽猷閣侍制知平江府李擢試尚書工部侍郎徽猷閣待制
提舉亳州明道宮黃唐傳試給事中秘閣修撰浙東提點刑獄公



事孫近為秘書少監並限三日赴行在 是日穎昌挾奏至詔李
橫再進邗衛大夫加賜空名告身一百令京西山寨並魏橫節制
劉豫聞橫入穎昌遣使詣左副元帥宗維求援橫等軍本群盜雖
勇而無紀律見敵所遺子女金帛乃縱掠數日置酒高會敵聞而
易之豫遣其將李成以二萬人迎敵金遣左都監宗弼援之敵卒
於京城西北年馳崗橫等軍無甲皆敗走敵亦不敢深逐也穎昌
昌復陷參議官穀城諱世則為賊所執令其臨漢江招橫橫不答
世則遇害

庚午右承事郎陳正彙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正彙堂人瑾長
子也崇寧中上書訟蔡京罪流海島者十餘年上聞其名召見將
用之正彙稱疾求去乃有是命 初大理正劉藻乞借官許用蔭
贖刑部請係朝廷許便宜從事實因功勞先次擬補官之人犯賊
私罪杖非重害者及公罪徒並贖從之

幸未故直徽猷閣知應天府凌唐佐以死事贈徽猷閣待制上命
其從孫閣門祇候宥往穎昌津致其家且賜金五十兩為道器費
先是唐佐妻子皆為劉豫所囚李橫入許始知其狀言于朝遂命
收卹之而道已梗矣 初命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督捕虔寇而
飛言軍無春衣乃出戶部帛萬五千賜之仍令古州摧貨務託賜
錢三萬緡為行軍費於是飛有衆二萬四千餘人詔江西廣東湖
南三漕臣濟其軍食 武德大夫知汝州彭玘為武功大夫高州



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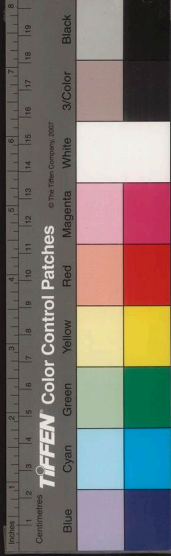
壬申閣門宣贊舍人神武中軍右部統領韓世良帶御器械詔
貴州防禦使瑗育在宮中不可與諸宗室比特給真俸從內東門
司供納

癸酉命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蓋忠厚朝謁昭慈獻
烈皇后攢宮以將再期也左丞務郎通判漳州張揆坐與孔彥
馬友交通下吏計賊抵死以昭慈外親免編配送鄆州收管揆妻
趙氏宗室女有美色彥舟之敗也掠其妻以去至是抵罪東流
令王綱生賊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賊吏甲復黜配矣

甲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處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
閭閻無蕭介自將沉於下僚者望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儉可以
師表吏民者具名未上參以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直
秘閣主管萬壽觀呂抗呂撫並改在外宮觀任便居住以其父順
浩言京祠當奉朝請於班烈問不免與百官相見恐致嫌疑也
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劉子羽具玠王彥銳風崩勦殺金人

丁丑進士閩人武子特補從政郎孟度之使閩中也武子以容從
軍賤奏至是得官江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言近古諸軍不得
互相招收請自今官兵已受宣勅者並於紙背書寫軍號用印以
為照驗詔從其請自今批勘官吏失察者徒二年

初惠州獄囚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為強盜當死司士曹兼管左推



欽定四庫全書

勘公事孟師尹錄問駁正無罪及是上聞之特遷右宣教即知營

道縣既而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師尹遷秩在明年正月

亥月乙左朝奉大夫知藤州侯彭老獻賈益羨銀千萬上批其奏

付三省曰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有

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翌日徐俯又以

為言彭老遂罷彭老延慶凡也詔衢州守臣江思溫追捕事廢

為首之人童寘于法母得張皇拯授先是衢州妖民余五婆居開

化之九里坑傳習魔法新除秘書少監孫近在浙東恐其為變請

命嚴衛州守臣捕治禁止故有是命時江浙州縣溪山深僻之區

更相傳教各有主首願為狹侶之人即輸錢上簿聽其呼率私置

軍器庫起舉事里正恐其累已匿不告官由是其徒轉熾既而近

又言江浙山谷之民平時食肉之曰有數所以易于食菜今者一

粟株連黨與則其衆不可勝治乃命為首者取旨論罪其餘皆釋

之御史曾統亦言開化連接徽嚴二州之間地嶮而僻其人勇悍

喜聞不可不早為之圖望捕為首三人法外行遣自餘徒黨一切

出榜釋其罪戾免致反側坐變從之而亂已作矣統奏在四月庚子今附書之此

為今年五月

總羅事始

戊寅內侍賈翊青監英州宜安鎮鹽稅日下出門親衛大夫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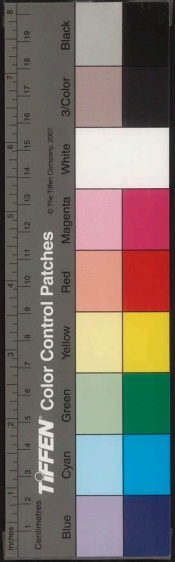
州觀察使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章淵提舉亳州明道宮以湖引

疾有請也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言家無居第乞令昭安府蓋

卷之三

大

世宗本紀卷之三



屋十五間為皇后宅上不許命以官屋假之

辛巳詔浙西安撫大使司徒制軍馬兼知秦州張榮兼知承州王林並以所部聽帥司節制以湯東野有請也

壬午太尉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開府儀同三司光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節帥議遣大將以劉光世兵不練而世忠忠勇故吾見而遣之仍賜世忠廣馬七綱軍士十副激賞銀帛三萬匹而又出錢百萬緡末二十八萬解為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錢糧賜世忠甲在三月甲戌支錢緡在癸未賜倉部郎馬在四月辛卯壬辰遣驛在丙申官孫逸詣平江府常秀鏡信撫州督發軍食直秘閣提舉廣南

市舶宗穎添差都督府參議官右宣教郎通判和州賈直清提

舉淮西茶鹽公事西淮倉為分鎮地至是始命監司言者論軍

屯所至發掘冢墓及借取平民首級之弊詔以付神武諸將宣

撫處置司同統制官楊政率兵入偽地因糧攻討是日至水洛城

與賊遇乃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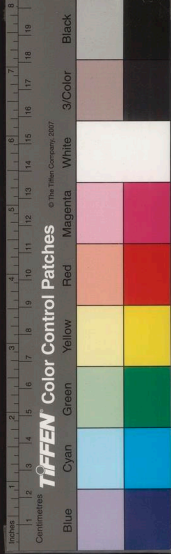
癸未左朝奉大夫提舉建州武夷山冲佑觀故世將復徽猷閣待

制知建康府直徽猷閣知靜江府許中降職一等時中原士大

夫避亂者多在嶺南上數詔有司給其廬祿中言本路諸州賦入

微簿請禁居官毋得居沿邊十三郡見寓止者皆徙之仍毋給其

祿上恩之乃有是命詔今後賊吏依祖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錄



父少レ 万理至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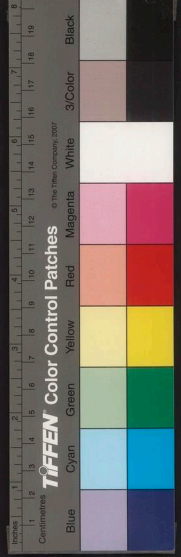
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真有請也 大理正劉藻請諸路徽
崇情犯未圖者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道
官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歸斷者
即上朝廷酌請處斷施行從之

甲申右承議郎新通判温州陳楠直祀閣賜五品服楠為韓世忠
所厚故上名斷而申命之 詔自今進士策問及銓試選人時議

並以七書為題一首既而言者以為文具遂不行 四年二月辛亥
禮部侍郎陳與

義中請不行
令并附此 初江西安撫大使司將官李宗諒燕筠以所部叛
于筠州引兵侵瀏陽諸縣李綱為湖南安撫使遣兵擊降之詔宗
諒筠戮于市其衆分隸諸軍 按宋史
壬午日 轉運判官陳敏識監

南諸州市征以言者論其項在分寧首欲降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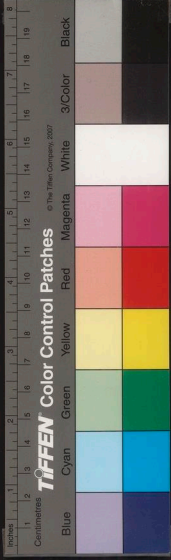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事欲輕騎請行朝奏無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 是日端明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視事鼎言臣本由拙直受知於陛下亦以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逾于此然足食足兵帥司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漕司應副不維屢丐於朝廷而已夢寐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豫買價小不均疊聞於陛下而已至於僚屬所取皆州縣無聞之人郡政所先唯益米聽斷之物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

國家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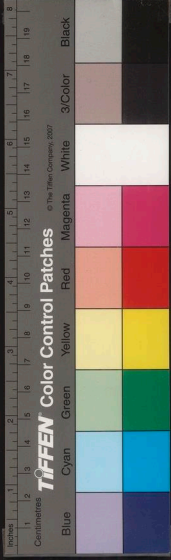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四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夏四月丙戌朔李橫奏已還軍汝州有邊機事欲輕騎請行朝奏無詔俟邊事稍定日赴行在 是日端明殿學士江西安撫大使趙鼎至境上視事鼎言臣本由拙直受知於陛下亦以招怨於人昨蒙陛下除臣知建康外鎮責任之劇無逾于此然足食足兵帥司之事也而臣無生財之長策但以漕司應副不維屢丐於朝廷而已夢寐安集守臣之職也而臣無及民之實利但以豫買價小不均疊聞於陛下而已至於僚屬所取皆州縣無聞之人郡政所先唯益米聽斷之物此皆臣已試之效也何足取哉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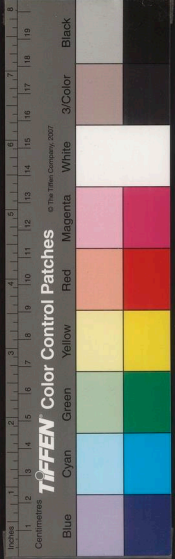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素苦脚疾而江西最號早濕萬一浸加即不能支惟陛下憐臣孤忠除一宮觀詔不許

丁亥直徽猷閣和州無為軍鎮撫使趙霖右宣教郎知無為軍三彥恢並罷先是霖奉詔遣厯陽令尚紳至無為軍宣諭遂按彥恢不法而彥恢亦劾霖姦賊准西安撫使胡舜陟言霖未賊吏之黜今已老病而彥恢年少妄作兩州吏民皆不安居請悉免官治罪從之然議者以霖為鎮撫而彥恢以屬郡按之非也其後獄具霖坐率民出防城錢有司當公罪杖罰金事遂已霖罰金在十月丁亥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知魏州董震為武節大夫貴州刺史權商競陝州鎮撫使用李橫請也震又言敵偽犯蜀臣見調木軍三千人

自豐陽而西絕敵糧道萬一四川將帥不能堅守陝敵姦計思之寒心今山東富庶如昔金人重兵亦不在彼望朝廷乘此機會與師深入可以破偽齊之巢穴兼牽制金人取四川之兵矣時震以貢士覺尚友為幹辦官遣來奏事詔特補文林郎而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橫已還鎮而四川總領財賦趙開遺糧將士飢餓望下湖南北濟師保護置只詔宣撫司應副軍食潛奏在此尚友河南人也江東西宣撫司統制官中衛大夫成州團練使杜珪翊衛大夫昌州團練使劉寶拱衛大夫文州團練使岳起等八人並進遙郡二官先是珪等以平寇功各進二階韓世忠言但得虛名不增廩祿故皆改命尚書左僕射未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



夏去位日曆四月巳丑中書門下省奏朱勝非母楊氏今月二日
官若在二身故丁亥月初二日也蘇亮小曆勝非以七月乙亥起復舊
應半年方起復蘇亮恐誤特詔賻卹如舊禮出殯日令太常即都門
贈祭

戍子上謂大臣曰沈與求庸益前為吏部長貳甚有能聲今乃不
如凡注擬吏率沮難以選賄賂合員多闕少又重以水火盜賊去
失士大夫職者衆償非痛哉吏姦安得注擬無壅可召洪擬等
諭之翌日上又言議雖累歷亦恐失於濡緩益日擬甚用心前此
與求為尚書有所覆實責保待報迂久不決擬曰罷之人以為悅
上曰治吏以法使之畏威乃不敢舞文呂頤浩曰其次莫如猛誠
如聖訓尚書省言浙中去歲大豐近年未始科率今韓世忠移

泗上飛饋餉不繼欲給空名官告勸誘大姓廣蓄之家博糴米五
十萬斛料十五萬斛委江淮等路都轉運使張公濟而浙轉運副
使梁汝嘉措置尋命戶部員外郎徐玘通判臨安府兼權倉部員
外郎邵相偕行公濟等言米直總為二百五十萬緡詔空名官告
內改給銀帛二十七萬緡品搭充糴本其後總糴四十萬斛相宜
興人也遣西郎官在此月中旬品搭銀緡在丙申今聯書之是日百官入朝以近招慈獻烈
皇后天祥權罷舞踏

已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為屯田之
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
奏如世忠議乃蠲三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



文少... 政金

為永業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入免科配徭役 駕部

員外郎韓膺曾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繫之望追法仁祖舊

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罰之雖經赦宥永不收叙上曰此仁

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膺曾弟也

燕免小刑以膺曾為刑部郎中蓋誤 緒事中黃唐傳言承流宣化責在守令今郡守

之任患在不久縣令之選失之太輕乞自朝廷立法自令郡守未

終更非實有故者不得輒請宮觀凡大邑非庶官有顯績及曾經

朝廷陞擢者不許除授以次小邑亦令吏部先選通判以上資序

次選曾任知縣無過犯人既重其選必假之權凡文移自上而下

有不便於民者聽以已見立議中監司郡守即有沮抑程中尚書

者而更大邑有善狀者得選除郡守而小邑有善狀者得選除

通判凡守令治行尤異者並不次擢用庶人思自奮吏稱其職民

安其業不然徒責州縣奉行詔書而望其治效臣未見其可輔臣

進呈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為郡

守郎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注上曰豈在官資崇卑唯在

得人乃詔吏部看詳中省其後權吏部尚書洪擬等言庶官有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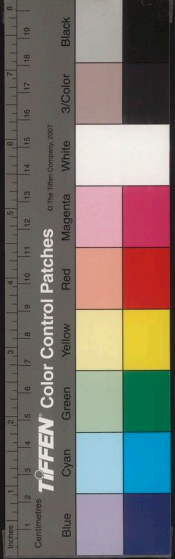
績即無定法其朝廷陞擢之人若非責降無緣却歸部注擬又如

小邑須選嘗歷縣無過人即新改官未歷縣人無可入差遣亦與

舊法相妨議遂寢

吏部看詳在五月初庚午

庚寅歲猷閣直學士安復鎮撫使陳規為顯謨閣直學士知池州



文少... 政金

卷六十四

四

兼沿江安撫使顏守德年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台還入對首乞罷

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遂以右通

直郎鎮撫司幹辦公事韓之美為直祕閣知德安府仍以安復二

郡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規入對在三月癸未能克

調實甚詔神武諸軍將統領官闕依已降旨保明具奏給降敕

劉如直行差填及額外增置當宣典憲以樞密院有請也 右奉

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郭康伯為淮南轉運副使無權進東

提刑瑱復置闕康伯以寓居揚州辭詔勿避日曆康伯除淮漕在

辛卯起寧復武寧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浙西安撫大使

實在此三月甲戌且
附此必有一說

兼知鎮江府劉光世為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屯鎮江時光世與

韓世忠更戍世忠至鎮江城下而姦細入城焚其府庫光世擒而

鞠之皆云世忠所遣於是訐于上江東統制官王德請于光世曰

韓公之來獨與德有隙耳當身往迎見之其下皆不可或請以騎

行德不聽謂入世忠大驚謂德曰公誠烈大夫曩者小嫌各勿介

意因置酒結懽而別韓克小眉庚寅浙西入帥劉光世為江東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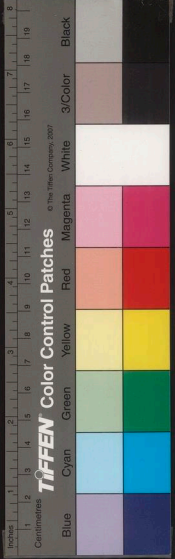
撫使於池州置司世忠已至鎮江而姦細入

池州城時韓倉庫按日屠光世制命即云建康府置司九月方移

未離鎮江而世忠先至城外是日金去興元自金人入

嘉州入城也余從趙姓之遠入梁洋蜀中復大震獻南諸州皆為徙治之計宣撫處置使張浚亦

下令移潼州軍聞之皆憤或取其榜毀之利州路經夏使劉子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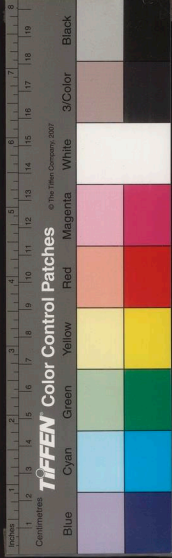
遺遺書為言已在此敵必不南渡乃止薩里干留屯中梁山踰月始自斜谷去與元子羽與吳玠謀以兵還之於武林闕不及斜谷路狹惟可單行故凡所掠獲悉棄之於路玠先小勝三月五日于武林闕而敵棄輜重以去尋其後軍敗之楊武編年謂去與玠於此日張浚奏玠亦云四月九日訓練官杜福遇敵于南羅澤小將浚遣統制官王俊復洋州興元府時新雅兵革軍食益艱浚命取糧於內郡什初丞眉山孫坦當督運請發常平倉以行遂先詣郡而至薩里干既還鳳翔乃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子羽玠子羽畫斬之惟留一人使還曰為我語之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招也玠亦遣薩里干書以天義責之薩里干乃止

壬辰移都督府於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權貨務

都茶場亦移於鎮江時朝廷以韓世忠將出師聽之妙簡僚佐乃以徽猷閣待制知廣州宋伯友為徽猷閣直學士充參謀官直秘閣湖南提點刑獄公事呂祉陞直徽猷閣與直秘閣陳楠並充參議官始世忠之過括倉也伯友符之甚密故薦用之既而世忠不渡淮伯友祉皆改命 浙東宣諭朱異薦在宣教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問卹所右承義郎知龍泉縣

汪汝則左奉議郎知瑞安縣熊彥詩右從事郎知嵎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上曰此所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所松陽人也訛成考是日神武副

軍都統制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蚕
 來有楊徐俯曰暴雨不害蠶麥久則為害矣上色稍和 詔禮官
 重別討論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任郎鄒况上書言其兄浩直
 諫事且乞雪慈后元符之謗前二日上諭輔臣曰此哲宗朝事言
 之母傷手徐俯曰陛下母事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矣
 上曰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倍禮而納正后此本朝盛事俯曰宣仁
 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哲宗少年戒
 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謀孽遂至廢
 后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是日上又以為言遂詔有司更定
 謚號詔曰詔况引對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

呂頤浩曰柄嘗為李綱宏然朝廷要當以其父故前拂用之不然
 則欲陷於綱黨不能自拔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
 聳動四方亦足為國家之光也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洪炎以
 足疾不能朝罷為巖敞閣符制提舉萬壽觀俸賜如舍人例既而
 言者謂巖祿公器人主不得而私若炎文來可用候其疾愈造朝
 再加進擢數日不宜今乃越等而予之祿士大夫竊議以為乃有
 不整務中書舍人薰炎博通典故能以廉節自守必不敢受此無
 名之祿上乃寢前命炎再乞外祠許之 詔炎請給人從以舍人在
 此月庚申 慶遠寧承宣使神武前軍統制王瓌為捧日天武
 四廂都指揮使兼淮南宣撫司都統制仍詔神武後軍統制臣師



古御前忠銳將崔增李捧等並受韓世忠節度於是世忠始去

神武左軍都統制專為宣撫使世忠解都統制不見月日韓世忠三除宣撫使並帶都統制入

衛自既却不兼帶當以與王璣臣師古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

徐秉哲卒於漳浦縣詔令歸葬 詔自今三衛管軍並給金捧

甲午詔神武中軍管兵並進秩一等以其扈衛四年而無出入功

賞故也於是統領起復武顯大夫康州刺史閩西宣贊舍人朱師

閔等六千四百九十四人皆選官師閔等選官在五月丙寅按揚

軍中選五百人為第六種去此未久不知賜知唐州胡安中教書

撫諭先是安中以勢孤援絕附於偽齊至是知隨州李道招來之

故育是賜 左奉議郎知嚴州預為條上便民事乞當得解及應

免解人並免丁役許之其後太學生亦免免太學生丁役在十五年二月戊子

乙未詔博羅補官人不作進納仍與免試注官用戶部尚書黃叔

教請也 是日宣撫處置司訓練官杜福邀敵于興元南龍潭降

女真漢兒軍四百六月辛卯奏至

丙申勤惰人陳杞復朝請大夫知泗州杞為韓世忠所受故起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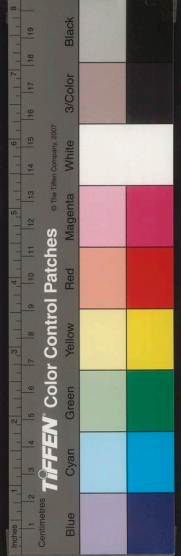
用之世忠人言浙東兵馬副鈐轄劉綱淮泗土人熟知地利乃命

綱以所部聽世忠夜喚 是日偽齊將李成以眾二萬攻濉州附

之錢撫司統制官謝章與敵遇舉刃示敵曰此吾赤心也汝宜視

之遂剖心以死權鎮撫使董先率餘兵二千奔襄陽巢開封人也

戊戌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所遣統領官劉深以兵至揚州時彥寇



揚公衆益盛僭號大聖天王旗幟亦書此字且用以紀年又以兵
二萬人寇公安縣彥質言公之勢不減曹成望朝廷勿輕此賊乃
命彥質督潭陽荆南兵討之是日湖北統制官顏孝公亦以十
九百人至揚州之域外

己亥昭慈獻烈皇后大祥命參知政事席益祭告於几筵殿上素
服親行撒几筵之祭用牲幣

庚子百官集議改謚曰昭慈聖獻用癸巳詔書也既而議者以為
本朝諸后謚稱皆連帝謚今昭字與宣祖昭憲皇后謚號相犯請
命禮官改正朝廷難之事遂止臣僚建議在五月辛未 詔復五帝日月之
祀用祠部員外郎鄭士彥請也其禮祀四方帝以四立日黃帝以

季夏之土王春秋分朝日月禮如感生帝湖南宣諭使薛徽

言表彬道州桂陽監去年旱民乏食詔戶部刻剗本路諸州米二
萬斛付提刑司充賑濟命未至歲言即諭漕臣發衛永州米賑糴

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民賴以濟五月 修武郎閤門祗候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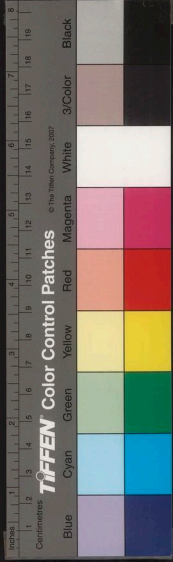
知孝感縣韓通進一官知復州 詔陳瓘孫大方言政可來以為

右迪功郎大方正彙子閤門宣贊舍人御前忠銳第七將徐文
以舟師屯明州謀為變朝廷命神武中軍中節統領官米師閤以

兵二千往襲之百曆但書米師閤往福州屯駐代申景赴行在

此據趙性之遺史修入五月己丑詔世景依舊福州屯泊兩寅詔師閤發歸本軍丁見二人初非更戍也

辛丑資政殿學士知泉州謝克家移知平江府 監察御史任申



先主管召州崇道觀從所請也 集英殿修撰都督府參謀官歐陽懋充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徽猷閣待制新知建康府胡世將移知鎮江府充浙西安撫使是日荆南統制官羅廣以所部三百五十人至易之城西而軍食不繼於是潭將劉深鄂將顏孝恭皆回所部去後二日廣亦引兵北還由是不克討然賊徒屢抗多被殺人心頗搖乃肆偽赦立鍾相少子子義為太子自揚太以下皆臣事之

壬寅詔昭慈聖獻皇后同姓親遷秩二等異姓一等甲辰封起復鎮潼軍節度使開封儀同三司醴泉觀使孟忠厚為信安郡王制日載考齊陽之始王雖由元舅顧如隆祐之盛烈特辭近親蔽自

朕心用作爾祉丙午封哲宗美人慕容氏魏氏並為婕妤皆用后大祥推恩也入內東頭供奉官幹辦御藥院陳永錫為武顯大夫入內侍省押班尚書右司員外郎劉宏請訪四方遺書以實三館從之童子彭興祖五歲能誦書劉戲五歲能騎射二人皆神武右軍小校子也都統制張浚以聞上召見于內殿以興祖為右迪功郎較為進武校尉皆賜袍笏二人召見在三月辛未錄故太師文彥博孫緯世等三人並為迪功郎緯世父太僕卿維申建炎中從上渡江至湖州而死至是用守臣汪藻請而命之

丁未工部侍郎李擢言昨知平江府所聞民間利病五事東南有逃田皆湖浸相連贖岸久廢無人耕墾者且以平江言之歲失租



米四萬三千餘斛願委官相視可以疏導耕墾者招誘東北流徙
之民給本施工與免三歲之租其次不可施工者監司復按除其
舊額平江陷敵之民所棄田三萬六十餘畝多有舊佃戶主之諸
縣悉已立定租課除常賦外餘以三分為率一給佃戶一以上供
一拘籍在官俟其歸業併田給還二年不歸即依戶絕法今三年
矣陷敵之民豈不願歸顧力未能脫耳望且更展二三年以俟之
平江水鄉不可植桑柘故祖宗舊法無和預買絹帛舊本府粗米
歲三十四萬餘斛既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往因毛友陳請分臨
安之數抑令歲輸數萬匹歲今累年未嘗敢斂于民今戶部裁定
其數乃欲始自今歲使之輸納實可矜憫惟虜斷盡罷之平江去

歲租米十六萬五十八百餘石悉充上供不許輒用然兵食米祿
月費七千餘石所不可闕望借撥漕司移用錢三二萬緡造酒取
蠶充收糶軍糧錢本土田多瘠薄有司拘以舊籍民已告病願除
其不可力料之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以次施行惟和買如
故據此奏見平江田租事甚詳著此為李德齊登萊所密都巡
檢使劉忠在懷仁縣為其部下王林等所殺傳首行在詔以林為
修武郎閣門祇候充樞密院准備差使其徒九十三人授官有差
林等授官在六月戊戌忠死不得
其日欲越此之遺史附此候考 神武副軍部統制岳飛謹統
領官張憲王貴分道擊凌寇彭友李滿獲之飛自至度州日破一
寨賊徒震恐友等先捷龍泉至是乃敗



延少以...
交...
要...

戊申詔諸綠宣諭所按發置獄除正犯人外並放上膏諭大臣曰
向遣五使宣諭意在於賊吏所當深知然所在多置獄橫及
無辜非朕本意此後惟謹擇監司不心每事遣使故有是命親衛
大夫明州觀察使高士矐為保寧軍承宣使權管客省四方館閣
門公事士矐初召見乞落階官上曰士矐以宣仁近屬故稍優之
然躡等亦不可高爵厚祿留待立功將士朕於外戚未嘗假以恩
澤今後官之家官未有過保義郎者此輩何厭之有雖與之正任
承宣使又望節鉞矣武節大夫明州觀察使浙西兵馬鈐轄
史康民將所部至行在以康民為御前忠銳第九將詔自今大
軍所過並令本州通判充錢糧官自入境隨軍至出境上西南

蕃武翼大夫歸州防禦使瀘南夷界都大總檢使阿永獻馬百有
十二匹瀘州以聞詔押赴行在阿永乞弟子也元豐間之弟既效
順願歲進馬以見向化之心官以銀繒賞之所得亡慮數倍其後
阿永所中之數歲增不已政和未始立定額每歲冬至後蠻以馬
來州遣官視之自江門寨浮筏而下蠻官及放馬者九十三人悉
勞蠻之帥臣親與為禮諸蠻從而至者幾二十人皆以笏戴白襪
茶麻酒米鹿芻皮雜檀蘭之屬博易於市留三日乃去馬之直雖
約二十千然換以銀絲之直則每匹可九十餘十自芻苗已下所
給馬直及散犒之物歲用銀帛四千餘匹兩益六十餘斤銀則取
於鑊之涪州及大寧物帛則果遂懷安凡馬之死於漢地者亦以



其直贖之此其大畧也邕州進士昌懋將補忠州文學光廣西
買馬司准備差使初提舉峒丁李械既罷經畧司更委通判賓州
任彥輝就本州買馬道里迂遠大里馬逐不至及是朝廷復置司
買馬懋上疏請招求之仍諭諸蕃中馬及三百匹賜錦袍銀帶如
有出格之馬依溪峒搭價收買不可循其舊例每蕃令提舉官以
綵帛為信如遺効用入蠻計借官錢多市益綵結托山檢及諸蠻
令開拓道路庶幾諸蕃祈慕曲盡招馬之術疏入遂授以官俾行
其說焉

初樞密院計議官薛徽言一出使也請所至州縣視吏之能否苟
無大過而止不勝任者而易之詔徽言具事因聽吉事見二年十二月

會權桂陽監陳如瑁與平陽縣主簿權縣事陳發明比為姦飲民
錢數萬緡徽言薦得之即移如瑁而罷發已酉呂頤浩奏以如瑁
等屬吏仍令徽言分析上可之

庚戌詔江東宣撫劉光世月給公使錢七百五十緡光世初乞依
韓世忠例呂頤浩言世忠既移軍淮南則建康為近襄州郡與前
日事體不同由是減半武顯大夫胡南安撫司統制官任士安
為閩門宣贊舍人以帥臣折彥質言士安討閩賊降亦諒有功且
老於兵間而後進皆位乎其望除一閩職以為激勸故也時湖
寇方熾而湖南諸將惟士安與吳錫所部僅萬人彥質賴以為用
故有是請於是知鼎州程昌寓攻夏城寨七十餘日久雨水漲攻



具無可施援兵不至是日昌寓乃班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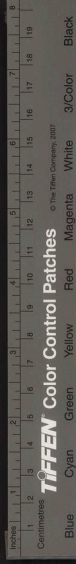
辛亥左朝散大夫趙康直為都督府隨軍轉運判官左奉議郎張延壽王管江州太平觀延壽為侍御史以憂去至是免喪而有是命大理寺丞姚焯言兼并家之困廩動以萬計而力耕之民得食無樂望令有司參酌每畝以二稅役錢為準除外不得過若干倍以抑兼并舒貧弱事下戶部不果行是日御前忠銳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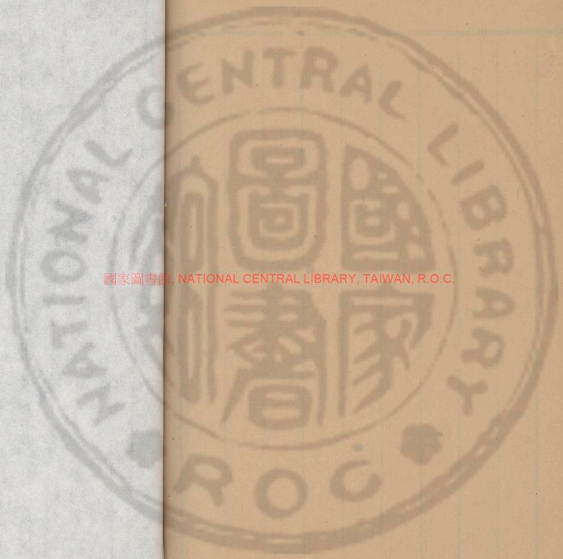
將徐文叛奔偽齊文以所部屯明州城東未師閔將至文覺之夜以所部泛海舟而遁未明至定海縣忠銳第八將武德郎趙瑋以本軍沿海拒敵文乃去沿海至置汛愈率諸將追之不及日曆不去之曰詔興三年四月二十五日趙瑋乞推賞狀云去年四月二十六日夜除文作過辛亥二十六日故附於此

壬子起復檢校太傅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再起復以光世丁內艱故也乃賜白金千兩武德郎王繪為閩門宣贊舍人添差紹興府兵馬鈐轄繪仲通子也上以其父使金不屈而死故錄之仲通時康東以拱衛大夫平海軍承宣使死燕山詔韓世忠令軍渡淮毋失機會

癸丑武德大夫榮州團練使曹成為右武大夫尋復遷一階領忠州防禦使先是神武左軍提舉官董政承制進成犇行遙郡三官都督府以為言故改命成進遙防在五月丁丑今編書之龍克小曆二年六月甲午李綱奏曹成已就招成

自崇州團練使戶部尚書黃叔敖言自渡江後來諸州有采補發上供及估剝虧官錢物並限半年補發如違令提刑司取勘從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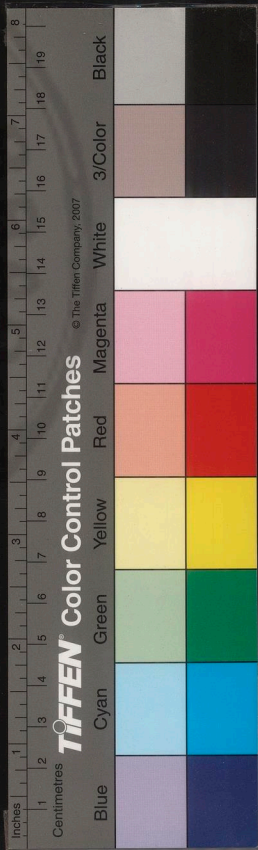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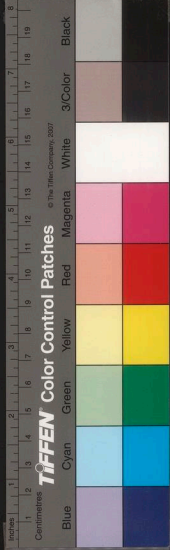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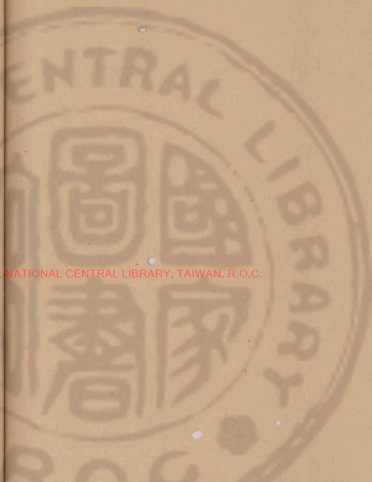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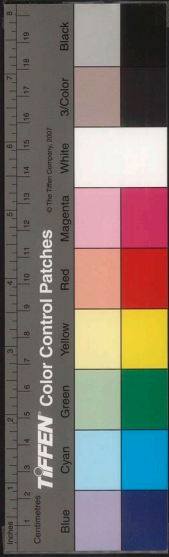
宋 李心傳 撰



紹興三年五月乙卯朔上諭大臣曰朕省閱天下事日有常度每
 退朝閱郡臣及四方章奏稍暇即讀書史至申時而常程皆畢乃
 習射晚則復覽投函封事日如是也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高
 君德明矣夫尹極之不蠹以日運也筋力之人少疾以氣血無壅
 也况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已也而明賢生焉漢之
 君惟能勤訪公所賢奏事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其為臣所
 蔽使不得聞又不觀書而兆於亂故不勤則無高明也不已於勤
 則亦不已於明也太上皇帝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欵
 更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勸能吏左文林郎王闡除名全州編管闡
 吳縣人嘗以未勸薦為秘書省正字右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揚大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六十五

輔出一美妾呂頤浩欲之俄聞以貲取去頤浩大怒宣諭官胡蒙
 即劾其不法頤浩奏遣大理寺丞姚焯至平江按治坐詭立官戶
 減免助軍錢特責之其所欠租稅悉令以其田土計置納入官平
 三月已右朝奉郎新浙東提舉茶鹽王暘勒停以左司諫唐輝
 未改正右朝奉郎新浙東提舉茶鹽王暘勒停以左司諫唐輝
 論其妄占民田也暘平江高貴宣和中以交權倖得三品服至是
 併奪之左承奉郎林儼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儼監
 西京中嶽廟日曆不書儼差遣此據增入詔諸路提刑司起發諸州建
 炎以來禁軍封樁闕額錢起行在日曆無此今以八月甲辰
 丙辰武翼郎閻門宣贊舍人權河南鎮撫使翟琮為利州觀察使
 河南府孟汝鄭州鎮撫使兼知河南府武功郎權河南鎮撫司馬

步軍都總官董光為武功大夫吉州觀察使河南鎮撫副使權提
 舉商號陝州軍馬張玘為武翼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權兵馬
 鈐轄起通為武顯郎閻門宣贊舍人知商州先是琮擒孟邦雄遣
 幹辦公事雷震來奏上大悅遂有是命琮言道路梗澁緩急無兵
 救援請亦隸宣撫處置使張浚許之遂詔有司以米二萬石餉琮
 軍且命董光及李橫牛翠堽死會兵牽制時朝廷方嘉橫敢勇向
 前命橫等直至京城或徑往長安與宣撫司夾擊江西安撫大使
 趙鼎奏襄陽居江淮上流乃川陝襟喉之地以橫鎮撫誠為得策
 今聞橫舉兵起兵往東京又聞橫亦會金人及遣李成領眾西
 去恐緩此紛擾不定橫烏之眾將不能禦則決失襄陽川陝路絕



江湖震動其害可勝言哉近有自襄陽來者言橫正緣之食蕪無
 衣則其出兵固非得已望詔有司時有資給使橫衣食足則不假
 他圖然後責其守疆待敵不得因小利出兵則可久之計矣上覽
 焉奏始憂之於是蜀口敵騎已退而董先牛畢皆失守南奔朝廷
 蓋未知也餉珠軍及令與宣司夾擊在丁未琮乞隸宣司在戊午
 今聯書之能克小盾戴琮陳觀察使在四月初詔李橫
 未寔甚誤矣命工部侍郎李擢提舉製造渾儀 初馬氏據湖
 南始數彬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
 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
 餘斛乙以其半數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
 右朝散大夫趙坦亦以為言乃命田畝數三分之一今年八月
 已酉

詔博羅米斛以度牒官告償其直者中糶數多之家多給官告

數少者給度牒博羅事祖見
 四月戊子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

林通卒是日徐文以舟師過青龍鎮遂至海門縣盡棄南船掠

民間淺底湖舡放洋而去沿海制置使仇愈都統制閻臯神武中

軍統領未師閤合兵道之不及文所部復歸者千餘人詔隸神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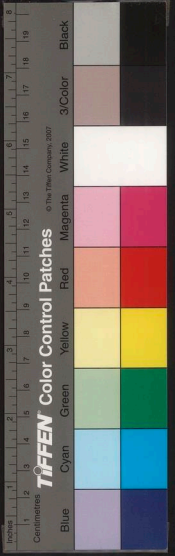
中軍與師閤俱還行在愈坐取二秩五月
 壬午

丁巳故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翟興以死事僧保信軍節度使

遣樞密院計議官任直清往襄陽商觀河南撫諭仍賜河南鎮撫

司黃金百兩為祭告詣陵之費直清水鎮撫司管田官其
 除計議日月未見當考

戊午和州防禦使帶御器械張公裕同管容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兼汾海制置副使朝廷將罷仇愈故有是命大理少卿元亨言律令頗多非明察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讞此擬縱誤者十常二三舉此驗彼則得自論決者槩可知矣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擬者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駭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看詳如其請

已未命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統所部三千人往嚴州措置盜賊初遂安民繆羅以匿妖民余五妾為官兵所捕遂率其徒據白馬源羣出拒敵事理見三知嚴州顏為遣兵馬監押從義郎王宏將射士保甲六千餘人捕之事聞乃命沂中行以神武右軍都統制

張俊兼權中軍統制中書舍人趙思誠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權河南鎮撫使翟瑄權陝饒經叟使董先言今歲臣等首同李橫東擊偽齊京城震怒復以無援引兵而歸思之痛迫臣等所管之地東至鄭州西至京兆南涉偽境北臨大河亦得兩國虛實但西南去宣司三十餘里東南去行在四十餘里外無應援內乏糧備勢力孤絕望選委重臣於行朝宣司之中屯駐一司以為聲援詔報以已令韓世忠充宣撫使領大軍屯淮

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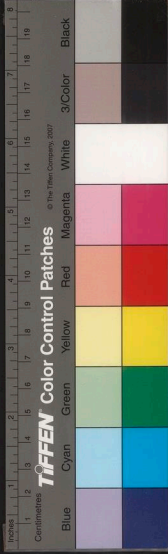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以睦親宅為名故朝請大夫歐陽棐贈直秘閣以元祐黨人故也雙修之子元祐吏部郎中宣撫餘官第六人



河南布衣王忠民特改宣教郎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尤明以刑名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於朝累召弗至上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以為迪功郎不受興徙治藥州忠民避地南不遇高執鎮撫使董允于內鄉留之軍中事以師禮忠民以為豫備立嘗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遣人達之金帥又錢版印圖散於敵境及偽齊以斷天下之疑至吳翟豫薦其忠節于朝遂命先津遣赴行在錄故樞密副使包拯曾孫嗣直為迪功郎用淮西帥臣胡舜陟請也

壬戌詔奉使官左承議郎清致堯武經郎高公綸赴內殿奏事致堯等言金人欲遣重臣以取信後三日以致堯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公綸為浙西兵馬都監先是朝廷以果茗纒帛遺劉麟假道麟不納致堯等復持還此月己丑得旨時呂頤浩已定議出師而恐與和議相妨事遂中止應童子舉張探為迪功郎孫麟州人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祖宗兵制上曰祖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最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仁祖庶幾其髮髯也何備龜鑑我高宗之法祖也論兵制則曰祖宗制度法創之憲不取曰祖宗成憲不可廢也尚書總墨質之可也而曰祖宗成憲不取曰謂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事行命以真宗寶訓進呈於是而得繼志述事之序戶部言來歲大禮已下左藏庫自今日收錢十分為率撥出一分



專充饋給之用從之

甲子右朝奉大夫圭管台州崇道觀晁公為言妻任氏受求珍金銀臣並不知法寺斷私罪杖乞改正過名詔改作公罪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死食之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百八十餘員理宜改正詔付吏部炳又言願宣諭大臣自今勿廢公見之禮則必無乏村之歎詔三省通知監察御史鄭作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咎無最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侍郎韓肖專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

大金軍前奏表通問使給事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

趙鼎

史云上命米勝非擇副使勝非言故事當用武臣時方艱危不宜兼攝舊制遂薦松年按史此時勝非丁憂未還朝廷之恐誤今不取

詔肖專官子孫七人松年五人上中節二十九人皆選官四等白身人予初品官下節七十人各選四資三節人共賜裝錢二千

三百七十緡銀三百八十兩帛千五百十匹探請俸兩月又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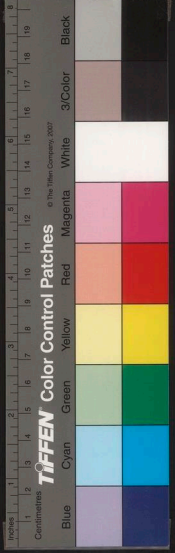
給贍家及食錢加賜肖專錢萬緡萬金三百而綾二百五十匹為

私覲費賜金錢在戊辰三節人轉官資至給贍家銀在辛未使副與恩澤改裝錢在壬申賜接在壬午今併書之

時肖專子子右奉議郎協提舉浙東茶鹽乃詔肖專長子右通官

郎彬松年親屬右朝奉郎田積中各於寄家處添差通判彬臨安

積中平江自是以為例此日添差在庚午



安化蠻蒙全鈞聚八百人楚宜州普義寨廣西經畧使許中遣兵

馬鈴轄羅遜統宜融平觀西郡兵擊之戊辰以聞是日神武中

軍統制楊沂中以大軍至洞廬縣而虜賊線羅與其徒八人已就

招日曆五月庚午嚴州秦王宏撰下線羅等八人而六月丙申楊

沂中申乃云線羅已就嚴州招安明非捕獲也今從秦當考

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論官胡蒙請榜諭其徒能自守者免罪

給賞許之既而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六人詔沂中以舊官領保

信軍承宣使將士進秩有差胡蒙建請在五月巳卯沂中申到在

亂之始作也鳳林巡檢保義郎章南淳安尉右迪功郎曹作肅指

使保義郎徐薦皆為所害後各官其家一人十月丙申南等贈官

已起居郎黃龜年起居舍人張綱並試中書舍人秘書少監孫

近行起居郎偽齊尚書戶部郎中兼權侍郎權給事中馮長寧

尚書右司員外郎許伯通同修律一稅法及阜昌敕令格式是日

書成凡條法三十一件隨法申明二十二件諸律刑統疏議草

昌敕令格式與律一稅法兼行文意相妨者從稅法其進劉大畧

云宋之季世稅法為民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侮愚弱

恃其高資擇利兼并售必膏腴減落稅詔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

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悅首聽之間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

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領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

徒而後已官私攤逃戶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

之法小估大折名曰實直乃詐欺民十倍措取舍其所有而責其



所無至於檢災之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
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貪虐相資誅求不出朝行寬恤之詔夕
下剝剝之令元元窮蹙群起為盜其大指如此此據偽
齋錄

庚午詔免岳州今年稅使用守臣范寅敷請也寅敷時已丁憂尋
詔起復寅敷起復
在下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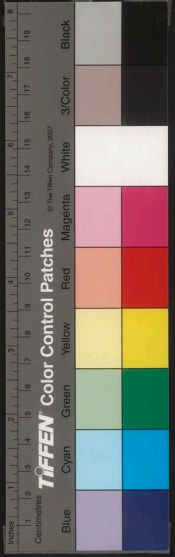
辛未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李與權試大理卿尚書左司員
外郎王庭秀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駕部員外郎韓膺胄
守左司員外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王岡為右司員外郎膺胄
以其兄出使故遷 左宣教郎江端友守尚書祠部員外郎主簿
滋州神主尋詔端友兼權大常少卿克神主神御撰點
端友權少
卿在此月

在湖北安撫司統制官拱衛大夫忠州刺史顏孝恭為貴州團
練使武經郎閩門宣贊舍人郝晟等千二百九十四人並進官有
差以平石陂盜饒青之功也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有有久負屈抑不得自伸
至於因緣嫌怒虛誣不實者十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寬
嚴憲從之

癸酉京西撫諭仕直清辭行

乙亥天申節韓世忠進生虎上不欲却諭輔臣將放之山林以適
物性樞密院言已遣使詣大金議和恐沿邊守將輔發人馬侵
犯齊界理宜約束詔出榜沿邊曉諭加敢違犯令宣撫司依法施



行

丙子左朝奉大夫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武六人並罷以湖南
宣諭薛徽言劾其賊汙不法也是日金彥鎮撫使王彥遣兵復
金州初金兵既還彥遣本司統制官武節郎許青以所部千三百
人出漢陰縣徠協京西南路安撫使周貴迎戰青引兵橫擊大敗之
貴僅以身免遂復金州又敗金兵於洵陽乃棄均房去將軍食益
艱張浚乃以彥兼宣撫司叅議駐兵通州而留統制官武功大夫
格禧以兵三十守金房是役也宣撫司幹辦公事右朝散大夫高
士瑰以功加直祕閣將佐軍効義兵三千四百七十人受賞有差

可曆四年四月
酉王初等奏至

丁丑右奉議郎鮑胎遜知黃州仍命以江西北兵十人之任賜

白金三千兩為軍費貽遜奏右迪功郎李敏功為判官從之

賜銀
兩官

並在六
月丁亥左中奉大夫王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賂當絞也

仍以其獄示諸路州縣

戎寅殿中侍御史曾統試秘書少監左宣教郎李長民守監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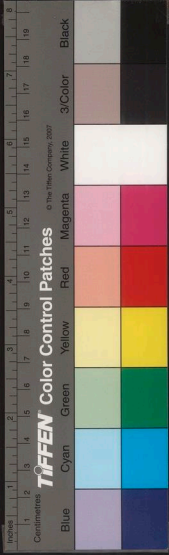
御史左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登士

郎鄒况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上問輔臣曰長民性行

比先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上曰陳襄

薦司馬光等朕得其黨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特宜

者士大夫笑之徐俯以長民家世趣高對且言正民之父景淵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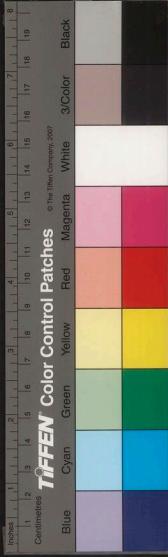


者持論平正不以元祐為非臣嘗戒長民當繼父志上曰顧長民
材行如何爾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備用餘人亦不可偏
廢惟賢則用之又問况何如人願浩等對以浩之第上曰浩固賢
今更當議况之賢否爾願浩曰陛下既賜之對矣故事選人賜對
當改秩上可之席益曰陛下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已知浩之
賢而又問况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
乎克後已見興世修孫也既而待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類鄉評
元年正月無間玷辱名臣之後望校降等差遣從之况與知鎮撫使八月
正等曰用入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不釋蔽於先人之私牢不可
破此富理之大者也求才必於名聞先賢入父兄之後舉為可用
而不知察焉不為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于蔽職而賢
則用之取於世故而賢則用之疎職非無人才而氣賢成就之為

難世故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道近者無不
難能使人臣知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暖為左膏梁為右
耳彼其承籍風烈克肖於上門之中如十六才子者是矣不才如
四族者高能保其有無哉太上皇帝褒錄元祐黨人子孫則眾賢
策勸之道也不偏於用舍則眾當官之公呼嗚李長民之性行
便議邪况之賢否雖大臣則嘗薦論之時皆呼嗚李長民之性行
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羣才之
鑒阻明測精也一不用明焉殆矣

新除尚書司勳員外郎朱震依舊主管江州太平觀震初為胡安
國所為故引疾而有是命

已卯詔淮南宣撫司統制官解元以所部留屯泗州朝廷既遣韓
肖胄等行乃俾元退屯盱眙且戒以勿侵齊地宣撫使韓世忠請
留淮南兵馬都監劉綱以五百人屯泗上而大軍悉還鎮江詔元
以千人戍泗州餘留屯江北 湖南宣諭薛徽言上左承議郎





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
 不識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雖聖人猶難之大臣
 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
 赴行在登就任增秋徽言又奏擅發錢米賑輟飢民乞黜責上釋
 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究典憲延年
 敝從子也嘗權輿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誘眾數十
 人穿舟入軍延年御之有勝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嚴者
嘉祐待讀 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新知郢州曹成為西浙東路
 兵馬鈐轄紹興府駐劄遷成自正使 左朝奉大夫知衢州汪
 思溫左奉議郎嚴州顏為並罷思溫仍貶秩一等坐失察妖民余

五妾為變也以尚書吏部郎中奏大有知衢州尋詔以為捕獲繆羅
 復令居官以責後效後又進一官大有清江人也璩觀撰王思溫
 有諫議大夫被召過郡或請致豐餽公曰諫官御史當知州者
 之禮不致也既去又結言謂公薄之公曰諫大夫辭受天下所
 瞻兩子故以我為簡乎歲餘嚴密盜起公聚兵境上變其隘秩事
 不犯盜平而諫議公適在極密盜起公聚兵境上變其隘秩事
 辛炳道三擢得公寬狀疏其誣詔復故官按之余五妾乃衢州
 開化縣人思溫為守臣不云無罪又此乃都省所劾非極密院奏
 也十月令乃云未幾炳道三擢得思溫寬狀亦誤矣觀所云恐未
 可全據今且附此更須詳之為六月甲申遷任
 四年三月己未轉官也訓即閣門候候劉軫為左奉議郎與通
 判差遣彰政和初中進士第為郢城尉以捕盜之勞換右職至是
 請復文階而有此命是日川陝等路宣撫使置副使王似至闕